

王度廬者 長篇武俠

鐵騎銀瓶



王度廬著

武俠小說
鐵騎銀瓶
第六冊

上海
力出版社印行

武俠
小說

鐵

騎

銀

瓶

第六集

王度廬著

第十六回

馳曠野忍病救情人

返家鄉磨劍尋宿恨

她於是撥馬又向回來尋找，大道上車輛，人馬本來很多。她雖然一個個細看，可也不能全看遍了。倒是沒有一個人不注意她的，她走着走着又快回到扶風縣境了，忽見對面來了個騎着馬，帶着刃，臉上有鬍子的黑大漢。她覺得很眼熟，這黑大漢一看見了她，當時就驚慌變色，可是還故意裝做不認識雪瓶的樣子，他嘴裏哼着也不知是什麼腔兒，還慢慢策馬迎着面走來。雪瓶就拿出弩箭來，喝一聲：「站住！你別以為我不認識你？你是從天山上逃來的，只要你動一動，我就用箭射穿你的咽喉！」對面這人正是老君牛張伯飛，他不敢不把馬勒住了，並且拱手，說：「我是從天山來的，一點不錯，可是那時我是跟着朋友辦事，沒法子！我從那兒逃了命，我就往東來要回家。規規矩矩的，一點事兒我也沒惹，可是我記不清老爺你是誰了！」春雪瓶說：「你不用跟我裝傻，你要裝傻我也射殺你！你說半句話假話，我立時就放箭。快告訴我！黑頭鬼鎖着鐵芳現在那裏了？說！」老君牛此時的臉都嚇得蒼白了，身子連動也不敢動，就說：「韓鐵芳……」春雪瓶厲聲問說：「怎麼樣？他現在那裏？」老君牛就愁眉苦臉的說：「他因為在鳳翔府中了

黑頭鬼程三的詭計被擒，程三如今故意顯擺能幹，鎖着他，押着他，要往長安去。」雪瓶一聽，知道這是實話，便更加逼問地說：「他們走過去了沒有？快告訴我！」老君牛說：「哎嚨小王爺！我本來是在後面跟着他們，因為我要救韓鐵芳，剛才在西面，我的馬還緊緊跟着他們的車呢，後來，咳！小王爺！我可說的是實話，我真不知道他們往那裏去了！」雪瓶就要放箭，老君牛又「哎喲」一聲，連連拱手說：「春小王爺你聽我說！那個黑頭鬼程三頗有一些詭心機，我想他必定是看見小王爺了，他猜出來是你，他害怕，所以他們大概在前面不遠之處，找了地方藏起來了。」雪瓶就說：「你帶着我去把他們找着！」老君牛張伯飛說：「咳我怎能帶你去找他們去呀？黑頭鬼那小子很容易認，他長得比我還黑，個子比我矮一點。他那個人最狠毒，見了我的面，一定得先殺我！」雪瓶說：「你不要怕，我用弓箭保護着你，我去救韓鐵芳，便饒你的活命。」老君牛張伯一聽「救韓鐵芳」這幾個字，他真想抽出刀來與春雪瓶殺鬥一場，可是明知憑自己，一萬個也抵不過人家一個，他只得忍着氣點頭。雪瓶又說：「你若是不聽我的話，我就當時把你射死在道旁。」他打了個寒噤，於是他只得苦着臉連連地答應。雪瓶又轉過臉來隨着他走。其實老君牛本曉得那黑頭鬼程三的車輛去處，他先還是不肯實說，後來一發狠，暗道：程三你不聽我的話，你若早把韓鐵芳那小子結果了，何至於如此？現在我可顧不得你啦，我也要叫你這傢伙一後悔，知道知道春雪瓶是怎樣的利害。他遂就向着前面的一條岔路去指，說：「他們大概是往那邊去了！」於是春雪瓶逼着他在前走，他也就真催馬引路，那條岔道是曲折的通往北方，行人稀少，他們的兩匹馬就向着那邊飛馳了過去。

春雪鬆一面走，一面低頭向地下看，就見這地下倒是有兩股車轍，可以通到極遠之處，土質都很鬆，蹄印看不得分明，他們這兩匹馬盪起來一丈多高的烟塵，隔着烟塵向前去望，愈望愈覺得曠野無邊。此時天色已經不早了，雪瓶的心中更急，她的馬便越向前邊去，老君牛張伯飛故意勒住馬，做出走不動的樣子，還在後邊。少時來到一座高原之上，老君牛已隱隱看見了在北方的那黑頭鬼等人的車馬了，他尋着了一條下坡的路，便放馬馳了下去。

在前面的春雪瓶回頭一眼看見了，就怒聲說：「你敢跑？」說時發一枝弩箭射去，老君牛雖然中了箭，可是忍着痛仍然加鞭逃命，馬上的春雪瓶却緊緊往北去了，並沒有來追他，他得了活命，可是仍不忘置韓鐵芳於死地，他就由背後拔出弩箭來，咬在口中，催馬急行，他對於這裏的路徑是相當的熟，他走的又是一條近便的路，所以不一會他的馬就踏過了一道乾河，追上了黑頭鬼的那兩輛車和車後的兩匹馬，他將弩箭拿在手中，高高的舉着，一面鞭馬急奔，一面大聲喊着：「程老三！媽的你還不趕快打主意！春雪瓶可就從後面追來了，我幾乎被她射死，你看！這不是她的箭嗎？先快些把韓鐵芳小輩結果了吧？……」說到這裏，他已力盡精疲，傷勢疼痛，就「咕咚」的一聲，捧下馬去了，扳倒山陶俊就大聲驚喊說：「我說怎麼樣？幸虧我在路上看出：身背紅纓帽的人是個女的，咱們這才向偏路裏來不然被她抓住了那還了得了？」土鼈老九已面如土色，說：「哎喲！這可怎麼好？我又犯着痔瘡痛！」鐵葫蘆胡虎却忽然跳下了車說：「給我馬騎上，我要迎上那個春丫頭鬥一鬥，看她個女流之輩，到底有多大的本領！」黑頭鬼程三却說：「

你們都不必慌！她來了正好，咱們再往前走！」於是趕車的，騎馬的，又都聽他的吩咐，一齊緊緊的往北去走。那個老君牛張伯飛也呻吟着，忍着傷扒了起來，抓回來他的馬，騎上，他簡直是扒在馬背上，跟着又往下去走，又行了三四里便進了一處小村莊，村裏人家正在燒晚飯，這夥人進了村，就露出來一盜的本性，就要搶吃搶喝。可是黑頭鬼程三，用話勸陶俊跟胡庚，用鞭子抽老君牛，抽土鼈老九，並抽兩個趕車的，大喊着說：「春雪瓶眼看就要追到，她來了我倒不怕可是你們誰能够活得了！這時你們還顧吃呢？」大家都說：「餓了！」黑頭鬼三就說：「餓了也得忍會兒，你們都聽我的吩咐，只要躲開這一關，再用計捉住那春雪瓶。」老君牛聽了，就帶着呻吟之聲說：「咱們還要捉春雪瓶呢？快點把韓鐵芳結果了吧」黑頭鬼程三就傲然的說：「我一定要捉住春雪瓶，男的都已經給咱們捉住了，女的反倒捉不住？我怕，我非得捉住他們一對兒，然後也許一塊兒結果了他們。」說着他就吩咐手下人跟這村裏的人要了許多柴草和乾樹皮，並硬搶了人家點燈用的一籃子豆油，都放在車上。出了村又往北去走，那老君牛張伯飛可又因傷落馬，不能扒起，黑頭鬼程三也不許人管他，只逼着衆人再走，衆人可都有些心驚力盡，恨不得散開了各自逃命才好，黑頭鬼又揮了一鞭子，把那土鼈老九的頭上抽得都流出血來了，土鼈老九就一手握着腦袋上的傷，一手握着屁股下的痔瘡，不住的直哎喲。程三又高喊說：「幾位弟兄們再賣點力氣！你們不要以爲捉春雪瓶非常難，待一會兒我一定把她捉住，你們就預備下繩子就得啦！捉住春雪雪，可也別放走了她的馬，她在沙漠裏稱爲小王爺，她手裏的金銀不定有多少千萬了！來的馬上馱的一定有不少珍珠

，翡翠，貓兒眼，得到了咱們大家分，先找個大地方去吃燕翅席，然後各人回家，媽的就是比不上戴閻王，咱們也得養過解七去，至少一個人能取兩個老婆。誰要是不幫忙，到時可沒有他的份兒！」黑頭鬼的這話，就刺激得陶俊等人無不興奮，土鼈老九的腦袋跟屁股也彷彿都止了痛。可是這時候那南首遙遙之處，就有一匹白馬飛也似的過來，土鼈老九連馬鞭子都扔下了，張着兩隻手驚叫說：「哎喲不好！春雪瓶可追來了！我的媽！」

此時車中的鐵芳早就知道了，他的心此任何人都興奮，他的精神也比任何人全都緊張，他極力掙扎着手腳，但是繩緊鎖重，仍休想掙得開，鐵葫蘆胡虎又把刀尖挨近了他的肚腹，狼聲地說：「小輩你忍上一會兒吧！多活一會兒吧！等待會我們捉住春雪瓶，叫她跟你見一面，你那時就死也不算冤，那也算是我們對得起你！」鐵芳想要向着車後高聲喊：「雪瓶千萬小心！不要上了他們的當！」可是胡虎的尖刀真是無情，只要稍用力，鐵芳自知肚皮立時就得成個大洞，因此他不敢嚷嚷，這時纔有趕車的跟胡虎來攙起了他，他想着：「完了！想不到我竟死於此地！」不料出了車一看，天色已濛濛的黑，兩輛車跟馬都停在一個大墳地上，就將鐵芳扔在個已經斷了的大石碑的旁邊，他們又聽着程三的指使，向南跑了去，用計伺伏着，擒捉春雪瓶去了。鐵芳在這裏想挺身起來都不能，他只能在這滿是碎石，爛磚，荒荆，斷草，的地上滾來滾去，他又將胳膊似的向着一塊大石頭的稜角之處去磨，就像他磨刀，又像是拉鋸似的，磨，拉，費了半天的力氣，忽然覺得身上綁繩似是鬆了些了，他就先扒在地上緩了一口氣，然後就全身用力掙扎，一

下，身上的麻繩就被掙斷了，可是他的臂上已流出了血，他急忙找一塊石頭，再碰腳下的鎖，把石頭都陳得粉碎，兩隻腳腕也都生疼，鐵鏈却不能斷。他又滾到一邊，扶着停放着的車輪立起身來，扳着一顆老樹上的枯枝，用力一扳，「蹣」一聲，枝子就斷了，在他的手中拿着如同一桿木棍，他向前走了幾步，忽見從南邊有一匹馬來上，他趕緊又坐在地下，爬上幾步，爬在空車的後面去隱身，只見馬行得很慢，半天才來到了臨近，馬上的這個人下了，簡直就像是跌下來的，在地下扒了一會，方才站起，然而此人的手中却拿着刀了，鐵芳在暮色之下定眼去看這個人，他就看出來此人非他，原來正是老碧牛張伯飛，見他滾得滿身是土，鬚髮蓬亂，帶傷呻吟，然而他還要持刀來找鐵芳，要結果鐵芳的性命，他走了幾步就到停車的這邊來了，他狠狠地說：「韓鐵芳！你在那兒啦？春姑娘叫我救你來啦？」他一言未了，鐵芳的手中已摸了一塊大石頭，驀向他投擊而來，他沒有躲開就「啊！」的一聲怪倒在地下，就不能够再起，鐵芳拄着那根棍子又立起來跳着過去，拾起來他扔下的口刀，遂就腳下拖着鎖，一手拿着棍子，一手提着刀，往南斷去找黑頭鬼等人。原來黑頭鬼程三這時已在那邊設好了埋伏，他埋伏也沒有什麼新奇的，仍然是在鳳翔府擒捉鐵芳時候用的故技，他將乾柴亂草擺了一遍，每人的手中也都拿着蘸上了油的火把，可是沒有點上，他們每個人又都預備下了引火之物。他，鐵葫蘆胡虎，板剝山陶俊，土鼈老九，和兩個車夫，都扒伏在地下，專等春雪瓶前來。天是越來越黑了，寒風也越刮越緊，鐵葫蘆胡虎就笑着說：「這個正好！咱們的燕趙席快吃着了。」黑頭鬼却說：「不要說話，留心去聽！」土鼈老九又「哎喲」了一聲，然而這時大家果然

話是不說了，從南邊傳來的馬蹄聲：「得，得，得。」果然是越來越緊，越緊越近，六個人的精神全都緊張着，黑頭鬼又說：你們聽了我的話再點火，誰要是先點火起來，我的主義就算是白出啦，你們還都死在箭下。」土鼈老九說：「怎麼我的那個有火兒的東西也不知丟在那兒啦。」

黑頭鬼程三斤說：「小聲！」此時南邊一片烟塵，飛來了一騎白馬，馬上的人雖難以看清，但是春雪瓶無疑了。土鼈老九又怕被馬蹄踏着他屁股上的痔瘡，他裏扒起來躲開，可是此時馬已至臨近，黑頭鬼程三就急喊了一聲：「點上！」當時各個就都把火點起來火把，同時齊都躍起，大喊起來，火把迎風熊熊地抖起，春雪瓶果然沒有防備這一着，她胯下的白駒驀然見了火也實在害怕，就揚頭長嘶，前蹄部站平起來，後蹄直向後退倒，果然將春雪瓶捧下馬來了，然而人家雖下了馬，並沒跌倒，且抽出雙劍來，這夥人揚着火把向前來一撲，雪瓶就舞動了雙劍，一雙劍專削火把，另一隻劍專削人，頭一個鐵葫蘆胡虎先喪了命，二個扳倒山陶俊飲劍身亡，土鼈老九嚇也嚇死了；何況也挨了一劍，那黑頭鬼程三仍然不跑，用火燃起來那一遍亂草乾柴，他想先用火將春雪瓶阻擋住，然後他再從容逃走，不料這時鐵芳已來到他的身後了，抄起他們放在旁邊地上的一篋豆油，就向他的身上一潑，黑頭鬼萬也沒有防備得到，嚇得叫了一聲，渾身是油。鐵芳又向他的腿上擊了一刀他的身子當時就撲在火堆裏，他還往起來扒，可是身上的油都已引着了火，就一下又跌在火籠之中，火光愈盛。這時春雪瓶已找着了馬，牽着他繞開了那着火之處，就向這邊走來，鐵芳藉火光看見了她青衣的俏聲，白馬的雄姿，就高聲叫着：「雪瓶！雪瓶！……」他拖着鎖，拄着

樹枝，向那邊去跳着，然而自己的心裏却是十分的慚愧。雪瓶也看見了，就趕過來叫着：「大哥！」又問說：「他們還有人嗎？」鐵芳說：「大概沒有了。只是，咳！你看我腿底下被他們給絆的鎖練？」春雪瓶蹲下了身去，摸了摸那鎖練，又站起身來，然而一站起來却有些身子發晃，扶住了馬這才站住。鐵芳驚訝着問說：「姑娘你受了傷了嗎？」春雪瓶冷笑說：「誰能傷得了我？」鐵芳又問：「那麼，你是怎麼啦？」他借着那邊照過來的越來越深，一閃閃的火光，他可看出來了，春雪瓶的芳容較前已削瘦得多了，並且有些喘息的樣子。他再問，雪瓶就不言語，現出一種傷感之態。待了一會，雪瓶才說：「大哥脚下的這鎖，非得找着鑰匙才行，要是硬碰，恐怕就太費事了，我的這兩口劍雖然快，可是也不能夠削銅削鐵。」鐵芳說：「鑰匙多半就在黑頭鬼的身邊帶着了。」雪瓶又問：「那一個是黑頭鬼？」鐵芳說：「剛才跌在火中燒死的那個就是。」雪瓶說：「這就好辦了，鑰匙決不能燒壞的，等待一會兒我從火灰中找出來那鑰匙來，我再給大哥開鎖。大哥先到旁邊找個地方歇一會去。」鐵芳就仍然拄着樹枝走路，走得快到停車的那個地方，他找着了一塊石頭就坐下了。雪瓶在他身旁倚馬而立。寒風呼呼，吹得他們的身體都很冷，他們心裏都存着許多話，可是相隔咫尺，却無一言，又待了會兒，雪瓶見那邊的火光已漸熄滅，她就說：「我要去找那鑰匙，大哥你給我看馬吧！」她並交給了鐵芳一口劍，她就只提着一口寶劍，又往那邊走去。這裏鐵芳長歎了口氣，剛才奪老君牛的那口刀，連同樹枝都扔在身旁，他的手裏只顛着這口劍，雖然覺得分量很輕，但這是春雪瓶持用過的，有誰能夠抵得過這口劍呢？自己，咳！武藝太差了，錯還是錯在自

己的母親玉嬌龍的身上，她怎可以遇見一個武藝平常的我，就要給帶到新疆去，作她「親近的人」的終身伴侶呢？」那時我可也糊塗。

怎麼還不想想她那「親近的人」就是她這個義女呀？要知道是春雪瓶，我羞死愧死也不能去見她，並且我早就該說實話，說我在洛陽那個地方，本來有妻呀！……待了不大的工夫，雪瓶就回來了。果然找着了鑰匙，她可不管給開鎖，只把鑰匙交在鐵芳的手裏，嬌細的聲音說：「大哥你自己試着開吧！如若鑰匙不對，我就回去再找。」說着她轉身走了幾步，眼睛向着那四周的黑莽莽曠野去望。這裏鐵芳又費了半天的事，才開了鎖，他的兩腿舒服了，站起來大邁步走了幾步，反倒不由仰天長歎了一聲，那邊的春雪瓶不禁嘖嘖笑了。鐵芳又述明了此番的遭遇，春雪瓶又忿然說：「既是黑山熊，柳三喜，和什麼戴圍王全在長安，那我現在就要去剪除了他們。」鐵芳却說：「姑娘一定要去，我也不能攔阻，只是長安是一個大地方，那裏的惡人多半是武藝高強，柳三喜且是詭計多端。」雪瓶說：「那我也不怕，我決不能像是大哥，上了他們的這個大當。」鐵芳的臉上又由一陣發熱，說：「還是我同着姑娘去吧？給姑娘作一個幫手。雪瓶搖着頭說：「依着我這倒不必！你跟着我，並不能幫助我什麼。」鐵芳聽了，越發地慚愧，並且知道由今日起，雪瓶更得看不起我了，我更不配與她接近了。遂點了點頭說：「那麼我就不跟隨姑娘了！我們現在就要分手嗎？」雪瓶問說：「大哥現在還要往那裏去？」鐵芳又歎了一聲說：「我現在實已灰心於江湖爭鬥之事，我要先回到洛陽去看一看，自然那已不是我的家了，不過有幾個舊日的朋友，我還要去看一看，但

住不了幾天，我也就離開那裏。」春雪瓶似乎又是笑着，說：「離開了那裏，你又打算往什麼地方去呢？」鐵芳見問，又遲疑了半天，才說：「我也不是對於人事灰心，我實是自覺得武藝太不如人！」雪瓶說：「武藝如人又當怎樣！像我，我也不是恃武自驕，我的寶劍，弩弓，不過是爲與除那些江湖惡霸，假若江湖惡霸都沒有了，那我倒後悔我會這點武藝。」鐵芳說：「我也不是要另投名師，我更非想要棄武學文。」雪瓶問說：「那些大哥哥你的年紀還輕，你這一輩子難道什麼事情也不作了嗎？」鐵芳說：「我想離開了洛陽之後，就去找一座深山古洞！」他的話還沒說完，雪瓶已經低下頭去了。鐵芳又說：「但我勸姑娘應當趕快回往尉鞏城。」雪瓶說：「尉鞏城那個地方我早就厭煩了！」鐵芳說：「那麼我想姑娘應當到北京去。」雪瓶說：「我到北京去作什麼？那裏既沒有我的親人，又沒有我的故舊。我想大哥哥你倒是真應當去。」鐵芳搖了搖頭，却又問說：「不知玉欽差現在那裏？」春雪瓶說：「我想大概已經到了長安了，有那麼些官人保護着他，長安又是一個大城池，我想倒沒有什麼令咱們不放心的。不過，他實在是你的舅父，你應當去投他。」鐵芳說：「我在洛陽住着的時候，就是放蕩不羈，早就有志遨遊江湖，如今地方我已走了不少了，外面的事情我也嘗歷過了，以後我隱身不出，已經違了我的素志，我若再去跟着作官的親戚，去謀食，那我更得愧死了！於今我就是想，先回到鳳翔府。……」雪瓶就問說：「你還回到那裏去作什麼？」鐵芳說：「因爲當我中計被擒時，我的那匹馬也落在他們的手中，那匹馬，我斷不能夠相捨。」雪瓶也呻吟着，待了會兒又問說：「那麼，只要將馬找回來，你就沒有別的事了吧？」鐵芳點頭說：「再沒有別的事

了，由那裏我就一直回洛陽去了，只是……」他才說到這裏，雪瓶已向她馬上的行李夜掏出了兩塊很沉重的東西。

也不知道是金還是銀，就塞在鐵芳的手中，說：「我給大哥這個，作為路費，我願大哥到鳳翔不用費力，就將我爹爹的那匹馬找回來，然後那匹馬將大哥平平安安送回洛陽！」鐵芳又慚愧又傷心，收下了金銀，可又說：「但我也願知道知道姑娘的准去處？」雪瓶說：「我沒有一定的去處。」鐵芳說：「不過姑娘到長安之後，是回新疆，還是往他處，我也願大概聽姑娘說一說。」雪瓶說：「我是要去往江南去，因為當年李恭白拿去了我爹爹的幾卷書，我要去把它索回，然後我也許往北京去走走，我往北京，並不找誰，只因爲我爹爹早會在那裏住過，所以我也想去看一看，由那裏我就再回新疆，看看我繡香姨姨看看幼霞，將來我也許去找一座深山古洞，……」她說到這裏，鐵芳的心裏却難受極了，只見春雪瓶就上了馬，說一聲：「再見吧大哥！」她就揮鞭向北走去，一霎時，夜色吞去了人馬的影子，寒風遮住了蹄音，鐵芳却彷彿連脚步都邁不開了，呆了半天，才覺得雪瓶原來留下了一口寶劍在他的手中，他要想叫雪瓶回來已經無及，他只得手裏拿着這口劍，心裏就說：除非將來能够有緣再見春雪瓶，自己再將這口劍還給她，不然這也如同那匹黑馬一般，自己永久不能相捨。他轉頭去看了看那邊的餘燼已經全都滅了，他也不去再找那墳地旁停着的兩輛車跟沒人騎的兩匹馬，他就向西茫然地走去。他走了半夜，到天色黎明之時，才找着一個小村鎮，這裏有一家豆腐房，鐵芳就進去買了幾塊還熱着的豆腐吃了當作飯，吃完了磨豆腐的人就都睡了

他就也就着人家舖在地下的稻草睡了一個大覺，天色近午他方才醒看了看自己的衣袖都已磨破並有幾處被綁繩勒繫的痕記，這樣他覺得在路上行走，一定要惹人注意。他就背着人掏出來雪瓶贈給他的盤費看了看，見是一塊金，兩塊銀一他就拿着一塊分量輕的銀兩，到得上換了，並買了一件短棉襖，一條棉褲，還有一頂毡帽，他把自己打扮得倒像是個鄉下人了，這才回來了給豆腐錢，然後就挾着一口寶劍，離開此地向西走去。他走的不是大道，可是到晚間也尋得着店房。宿了一夜，次晨再往下走，心中盤算着到鳳翔，怎樣取回來那匹馬的計劃，覺得總是趁黑夜暗中取出來才好，不必白天硬去找那星辰堡，又得與那裏的惡奴們動手。他步行的很慢，走了兩日方才又來到了鳳翔，他以舊衣服裹着那口劍，也不大能爲人所注目，他來到這裏時，天色已晚，他索性不進城，一直去往城北星辰堡，黃昏暮色，路上沒有一個人，他都快走

到星辰堡了，忽聽得前面有人嚷嚷，他趕緊向路旁去躲，然而却更往前邊去跑。就見前面走着兩個人，一個袍袖很肥另一個身着短衣，歪歪斜斜搖搖晃晃地走着，同時大聲嚷着說：「見不着韓鐵芳，我就不離開這好方，我們倆既是一塊兒的，就得一塊來走。媽的你們對我套交情，是因爲我帶着賽姜維的信，韓鐵芳可叫你們他媽的捉住害死了？」這是安大勇的聲音，跟着他的那個人却是銀繡王侯雄，他說：「沒有的話，我們這裏的人，誰也沒看見韓鐵芳。」安大勇就又說：「小子你說話我決不信，我看你決不是個真老道，你不定是個個幹什麼的啦？前天我在鐵葫蘆居我都聽人說了，那天下雪的時候，你們先捉住勸我，後捉住的韓鐵芳。」

媽的你們現在就是把韓鐵芳交出來，才沒事，要不是打開解七的棺材叫我看看，我不信他是真死了，他一定是怕我，他藏起來了。」銀霸王却冷笑着說：「誰怕你？姓安的你耍明白，連我全都不怕你，不過你既跟賽姜維，跟金霸王都有交情，我們才放開你，因為咱們是一家人。」安大勇說：「媽的你別套近，我跟韓鐵芳才是一家人了！」銀霸王就發出嚴重的聲音，說：「老安！你說這跟我說，我跟金霸王的交情比別人深，衝着他，我不能把你怎麼樣了。可是

二他們

見了，就能够宰了你！」安大勇罵着說：「黑頭鬼程三在那裏我要見一見，我不怕他！」銀霸王說：「你看！你看！我好意帶着你到酒舖去喝酒，

嚇我？

，反倒跟我鬧起來了！快走吧！快回去吧！這兩天莊子又有事，我一叫咱們兩人是朋友呢？」此時由後面尾隨着的鐵芳，已經將寶劍亮出，

三金霸王

候雄覺得背後有脚步聲，就疾忙回頭問說：「是誰？」鐵芳說：「誰嚇了一大跳，抽出短刀向鐵芳砍去，鐵芳以劍去刺，那安大勇就問說：「真是韓老弟嗎？」鐵芳說：「你還聽不出我的聲音來？」安大勇自後一下抓住了銀霸王的背樑，同時將刀奪了過去，只說聲：「躺下吧，」又一脚，那銀霸王就果然躺在地下，呻吟了起來。鐵芳可以說一點力氣也沒費，他拉着安大勇向前走了幾步，就問說：「他們是怎麼把你放了的？」安大勇說：「這就因為我懷裏還有一封賽姜維寫給金霸王的信，就是這小子放的我，他倒跟我直套交情，我看出來他是給戴閻王看家的，他一個人又不敢看，才叫我

幫他的忙，可是我又不放心你，我到處打聽，誰也不知道你的下落，他們莊子裏的事情很怪，裏院停着一口棺材，據說是解七。大前天他們才把我放開的時候，我還看見有個穿着孝的媳婦，是解七的老婆，在裏院燒紙，可是第二天就看不見了，聽說是回娘家去了。昨夜裏他們馬圈裏又丟了一匹馬。……」鐵芳聽到這裏，就不禁一怔，問說：「丟的是什麼馬？」安大勇說：「那咱可不知道，倒不是他們拐來的我那匹馬，他們那裏的莊丁都是一句實話也不跟我說，每逢我要打他們，銀瓶就趕緊把我拉到一邊，不叫我多問。可是我見他們今天都很驚慌，銀霸王拉我到街上喝酒，也有點不敢回去的樣子。」

鐵芳又問：「昨夜他那莊裏，除去丟失了一匹馬，再沒有別的事那些人不過是瞎疑惑，以為盜走馬的是什麼高人，我想若是高人，

定沒有別的

是他們都很慌。」鐵芳就說：「你帶着我到他們的莊裏去問問，你可

都有，

可不用你胡殺亂砍。」安大勇笑着說：「諒他們也沒有人再跟你動手，

的都沒

在家，只賸下了幾個賭鬼了。」又自言自語地說：「我不該叫銀霸王那小子

還是他的
的一盞油燈

錢，請我吃的酒呢！」鐵芳也不言語。此時安大勇的酒意倒是都沒有了，進門，他還細看了看鐵芳的模樣兒，就拍着鐵芳的肩頭大笑說：「哈哈！真是你！這些日你跑到那兒去啦？幹什麼去啦！」鐵芳却搖頭說：「此時我沒有功夫告訴你，我們先進去吧！」於是安大勇就上前打門。

門裏面問說：「是誰？」他說：「是我，是安大勇跟銀霸王雄候回來了，你們把門開了吧？」裏面將大

門一開，他舉起了短刀，鐵芳晃起了寶劍，開門的人嚇得回身嚷着跑去。他們一人向裏快走，院裏就「鏗鏘」響起了鑼聲，人亂嚷着，燈籠照耀着，刀，棒也都拿出來了，但統共還不到十五個人，而且都是莊丁男漢，沒有一個會武藝的，安大勇就大喊着說：「小子們別胡亂上前來討死！你們看，你們認得這個人嗎？這就是涼州府出過大名的韓鐵芳，你比我還利害？」此時燈光都照到鐵芳的身上跟臉上，這莊裏人誰不認識他？他在這裏鎖了好幾天，後來是捱着押着走了的，如今她怎麼會回來了呢？這個人的本事可真大！因此把一些人嚇得全都不敢進前。鐵芳倒是很平和地說：「你們全都不要害怕，我與你們並無什麼仇恨，現在黑頭鬼程三等人都已死了，我回到這麼來非爲別事，就是來要回我的那匹馬。」他的話才說出來，就有人稱呼他爲「韓大爺」說：「你的那匹馬昨天就去了！昨天夜裏馬圈裏進去了一個人，看門人都看見了，是一個女的，手拿着一口寶劍，硬開了門，把那匹黑馬給牽走了，看圈的人今天才敢把話說出來，他怕那個女的就是春雪瓶，所以當時就嚇得連屋子都沒敢出。」鐵芳一聽了這話，就不禁發了半天。安大勇却不相信，他嚷着說：「你們不要造謠，春雪瓶如果真來了，那能够只牽去一匹馬，就瞞了你們這羣小子。再說她能够不等着限韓鐵芳見面：你們就快說實話吧！馬在什麼地方了？快些還給人家裏！」這十幾個莊丁全都着急地，說：「這是真話，我們造謠幹什麼？戴閻王連家都不敢回來了，我們誰願意給他賣命呀？」鐵芳倒將安大勇勸住，他倒是很相信雪瓶已先自己而來此，將馬取走了。那本來是她爹爹遺留的馬，也應該由她取走。於是就不再追問，只又向安大勇說：「現在我可要走了，安兄，你是還在這裏呢

「是要往別處去！」安大勇說：「我在這不走，是爲等着見你，如今我知道你還活着，媽的我還在這裏幹嗎？明早晨我就走長安去，看看金霸王是個朋友不是，他若可交，咱就在那裏留下，爲吃飯，沒法子。他若也是戴閻王，解七，黑頭鬼那樣的一果東西？咱就不但不給他作夥計，反得跟他鬥鬥！」鐵芳就壓下點聲音說：「我托你一件事，到了長安，你千萬不要同人提起我。」安大勇說：「這行！可是老兄弟你還要往那裏去呢？」鐵芳說：「我是回洛陽去。還是那句話，今後即使有人找着我跟我爭鬥，我也決定設法避免。安兄！你我後會有期吧！」說畢轉身就走，宏大勇追着他說：「喂！他們圈裏還有不少匹馬，我牽來一匹，你騎走了好不好？他們這裏也有錢，拿他們點兒給你作盤纏好不好？」但他又拱了拱手，就出門走去。離開星辰堡，他就將那寶劍仍用舊衣服裹上，放在助下就又踏着夜色走了。鐵芳如今可以說是萬念俱灰，既不買馬，也不雇車，連大道都不走，寧可遠點走那曲折的小徑，寧可中午在小村鎮買那粗劣的飯食吃，夜間投小店，或投人家，有時就在野地上，受着寒風騎臥一宵，走了七天方才到了長安，他的鬍子都長得很長了，衣服也顯出來破舊，他住在城裏一家小店內，白天在街上閒遊，他看見了金霸王高越，並且跟着那安大勇，由此可見那金霸王「够個朋友。」鐵芳避開了，沒叫安大勇看見。晚間住在店裏，他就聽人閒談，並且跟店夥打聽。

知道了，欽差玉大人早已離開了長安，這時多半已經出了潼關，快回到北京了，又聽說戴閻王是回河南鞏寶縣去了，呂慕岩是在金霸王的鏢店裏住着。沒聽說出什麼事，也沒聽說小山神柳三喜跟黑山熊是否

在這城內，春雪瓶的行蹤更是無人曉得，簡直就沒有一個人提說。城內是靜靜地，雖常有鏢頭，及牽馬持刀的江湖人，武師們往來，但並沒有一件爭鬥殺戮之事。鐵芳在店裏住了四天，他離開長安往東去走，長安迤東，知道他的仇人更多，所以路上更加小心，但竟未遇着什麼事情。走出潼關，沿路上已看見了新年的景象，行至靈寶縣時也未停留，然而却在此聽說戴閣王確實回來了，住在城中的宅子裏。鐵芳也不多加打聽，只是步履着一層層的黃土高原，傍着那行將解凍的黃河去走。向東又行了約有十日，這天在黃昏的時候，他就到了洛陽了。這裏，他雖已不認作是他的家了，但確實是他生長之地。城門多半已經關了，他也不想進城，只踏着荒原，向着「望山村」去走，路過早先師父蕭仲遠所居的那個「鬼洞子」的地方，一看，那間破草屋已經沒有了，只曠下當年自己偷着學武藝時的那片曠地，鐵芳想起了舊事，又想起蕭仲遠在祁連山中殉身的情形，他就不勝的慨歎。又向東去走，這條路他早先常騎着「烏烟豹」或「雪中霞」那兩匹馬走來走去，彼時他是一位花花公子，如今却等於是落魄還家，他心中充滿着悲傷，眼看看快要走到村西口了，却聽見打更的梆子聲，交的正是初更，彷彿他竟辨得出這打更的是誰似的。他剛進了村，就見有幾條大狗汪汪的叫着，奔向他來了。他就拿着手裏的那衣裳裏着的寶劍，幌動着，口裏斥着說：「去！去！咬誰！」這幾條狗撲到他的近前，却忽然都不咬了，都圍着他亂聞他，他心中說：「狗倒還能認得我！」就找着了他的大門，「吧吧」打了幾下，裏面有人很橫地問說：「我說您？天黑了還來打門！」鐵芳也就帶氣地回答說：「是我！」但心裏却想一想，我是這裏的說呢，我已經不應當姓韓了，家財

我也早已分散了，我來此尤什麼主人呢？遂就向裏邊說：「你開門吧，開門你就認得我了。」裏邊的人說：「這可不行！你不說明白了，我們不能夠開門，因為現在家裏沒有主子。」鐵芳說：「我就是鐵芳！」裏邊聽錯了，更發橫了，說「什麼？街坊？我們這村裏可沒有你這樣不識事的街坊！你難道不知道我們的大相公在外邊啦！向來是一到天黑，就不開門了！」鐵芳說：「我就是你家的大相公呀，快開門吧！」裏面的人忽然不言語了。又待了半天，才聽見裏邊彷彿有兩三個人說話就聽見那毛三的聲音，說：「你既連馬蹄響聲都沒聽見，那可就大概不是咱們家的大相公。」燈光也隔着門縫兒一閃一閃地，毛三扒着門縫向外看了看，鐵芳就說：「毛三你開門吧，是我。」裏面的毛三一聽，當時喜歡得說：「啊！……」趕緊就把外門開開了，然而燈光一照，鐵芳的這個穿章打扮跟模樣兒，他們三個人却又都疑惑了起來，鐵芳歎着氣就邁進了門坎，毛三高舉着燈籠，追着照着又細細地看，他就說：「哎呀！真是大相公！我的老爺！您可回來啦！大相公可真瘦了！老了，您的馬哪！哪兒去啦！」當時那兩個僕人都趕了來行禮，有過老人家且從屋中趕過來說：「我早就知道大相公快回來了。因為前幾天來了一個姓邢的年輕的人，他說是大相公快回來了。」鐵芳一怔，那毛三却向那老人家埋怨，說：「爲什麼你不把這話告訴我呢！」

我連影兒都不知道，不然我也可以接迎接迎大相公去呀？」老人家却說：「因爲你白天淨睡覺，我也見不着你，前幾天是有一個姓邢的人，牽來了一匹黑馬，他說最給大相公送來的……」毛三問說：「不是大相公的那匹烏煙豹嗎？」老人家搖頭說：「不是，所以我才沒敢收下，那姓邢的又說是在陝西扶風縣，

有一位春姑娘交給他送來的，春姑娘是個什麼小王爺，我聽着更是摸不着頭，也就沒敢留他在這兒。他又說大相公在鳳翔府遭了一回難，可是現在也躲開那步難了，大概不多日子就可以回來了，我怕他是個騙子，也就沒敢信他的話。」鐵芳聽到了此處就趕緊問說：「那個人以後就沒有再來嗎？」老人家搖頭說：「沒再來！大概他見我們這裏不收馬也不理他，他一掃興，就離開洛陽走了。」鐵芳站住身呆呆地發傻，毛三在旁說：「一匹馬算得什麼？大相公明天你到圈裏去看，那幾匹馬我叫人給你喂得肥極了，就等着你回來騎他們。大相公你也別歎氣，錢花完了，回到家裏來，不算什麼，您如今到了家，還是一家之主，少奶奶也正等着你回來呢！」鐵芳白呆了這半天，腦裏只浮現的是春雪瓶，他一點也猜不透，春雪瓶由星辰堡取了馬，交給那個邢柱子，命他送到這裏來，是有什麼用意？……如今聽到人提到了「少奶奶」三個字，他才想起來自己的妻子陳芸華，他就向裏院去走，隨着他進來的就是老人家，還有打着燈籠的毛三。毛三就說：「大相公回來得正是時候，今天是臘月二十七，再過兩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您要是不回來，這個家可是真不得了！少奶奶是天天念佛燒香，您走後托給陳家老爺管家，把四百萬兩銀子的財產都交給他管着，這半年多了，他可就搜走了，在登村縣又添置了田產，另娶了個小老婆，那個小老婆喂！我可也別儘自這麼叫，那也得算是大相公的小丈母娘呢！可就將他的身子給墜住啦，一個多月他也不到這兒來一次，這兒就多虧城裏的李老爺家的，人家拿着你的那錢，是筆筆有賬，到了月頭兒，人家就來開發我的工錢，一個也不欠。白馬寺塔，人家用您的名字捐了一百兩，聽說動的是利錢，沒動本兒。城裏的幾號買賣的掌櫃的也都有

良心，都等着您回來算大賬了。小姐是七月初四出的閣，因為是孝服成親，咱們這兒也沒大辦喜事，到了劉家還好，也常回娘家來看視，劉財主，跟姑爺，也倒都很關照這兒的事。只是他媽的獨角牛時常要來，咱們這兒訛錢來，據他說大相公是死在新疆啦！拐子申飛倒還够朋友，上個月咱們這兒鬧賊，據說是獨角牛勾來的，幸虧拐子申飛請了十幾個幫手來到咱們這兒住了五天，人家盡義務，不要錢，連飯都是自己帶，白給咱們這兒護院，才算把賊嚇跑了。」毛三說的神氣活現，這些事其實全是半年以來的事，那些人也都是早先跟鐵芳時常見面的人，然而鐵芳竟覺得彷彿是相隔得太長了，過久了，更不禁暗自咀噓。毛三是爲顯功，並說：「我由嶺寶縣一回來，就給大相公看着這份家，其實後來蕭三爺就走了，也沒有人能管着我，我要是把打更的差事交給別人，我連晚上那睡覺，也行，誰也不能辭掉我。可是我不！我還是整夜打更，因爲別人打更我不放心，頂是神手張在這兒住的時候，他常招些個閒雜人來賭錢，後來幸虧他也走了！」這毛三的確是夜夜打更不輟的樣子，不然晚上他絕沒有這麼大的納神。

可是他不知鐵芳聽人提到了瘦老鴉蕭仲遠，跟那神手張，心裏是多麼難受了！又往裏院去走，便聽見了「梆梆」的木魚之聲，鐵芳就驚愕的站住了，這就是正院，有點淡的燈光，和香烟嫋嫋散漫而出的，就是妻子陳芸華的屋子，他們當年結婚，這裏就是「洞房」，可是鐵芳並沒有在這屋裏住過幾天，如今他胸中蓬勃着感情，臉上帶着慚愧。那老家人跟毛三只說了一聲：「大相公回來了！」却都沒敢往那屋門前去挪脚步。鐵芳把手中的破衣裳跟劍交了毛三，他就邁步近前，一拉開了門，屋裏的濃煙刺得他的兩眼發疼，

屋中的一切都改變了，舊時條案上擺的是嫁奩，如今擺的却是古佛，舊時壁上掛的是名人字畫，跟鬱喜字的緞幃，如今却掛着觀音大土的畫像，舊時八仙桌上擺的是名窯的瓷器，茶具花瓶等等，如今擺的却是古銅的香爐，裏面插着九枝已燃成了半截的線香，兩邊是燈台，燒着光燄顛動的佛蠟。舊時妻子陳芸華雖然長得平常，但永久是穿紅掛綠，頭髮如雲，如今却穿着一件粗布的道袍，頭髮挽得跟道士無異。屋中也沒有了嬾跟婆子侍候，只有一個也是身穿道，但絲髮整潔，戴着白銀的簪釵的一個清秀的少婦，這正是靈寶縣馮老忠的妻子荷姑。此時，毛三又在院中喊着說：「咱們大相公回來啦！咳！少奶奶您就先別念佛了！你把大相公已經給念回來了，也就用不着再念了！但是陳芸華依然對着佛捻她手中的數珠，嘴裏暗暗地念着，她並不是沒有看見她丈夫鐵芳，但她並不看，她索性跪在蒲團上了，把經卷誦的更緊，好像是沒有完了。荷姑站在桌旁替她敲着木魚，但一聲比一聲敲得綽的敲了幾下就不敲了，放下了木魚的捶兒，合十向鐵芳打了個問訊。鐵芳也拱了拱手，他才邁到屋裏一步，便又撤回腿去了。因為鐵芳此時的心真如同冷灰了，到院中就向老人家說：「打掃一間屋子來，叫我先歇息一晚吧！」老人家說：「大相公住的那個跨院，雖是永遠鎖着，我們可天天去給您打掃收拾。」於是鐵芳又隨着毛三的燈籠去走，就到了他以前獨自居住的那跨院的屋裏，敢則已有僕人趕來給他重新打掃好了，紅木的桌椅擦得都發光，除了銀燈台之外，還點着兩隻蠟，鐵芳一進屋就把兩隻蠟吹了。待了一會，院中站滿了僕人僕婦，都說：「要見見大相公，給大相公候安。」鐵芳站在門前，往外拱手說：「我走了這些日子，這裏多仗你們忠心照應，我實是感謝，但

是我這次回來也住不長，一半日便要走！」他這話說了出來，院中站的男女僕全都發呆，全都憂愁。有個上點年紀的男僕就說：「大相公可真不能再走了！若是再走，不到半年，這個家可就完了！家裏沒有個主子那兒行呀？」有幾個年輕的莊丁就說：「大相公不能再走了！你回來歇兩天，得給獨角牛臉色瞧瞧，不要叫他背地裏再罵大相公，他因為大相公沒在家，就欺負我們，弄得我們簡直不敢進城去啦！」又有一個伺候韓鐵芳的養母秦氏老僕婦，名叫謝媽，她趕到台階上來忽忽地說：「大相公你要再走，你就連死的帶活的全都對不起了！老善人常年立了這份家業不是容易，老太太拉持您這麼大也不容易，少奶奶自從過了門雖說是沒缺過吃，沒短過嗎，可也是處處見難，沒得過你的好臉兒。你又走了這麼些日子，少奶奶太太哭得眼睛發疼，早先可也好佛，但不像現在這個模樣了。」

自從這裏的小姐出閣之後，有一次少奶奶進城去看親戚，其實回來的時候天還早，坐着咱們自己家裏的車，劉親家翁那兒還派了人送，半路上就遇着獨角牛帶着七八個地痞，他們說了許多的壞話，還截住了車，強摛下少奶奶的一隻耳墜子。可是第二天楞子申飛就去找獨角牛打架，打了獨角牛的手下兩個人，衙門把楞子申飛監了半個多月。咱們少奶奶從那時起就像是吓出了病來，就整天念佛，家裏的什麼事情也不管，幸虧有瘦老鴉那次給送來的馮大嫂，人家不但天天得給她敲木魚，還得替她管家務，人家的男人是在別處叫賊給害死了，人家的婆母又來到這兒不到兩月就故去了，人家孤身一人，也很可憐。……大相公你得想一想，這個家不是別人的，就是你一個人的，別的人都不姓韓，就是你一個人姓韓！你要是再把家拋

了不管，你就是不仁，不孝，又不義！你走到什麼地方去，也沒有人能够瞧得起你！」這個僕婦倚老賣老，簡直是把鐵芳給中斥了一頓，鐵芳只是不言語。倒是別的女僕，把這個老僕婦給拉走了。毛三在旁說：「大相公也別生氣，舅媽說得也對，大相公你要是再走，我再一定還得跟你出去了！咱們只往近地方去，一兩天就能回來才好。再說也別再管閒事，什麼閻王，判官，小鬼，吊死鬼，咱們就是遇見了，也別再理他們，倒是，咱們真得刺一刺獨角牛那小子，因為那小子太欺負咱們了！」又笑着說：「大相公您看吧！您這一回來，明天少奶奶就得摸胭脂搽粉縵子衣裳，過一年准保你就有少爺了！慢慢地你就是個老善人啦！還有呢？琵琶巷裏，這半年可真來了不少好的，有一個也是穿鑿紅衣裳，比早先的蝴蝶紅可還年輕，好看。只是不行啦！琵琶巷裏沒有什麼正經的人去了，那裏的老鴿，毛夥，連賣花兒的都沒有一個不盼着大相公快些回來的，……」鐵芳推着他說：「不要在此混說！快些走吧！你該打更去了！」毛三說：「二更已經過了，牽性等到三更的時候一塊兒再打吧！還有，大相公既然回來了，我看什麼賊也不敢來了，打更不打更也不要緊了，今晚上我要早睡，明兒白天我好有精神，我要跟着大相公進城，讓他們都看一看，喂！你們來看看呀！我毛三的大相公又回來了！」鐵芳皺着眉說：「我這就要休息，你快些去吧！」他推着，那毛三才走，他又令老家人也走開，自己將屋門閉上。室中燈光閃閃，一切陳設全如昔時，圖書，文房四寶，成軸的古畫，壁間還掛着琵琶，月琴，笛，簫等等，剛才自己帶來的春雪瓶的那口寶劍，也不知是被那個僕人，給配了一個不大合式的劍鞘，也給掛在牆上了。他忿恨地想着那個城中的惡鏢頭獨角牛，

同時又感念楊子申飛的豪俠尚義，然而自己這次回來，決定是對恩者報恩，情者報情，禮者報禮，可是報仇，絕對不與人爭敵惹氣。只不過，雖在這裏，却難忘高山大漠，草原長河。並且，這樣華置的書房跟臥室，自己倒不習慣了，那「穿衣鏡」照着他風塵憔悴的影子，他更覺着自己不是這裏的主人，本來不是這裏的主人，這原是柳穿魚韓文佩作強盜奪下來的家業，我却是羅小虎跟玉嬌龍的兒子，他們人都已死，恩仇是都不算了，但我與這裏何干？在這裏有何權利？我若是回來再聲色犬馬，常我早先那個「韓大相公」，那不獨春簪瓶要鄙視我，笑話我，就是江湖上的一切人我也都沒臉兒，我更無顏再見白龍堆中我母親的墳墓。

走！明天去到城中拜訪那幾位有義氣的好朋友，我就一文不帶，我就走。再走，就決不回來了。他發憤地如此想着，待了一會，毛三又來推門問說：「大相公還沒有歇着吧？」鐵芳不由得生了氣，心說：你一到夜裏就有精神，但我，你知我明天就許要走嗎？本想發作發作，可是又一想：我既不是這裏的主人，毛三也不是我的奴僕，我怎可以跟他發怒呢？遂就問說：「有什麼事？」毛三在門外說：「少奶奶來啦！要跟您說說話兒！」鐵芳一聽，心中却不禁有些為難，因為這家中的一切都與自己無關，然而陳芸華，却不能不說是自己的妻，當年，無論自己因年幼，還是因胡塗，但確實跟她拜過堂，成過親，她嫁的雖是「韓大相公」，但也就是嫁的是我，我可以不承認姓韓，但怎能不承認是她的丈夫呢？而況且她並無有半話過錯，我却有許多愧對於她之處！因此就趕緊去開了門，室中的燈光射到了外邊，看見陳芸華已經

來到了門前，身上仍然穿着道服，並且向着他打了一個問訊。鐵芳倒弄得真發怔，不知說什麼才好。院中是有兩個僕婦跟毛三，但是全沒有進來，並且把門給關上了，陳芸華拖着長袍，抖着長袖子，進了屋，她長得本來就像是個木頭人兒，平日的臉上就很少有表情，如今更是一點什麼悲哀、驚喜的表情都沒有。她並且一點也不瘦，不憔悴，雖然是未擦着脂粉，而且眉毛都彷彿是筱烟薰黃了。可是倒很胖，很紅潤似的。她手裏大概還拿着一本善書呢，進來就像是道姑見了施主似的，那麼大大方方，客客氣氣，先請鐵芳在椅子上坐了，她自己在下首凳兒上陪着，說一聲話打一個問訊，向鐵芳稱呼着「大相公！」燈光耀耀，顯出一種神祕的景象來，對面坐的這個已不能爲鐵芳所理解的妻子，她聲音很慢地說：「自從大相公你走後，我的凡心就漸漸沒啦，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見獨角牛，那個魔王，她可說了許多的真話！咱家的老善人原來不是個善人，當年做過惡事呀！怪不得遭那樣的報應，他把你給逼走了。你也是天星下界，惡魔臨凡的呀！不然你那能够在靈寶縣遇着閻王跟判官呀！哎呀！從那次以後起，菩薩就時常給我托夢，後來在我的眼前竟顯出了金身！……」鐵芳說：「咳！你不要這樣胡說了！我也知道我早先很對不起你，以至把你弄成瘋瘋癲癲。獨角牛是個惡人，咱家的老善人當年也是個惡人，這都一點也不假。但我此次在外面，却敢說半點惡事也沒有做，一個惡人也沒有交結！」陳芸華打着問訊說：「阿彌陀佛！你可不要這麼說！毛三回來告訴過我，你在戴家莊殺過人，在菩薩廟放過火！」鐵芳說：「你胡說！我那能做那些事，不過此番我西去，與一些江湖惡人殺殺鬥鬥倒是真的！」陳芸華「咕咚」一聲跪下了，念着佛說：「哎呀！你可別

再提殺！菩薩！彌陀佛！噯利哪巴……」她打着問訊，閉着眼睛直叩頭。鐵芳歎着氣，站起來，過去要用手攙她，不料她趕緊起來，身子直向後退，且直抖袖子，彷彿怕鐵芳身上的惡煞沾着她，又像是有點「男女授受不親」似的。韓鐵芳又怔了一怔，便說：「你這是怎麼了？我並沒有忘你是我的妻，但你竟不知我是你的丈夫了？」陳芸華忽然流下淚來說：「菩薩在夢中告訴過我！說我在前生是個南山上的老比丘，本來都快要修成了，因為無意中踏死一隻小蝴蝶，才叫我降臨凡世，還給了我個女身。」

我就應當由小時修行，不該！聽了這一世的肉身父母的話，又嫁爲你的妻，這麼一來，我再有兩世也不能見如來我佛之面，所以我才趕緊修，一天要燒三天的香，一天要拜三天的佛，阿彌陀佛……」鐵芳又發着怔歎一聲，說：「我這次回來，就專爲看你，明日我就要走。可是因爲你是我的妻，我不能夠再拋下你孤單無依，你信了佛，我也不能叫你信了，我們可以走，找一座山，你去修行，我去種地，或是打獵，養活你一生。」陳芸華又說：「哎呀！哎呀！善哉！善哉！菩薩莫怪這句話，慢慢再度化他吧！」又念了一段經咒，這才像是常人似的歎了口氣，說：「我知道你回來了，我來見見你，也只是爲辦一件未了之事。因爲我已入佛門，知道了前身之事，不能再與你重合夫婦之好了。可是你呢，也應當再置幾房妾，以便生兒養女接續韓門的後代，我看荷姑姑的塵心未斷，她敲木魚的時候還常流眼淚，她又是個小戶人家之女，年輕，不懂得什麼叫，節，你應當納她爲妾！」鐵芳斥一聲：「胡說！你去吧！你既是修行，就不要混攪這事！」陳芸華說：「我來見你，就是爲這件事，你若答應了，荷姑就也有了着落，我心中的俗念也

就都斷了！」鐵芳說：「你快些斷了吧，荷姑在這裏，反正有飯吃，有韓文佩的錢可以供給他，他可以敲木魚，也可以改嫁，但與我無關，我不是韓家的人，我更不是什麼三妻六婆的大相公，當初我救了荷姑，只爲的是行俠仗義。如今，哼！我本來想不走江湖了，但因爲獨角牛的兇惡，與這人世的強梁百出，我倒更要作一些豪俠的事情！」陳芸華說：「哎呀！什麼叫義俠呀！義俠呀都是魔王轉世呀！」鐵芳說：「你快到佛堂去給我念幾遍經，免我的罪吧！」陳芸華就連聲答應着，趕緊頭也不回地就走了。可是她留在了桌上一本善書，書簽上寫着七個字是「文昌帝君陰牘文」，鐵芳看了，也不禁心中略動了一動，隨後就給放置在一邊。那毛三又探頭進屋來，怔怔地說：「大相公！少奶奶怎麼找您來了，又走了？」鐵芳說：「你不用管！沒有你的事，你快去打更吧！」毛三說：「今兒大相公一回來，我一喜歡，就做了工啦！」鐵芳說：「那麼你就睡覺去吧！」遂即閉嚴了屋門，自己就將燈拿到裏屋，躺在牀上去睡，這牀真是個極舒服的牀，被褥雖然還是他舊日用過的，但是都很嶄新，綢的緞的，花的綠的，鐵芳半年以來簡直沒在這麼舒適的地方躺過，但現在却覺得不慣了。他心中就想：陳芸華的信佛，倒還很好，她脫去了俗念，我也免去個累贅，她娘家的人可以常來照應她，這裏又有錢供給她，我可以說是什麼也不掛念了，從此她是佛門弟子，我却是個俗人，夫妻的情緣永絕，這倒乾淨！只是，我原想得是找一所深山古洞去隱居，現在，芸華她未入山已修了道，以後我要再去入什麼古洞，那可真是笑話了，不能！早先的主張，現在得要改了，我還得再在風塵間遨遊上幾十年，再嘗一嘗人間的世味，我應當到京都去走走，並不是要投我的什麼舅父

，我是得去遊覽遊覽那個地方，順便打聽一下，那裏還有我什麼我母親的遺聞故事沒有。他又歎了兩三聲，便睡去了，這一個覺可把他半載以來的風塵勢頓王人都歇息過來了，直到次過日午一點多鐘才醒。

開了屋門，就見院中站看個僕人，跟一個穿着藍布褂，挾着個包兒的人，是一個剃頭匠，鐵芳並沒叫人找剃頭的，可是不知這是誰一時的聰明，竟把剃頭的給叫來了，鐵芳原想的是：何必還剃頭呢？今天自己就要走了，在江湖上飄泊着，還要什麼漂亮嗎？但洗頭的水什麼的，僕人都盪着就給預備好了，鐵芳只得坐下叫人給剃頭吧。這個剃頭的人還是城裏一家有名的剃頭鋪子裏的，鐵芳不認識他，他却說：「早先我認識韓大相公。」並且說：「知府大人都是由我給剃頭，獨角牛的頭也是我給剃。」鐵芳就問他：「獨角牛現在混得怎麼樣？」自己很關心地往下去聽。這剃頭的人就說：「獨角牛自從叫大相公給傷了那條左腿，他就有點跛了，可是運氣倒變好了，羣雄鏢店的買賣一天比一天旺，很發財，他自己也不常出門保鏢了，在家裏作大堂櫃的，後街新蓋的十幾間大瓦房，又娶了府衙門陶班頭的妹子爲妻，上個月並由琵琶巷接出來那會唱大鼓書的「小桃花」作妾。真享起福來了，出入也是騾子車，長袍馬褂，不像是早先那土棍地痞的樣子。白馬寺修塔，他也捐了錢，辛知府到任的時候，他也給送了四盒子禮物，知府的大老爺完婚，他還親身去行人情，跟城裏的紳士一塊兒坐席。靈寶縣的老拳師劉崑，上次到洛陽來，也是住在他的家裏，他手下還用了幾個能幹的鏢頭，辛知府的夫人是每一個月便要回一輪山西，娘家去，每次全是由他派人保鏢，他鏢店裏還有一位女鏢頭，名字叫花三嫂。」鐵芳又問：「拐子申飛呢？」剃頭的人說：「申大

可混得不見強，因爲他跟獨角牛作了對，各地全都不許他保鏢，他又打過兩回官司，也沒有人請他護院了。他只在家裏招了幾個徒弟教教，可是徒弟們也都不給他錢。他的媳婦倒是進了府衙，伺候知府的夫人跟少奶奶去了。他有時在街上練練拳棒，賣他的那吃了倒剗肚子的「金剛大力丸」，也沒有什麼人買，他還得時時提防着羣雄鏢店裏人給他起哄，時時得准備着跟獨角牛的人打架。「鐵芳冷笑着說：「我離開洛陽才半年多，想不到都變了！」剃頭的人一邊給刮臉，一邊說：「可不是！什麼都變了！大相公，如今您一回來，城裏城外一定有不少的人喜歡，至少也得把獨角牛鎖住一點，他不敢再那麼吹牛皮了！他也不能再欺負人啦！可是大相公！話我可是不該說，因爲我常到獨角牛的鏢店跟家裏去剃，我也常到府台衙門去剃頭，他們過背地裏說話不避我。」鐵芳驚訝着問說：「怎麼這裏的知府也認得我？」剃頭的人說：「不認識大相公，大相公走了兩個月他才來上的住，可是他一來到衙門，就跟人打聽本人的紳士都有誰自然，義佩公的大財東，望山村韓家，他是不能不知道了，尤其大相公您是老善人才去世，就散盡了家財走的，誰能够不提說您呢？有的說您是修道成仙去了，有的說您在別處又置了大宅除，還有的說您在靈寶縣，……這多半是劉崑跟獨角牛給您造的謠，新近更有人說您是在什麼西涼國招了駙馬。」鐵芳聽了，更爲驚異，覺得：想不到自己離開洛陽許久，此地的人還這樣注意着自己。並且靈寶，跟新疆的事，雖然得到這裏就變了樣子，可是究竟都已傳到了這裏。說不定，慢慢地連我在迪化，在涼州，在祁連山裏的那些事，以及我是玉嬌龍之子的事，這裏也快有人知道了吧？可見江湖上的人都彼此通風，那獨角牛尤其是留心着我的

行蹤。少時剃頭的人，給他刮完了臉，又給編辮子，就又说：「我可是一點也不簸弄是非。」

那獨角牛真跟您結下仇了，有一回我給他去剃頭，他還是跟他的手下人，忿忿地提說着您的，他們都盼着您死在外面，他們可又都又願意您回來，好看看他們是多麼發財，好跟您鬥一鬥。」鐵芳氣得變了臉色，但是不言語。剃頭的人又说：「依我說，大相公可千萬不用跟他們一般見識，他們都是小人，得罪不得。大相公！我給您出一個主意，不知您現在回家來，先不用語言，歇兩天之後，再去到府衙，拜訪拜訪府台大人，然後在城裏大飯店裏擺一桌酒席，請一請獨角牛，也就解和了。以後您要是愛跟他交呢？就交一交，不愛跟他交呢？您是君子人，不必跟他小人一般見識！」鐵芳冷笑着，點了點頭，待着剃頭的人把他的辮子也理好了，他站起來對着鏡子照看了一下，覺得自己真不像是走沙漠，騰風塵回來的。他用那個小廝，已把他的衣服鞋襪都預備了出來，請他更換，他正在猶豫，忽然有個僕婦從外面通來，說：「大相公！您還沒換衣裳呢？姑爺跟姑奶奶可早就都來啦，在正院裏坐了半天啦，就等着見您啦，您快去見一見吧！」鐵芳就問說：「誰的主意把我回來的事告訴了姑奶奶？」這僕婦說：「哎喲！那敢不去告訴呀？這麼大的一件事，我們要是去告訴遲了，姑奶奶將來回來，就一定要先罵我們。」鐵芳想了一想，覺得妹妹玉芳，雖與自己並非親兄妹，但也是一同長大的，她知道她的哥哥回來了，同着她的丈夫，趕了來看我，我那可以不見她呢？並且爲了免去費話，免去叫這裏的人都疑惑自己出外回來，人就變了，所以就換上了新衣，鞋襪，便到正院的北房裏去見妹妹。他的妹夫劉大少爺是一位文弱的書生，還不到十八歲

呢，新近中的秀才，見了他，就深深地打躬。他的妹妹韓玉芳雖才結婚半載，可是滿頭的珠翠，緞衣緞裙，見了他，就流着淚說：「哥哥！你怎麼才回來呀？你看家裏成了什麼樣子？我嫂子變成個什麼人了？咱們家裏的買賣，田產，都沒有人管，還時時受人的欺負，我又不能常回來，哥哥！爸爸跟媽死後，家裏就留下了咱們兩個人，我現在又到了劉家去啦，你要是這次回來了再走，咱們的家可就完！連我在婆家全都得受氣！」鐵芳默然地，又看了看，陳芸華倒是沒在這屋裏，那荷姑青衣青裙，一半像是僕婦，一半又像是陪客，倒是早在旁邊了。姑奶奶又說：「家裏的事，多虧這位大姐給照應着，可是人家究竟是個客，用的人也都不聽她的指使。哥哥！我已經叫人到登封縣去找陳家的人去啦，他們那裏的人若來了，還得你們，連同他們，都得勸一勸我那個嫂子，叫她脫了那件道袍吧！」鐵芳說：「我看，若想勸她，是很難勸她改回來的。」旁邊有個多言的僕婦就說：「對啦！少奶奶好佛，總是因為來歷不凡，您要是強叫她脫下道袍來，得罪了神佛，倒許又出別的事。我們當下人的不敢說什麼，可是我們看少奶奶那個人也不像命中該有子孫的，大相公既然回來了，別的人不能夠給出什麼主意，出了鬧的姑奶奶可以說一句話，趕緊給大相公立一個二房。」鐵芳正色說：「你們不要在旁邊多嘴，你们都出去吧！」當時就連荷姑全都低着頭出屋去了。玉芳姑奶奶的眼光直把那窈窕的荷姑的背影兒給送出去，她又向她的哥哥道：「我嫂子雖是整天念佛燒香，可是在前些日，她也曾跟我提過一件事，不知哥哥願意不願意，就是那荷姑，……」

鐵芳擺手說：「妹妹千萬不要提這件事，她是一個被難的女子，我因仗義救她，才請蕭三叔來

裏來。」才說到這裏，他的妹丈劉大少爺就在旁邊搭言，說：「俗語云：君子成人之美，那荷姑如在這裏，但是孤苦無依！」鐵芳說：「我只能將她安頓在這裏，至於她孤苦無依，那我可不能相助了。玉芳姑奶奶向着丈夫使了個眼色，就說：「你就別說啦，哥哥他是不樂意……」又向鐵芳說：「那麼，哥哥你自己拿主意吧！我想要是說好人家的姑娘作二房，也一定有人爭着給。就是，哥哥別往家裏娶那後來歷的人就行了。」鐵芳搖頭說：「我跟你們說吧！我大概今天或者明天就要再走！」玉芳姑奶奶詫異着說：「莫非……」鐵芳說：「我在外面並沒立下什麼家，外面也沒有什麼人使我牽掛，這半載以來我由此地過長安走西涼，直至新疆沙漠之地，我還上過天山，但都是孑然一身，我覺得在外比在家好，行走江湖比在家看着家業爽快得多。」劉大少爺又說：「可是，我們還是應當以祖業爲本，再說以我們這年歲，應當學聖人之大道，圖一個出身，博些功名。」鐵芳說：「這是你們念書人的話，我却不是個斯文的人。」劉大少爺說：「我知道，大哥所景羨的是那一種遊俠之士，然而太史公都說過：俠以武犯禁。遊俠之士，究竟不是正途，而況且朱家，郭解，劇孟者流，雖載於史傳，可是都鮮得善終！」鐵芳真不明白他的這個妹丈怎麼這麼酸，便不願惹他的這種酸腐之氣，點了點頭說：「你說的也有道理，可是，若叫我去念書，下科場，那我是決幹不下去的！」劉大少爺說：「不念書，不下科場，怎能够顯身揚名，光宗耀祖呢？」鐵芳不禁忽然說：「春龍大王爺和秀樹奇峯之名，天下何人不曉？」劉大少爺發着怔說：「什麼？」鐵芳又說：「至於光宗耀祖的話，咳！這些事我又不能跟你詳細說了！」旁邊坐的玉芳姑奶奶急了，她又流淚

說：「哥哥！我告訴你，你衝着爸爸媽媽的那兩座墳，你可也不能再離開家了！你若一定離家也行，不能一去就半年多。還有，知府那裏你也得去拜一拜，不然以後若有什麼事情，就不好辦。李老伯那兒你也得去給人家道一道謝。幾個櫃上的賬你都得去查查算算，那幾個掌櫃的面上都很好，都說買賣很賺錢，雖然大相公把家業都交給別人了，他們還只認識大相公，不認識別的人，雖然大相公不在家，他們可也都是一點也不屈心，其實他們每個人全都發了財啦！這半年來他們都置起房子地來了，他們還都已結着獨角牛，聯絡着官府！」鐵芳詫異着問說：「獨角牛怎麼能够跟官府並比！」玉芳姑奶奶說：「咳！現在洛陽的人誰敢惹獨角牛呀？連我們都受他的欺負，因為他跟你有仇，我是你的胞妹，我連家門都不敢常出，每次回家來都得偷着，不敢叫人看見！」鐵芳變了色，直立了半天，然後就很決斷地說：「妹妹你放心吧！暫時我決不走了！有什麼事，以後再慢慢商量，你們慢慢地再看！」正說話間，忽然毛三站在院裏叫大相公，鐵芳就出屋問說：「有什麼事？」毛三打着哈欠說：「今兒一清早我都不睡覺，我就進了城啦！幾個櫃上的人都知道大相公回家來啦，城裏的人也都知道啦，現在，老櫃上的侯掌櫃，西櫃上的彭掌櫃，北櫃上的李掌櫃，南櫃上的焦掌櫃，新櫃上的趙掌櫃，還有幾個分號裏的先生都來了。」

拿着賬都在前院等着啦，都要見大相公！」鐵芳沉下臉來，正要怪他多事。毛三却又說：「還有大相公早先捨過錢的那些個要飯的花子跟瞎婆，也都來了，在村子外趕都趕不開，打也打不走！」鐵芳益是歎氣，就往外走去。外院的客房中就來了幾位掌櫃的，都迎着他帶笑，見禮問安。他拱了拱手，就說：「

半年以來，諸位是都辛苦啦！眼目我想決不能有錯，我也不必看了，諸位就請回去吧！」他一直走出大門，就見那些貧叟，窮婦人都趕到村裏來向他叩頭，有的叫着「大相公」，有的叫着「善人」，鐵芳忽然想起來，韓文佩所遺下的不義之財，我雖分散給別人了，可是如今我一回來，還都落在我的手裏，我何不把它都散給這些孤獨窮老之人呢？於是他命老家人到裏邊去取錢，並分付多多取錢，然而家裏所存的現錢也有限，取出不過是幾百貫制錢，抖散了不過才裝了三大簍籬，他分咐家中的男僕都當放賬的人，每人給五百大錢。可是有人還直管叩頭，並且哭着說：「我不是來要錢呀！我也不是叫化子的呀！我的老婆被獨角牛給逼死啦！」更有一個老婆婆過來說：「您瞧瞧打得我！您瞧瞧打得我！我本來只贖了兩個牙，都被獨角牛給打掉了，我臉上的青到現在下不去。我兒子就因爲一點小事得罪了獨角牛，到現在還在知府衙門押着！」更有一個少年的婦人渾身穿着白孝衣，抱着個吃奶的孩子，哭啼抹淚地說：「韓大相公呀！您快管管那獨角牛吧！您快到御史那兒給這個知府告一狀吧！我的男人，是個趕大車的，有一回他把車停在東大街，沒留心就礙着了獨角牛的一點路，獨角牛的趕車的惡虎子跳下車來就打他，他只還了一下手，這可了不得啦！羣雄鏢店就出來了一大羣拿刀拿棒的人，有個女鏢頭花三嫂穿着鐵小腳兒鞋，一腳就把我男人踢得扒不起來，在家裏病了十幾天，就死了。獨角牛還派人到我家裏，要我改嫁給他們店裏的鏢頭叫什麼千腿蜈蚣的，大相公呀！您快救救我吧！救救我這個孩子吧！」鐵芳此時已氣得面色全變，就高聲說：「好了！如今我回來了，你們就全都不怕！有人可是到羣雄鏢店去通知獨角牛，跟他手下那些作惡多端的鏢

頭，就說我已回來了，叫他準備着，等候我，今天或明天，我就去見他！」說完了話就叫僕人們勸慰這些人，要錢的給錢，要飯的給飯。此時村中的父老也都趕來見他，一些鄰居的大姑娘小媳婦們也都扒着短牆，露出頭來瞧他。他回身進到了門裏，那些個掌櫃的先生們可都還沒走，他雖然不看賬，然而這些人都拿着賬本，翻着指着，請他來看，原來自從鐵芳走後，他家的那幾個買賣，每一處每月就要送給獨角牛十兩銀子。鐵芳只點了點頭，說：「不要緊！」他回到了裏院，竭力要使他的聲色不露出來。待了一會，廚子就擺上了特做的洗塵筵席。他，他的妹丈和妹妹，以及家中管賬的人傅先生，老家人韓祿，老僕婦謝媽，荷姑，還有鄰居的幾位老人，都在一起飲酒吃飯。特做的素菜，另外擺的桌子，幾次三番去請少奶奶陳芸華，陳芸華可是也不來。飯後，天還沒黑，鐵芳就趕緊派了幾個僕人把他的妹夫妹妹送回城裏去了，直到送去的人回來，他才放下了心。

當日他就沒有出門，晚間仍獨身在小院中警空咄咄，將春雪瓶給他你那口寶劍，擦得真是雪白的亮，毛三躡進了一頭，精神神地要跟他聊天，却被他給斥走。毛三打的更雖沒有准兒，可是此時大約也有二鼓了，鐵芳此刻的精神十分興奮，因為他料想：自己回到洛陽的這件事，那獨角牛決不能不知道，他既還脚記着前仇，他手下又多添了幾個鏢頭，就許來殺害我，我不能不防備着，他換上了短衣，連鞋換的都是家裏存的，軟底而納得很結實。這種鞋在上房之時是非常的便利。他將屋門大開，屋裏的燈可壓的很暗，是怕有人從外面將屋內的情形看清楚了，又免得從燈光強烈的屋裏驀然走到昏黑的院中去時，眼睛不能視

物，他這樣嚴爲防備着，並時時發着冷笑，但他並不願如此，當初也沒想到一回來就聽說有這些事，牽牽着他又倒不能走，不能不保護着這韓家，他真是無可奈何！又過了些時，果然聽見瓦牆上發出了響聲，這決不是貓，貓的身體不能這樣重，必是賊，可也是個笨賊，他將劍緊緊握着，還沒有動手，可就聽見房上有人說話了，說：「大相公是在屋裏了麼？」鐵芳倒詫異了，就問說：「誰？」房上的人聽見了他的話聲，就「咕咚」的一聲跳了下來，鐵芳返回身來，將油燈往起來挑了一挑，同時劍不離手，扭頭去望，就見屋門外發現了一個人，三十來歲，身體健強，小辮盤在頭頂上，光着脊梁，穿着很破很短的一條褲子，原來正是柺子申飛，鐵芳就抱拳帶笑說：「哦申師傅！請進來吧！我正要找你去給你道謝去呢！」柺子申飛進來，先把手中的一口刀放在門旁，說：「我不帶着傢伙出來不行，半路上就許遇着翠雄鏢店的那夥忘八蛋！」鐵芳說：「我也是正在這裏等着獨角牛，我要再跟他會會面。」申飛擺手說：「大相公你放心！現在他決不敢來，第一因爲大相公此次闖到新疆，聲名震耳，他們摸不透你的武藝到底練得多麼無敵了。第二，說來我先得給大相公賀喜，現在江湖上誰人不知你在玉嬌龍的門下招了駙馬，春龍小王爺春雪瓶時時就在你的身畔，那一個不要命的敢來惹你呢？」鐵芳一聽，這件事他簡直沒有想到，就搖着頭說：「不對！你怎麼也信了這些話，我跟春雪瓶雖在新疆相識，但那裏談得到我作了駙馬，我們二人焉能是夫妻？這簡直是胡說八道！」申飛說：「大相公你既這樣說：我就信，我也知道你爲人慷慨好義，不幹那些不明不白的勾當，我信大相公你不能够停妻再娶。可是我告訴你，大相公！」

你打我的嘴吧我也要說，他家的這位少奶奶人雖不錯，可是她真不配嫁你這好漢子了。你還是就叫她唸佛吧！她心裏倒高興，她跟你這樣的人決合不來。大相公我告訴你，你回來得好，咱們就先剪除了獨角牛，後再管教管教那個知府。然後，我申飛一人去打官司，你快些拋下這個家，去找春雪瓶，二人作爲夫婦，結成美滿的良緣，一同雲遊天下，仗義行俠，那才叫給咱們洛陽人增光！」拍着胸脯，又挺着大姆指頭。鐵芳笑着說：「卽或有什麼事，也得我去出頭，那能够累朋友。尤其申師傅，我都已聽說了，走後，這裏多承你關照！」申飛擺手說：「這話說不着！莫說大相公早已拿我當人看待，我應當以死相報，就是我跟你不認識，獨角牛那麼混作非爲，我也要管。只可惜我申飛早就倒了楣，江湖上混不開了！又因爲自幼沒遇見明師，本領學的太差，不然早他媽叫獨角牛得滾開洛陽城。可也難怪連我的老婆都埋怨我就因爲我跟獨角牛作了對連一碗飯都難以吃啦！不瞞大相公說，我爲什麼白天不來呢？實在是窮得一件破衣裳都沒有了，除了刀跟我的那柁子還沒賣。我不能夠光着脊樑來進你的大門。」鐵芳說：「不要緊！……」趕緊到裏屋去取衣裳，柁子申飛追進來說：「不用！三九天我怎麼過來的？現在是大年底，明天除夕，後天是大年初一啦，天氣越來越暖，穿上衣服倒難受，咱這身子是鐵打的，石頭磨的，不知說什麼叫冷熱。春天時爲蝴蝶紅的事受的那點點傷，不知不覺也就好了，獨角牛倒成了個癩牛啦！這話不提，我今天來還是有別的事，那柱子跟連枝箭徐四爺現在都在東關的店裏等着你啦！」鐵芳詫異着說：「徐四爺是我的師叔，他可以不必來見我，但那柱子是我的朋友，他知道我已經回來了。他爲什麼不來？」申飛說：「那

柱子是奉了春雪瓶之命，來給送那匹馬，可是他來的時候，你還沒回來，這裏的人又不肯將馬收下。我聽了這個信兒，我就到店裏把他找着，他說春雪瓶是在扶風縣把馬交給他的，並給了他盤纏，叫他把馬送來，還在這兒等你，說是你一定回來。現在他是不敢出名，他知道獨角牛也留心上他了，並且獨角牛一個當鏢頭的，能够發大財，成個大惡霸，全是靈寶縣的戴闖王幫助他的，那柱子最怕戴闖王，五六天沒敢出門了，他們現在等着要見你。」鐵芳說：「我若離開身，家裏出了事可怎麼好？」申飛想了一想，就說：「大概不至於，他們要攪你的家。」

早就應該來了，何必要等着你在家的時候？他們要對付的就是你一人，今晚，咱們在一塊把事情商量好了，明天還許不容獨角牛來找咱們，咱就去找他，徐四爺是我托朋友找了半天，才給請來的，來到洛陽還不到十天，也是因為知道你快回來了，人家等着你，連年也不打算過了！鐵芳點頭說：「好！咱們這就走！」於是他先取了一件棉衣給申飛披上，然後吹滅了燈，帶上了門，鐵芳提着劍，申飛拿着刀，也就不去驚動別人，一同由房上走到牆上，少時就離開了這座莊院，毛三的梆子就在不遠之處騰敲亂打着，有時敲兩下，有時又敲三下，並且有板有眼的，彷彿是鬧着玩，可見他這時候又有精神啦，而且大相公一回來，把他高興得別人都管不住了。已經走出了村子，鐵芳回首望了望，却有一點不放心，但申飛在後面直說：「大相公快走吧！」鐵芳在前行着，申飛在後面還跟他不斷地說話，說的都是這半年以來的事情，原來獨角牛現在手下的幾個能幹的鏢頭，多半是戴闖王跟老劉崑給薦來的，戴闖王自從在靈寶縣吃了虧之後，

逃往陝西，除了在鳳翔府星辰堡置了那所宅子，招了黑頭鬼程三那些人，並在這裏買下了獨角牛，因為他知道韓鐵芳是洛陽的人，早晚得回家來，所以他於前幾個月就都安排好了，專等着鐵芳回來，他們就下手對付，那老劉崑本來是靈寶縣有名的人，十餘年前在潼關裏外是頭等頭的好漢，不過聽說這個人是喜歡受人的尊敬，並恨江湖晚輩看不起他，那次鐵芳與玉嬌龍鬧靈寶縣，恰巧他是往別處去了，但他一回來，聽說了那件事，他就認爲是他一輩子所沒受過的侮辱，又因爲戴閻王的調唆，獨角牛跑到靈寶縣給他叩頭，稱呼他爲「師爺爺」，他才發誓要鬥一鬥韓鐵芳，並且真把獨角牛看成他的親孫子一樣，現在是回家度歲去了，過了年一定還來，鐵芳一聽，就覺得江湖上真是險惡，這些會武藝的江湖人真是不可惹，只要一惹上了他們，就永遠沒個完。鐵芳就一邊走着，一面仰望着沉沉長天，平視着茫茫的大地，就不禁暗自感慨，不過他又向申飛說：「劉崑與咱們無仇也沒聽說他作過怎樣大惡之事，他人又老了，即使他找上咱們的頭來，咱們也不必還手，我們只要懲戒懲戒獨角牛那東西，就是了！」申飛却說：「別看劉崑的年老，性情可比誰都做，作事也比別人全狠，他使的那口刀，簡直七八個小夥子過敵他不過，他早就說了，他要結果了大相公的性命，並且等着你回來的時候。」

他還有更利害的，二十年來都沒有用過的手段給你看呢！他薦給獨角牛的鏢頭是他的徒弟小哪叱，跟他的乾女兒花三娘，還有個花豹子，有個賽青蛇，兩對狗男女，四個嚮馬賊！」鐵芳一聽，知道花豹子跟賽青蛇都是上次在靈寶縣會見過的，他的武藝都很平常，但毛三對他們全都認識呀？爲什麼找回來時，他

不對我說？嘔！大概是毛三白天淨睡覺，他就不常進城，韓家究竟是我的生長之地，我若再走的時候，無論如何也得給他們留下幾個能辦事的人，同時，我以後雖不再以陳芸華爲妻，更不能以荷姑作妾，但她們究竟是兩個柔弱的婦女，無論如何也得有人保護他們才行！由此又想到了剛才申飛對他說的那些豪爽的話，命他心中對於春雪瓶的情灰，又不禁重燃了起來，而且覺得，這本來也是「父母之命」，自己本應當跟春雪瓶相配，只是春雪瓶如今在那裏呢？她的蹤跡是多麼飄忽不測，她那若有情若無情的態度，又真使人不敢冒昧，她連親娘都要給射死的狠毒的性情，可又令人胆戰心寒，不過她究竟是個秀樹奇峯，明月，碧水，芳草，豔葩，叫鐵芳永不能忘，一想起來還就是在腦中盤旋，無法剷除得開，所以如今雖然在濃黑的夜色之中，曠無人的道上，提着劍走着，目前有要緊的事情，他可想得又出神了，又發呆了，也不知道有多遠，更不知柺子申飛在後面又跟他說了多少句話，忽然聽得申飛「啊呀！」大叫了一聲，才把他驚得魂歸夢醒，他急忙回身，見申飛已經倒在地下了，他要用手去攙扶，不料「嗖」的一聲，大約是一隻鋼鏢，就從他的臉邊飛了過去，他就索性站定了身，氣得冷笑，說：「獨角牛手下的小輩，快來出頭！我要找你們呢？我這次回到洛陽來，打算住的日子不多，在這幾天之中就得決出來你死我生，或是我死你們活着，來吧！無論你們有多少人，藏藏躲躲那不叫好漢，使用暗器更不算英雄，用暗器也行！來吧！韓大爺的胸膛在這裏了！」他罵了一陣，四下裏全都無人答應，鏢也不飛來了，此時，柺子申飛却掙扎着起來了，緊急地向鐵芳說：「快走吧！咱們快走吧！」他連刀也捨不得扔下，就拉着鐵芳去走，鐵芳問說：「

傷在你什麼地方了？重不重？」申飛彷彿也無暇說，只是冷笑着，說：「這算得什麼？難過咱連這點鏢傷也吃不性嗎！大相公！咱們快走！」走了不到二十步，忽然他的身子又往前一栽，幸有鐵芳將他扶住，他沒有跌倒，但是他的氣力已然不濟，站着就好像站不住了，他可緊咬着牙關，把牙磨得「查查」直響。

他勉強地忍着傷痛，並且大聲說：「韓大相公！咱們還是趕快走！見徐四爺去！媽的今晚這一鏢之仇，明天咱們再報，我要叫他獨角牛還活到後天，我就不姓申！」但是非得鐵芳用力攙着他，他才能够邁步。幸虧又走了不遠，就到了東關了，東關的街道此時連個行人也沒有，路北的就是一家店房，門前懸着一盞半明不滅的燈籠，申飛指着說：「就在這兒！」他越發地要勁，不用扶着，他就邁步向前去走，門是從裏面關着，他也有法子，不用拍門，只把刀尖插在門縫裏一撥，然後將身子一頂，兩扇大門當時就開了，他的身子却又幾乎跌到裏邊去。兩個人都進來，鐵芳就先將門關好，又攙着柎子申飛向院中去走，只見院子裏除了西邊的一間屋子，都沒有燈光。申飛喘吁着，走到那窻前，就說了一聲：「來啦！」裏邊當時就有人開了屋門，鐵芳一看，正是他的四師叔連枝箭徐廣梁。他也顧不得先施禮，就將申飛連抱帶拖，給救進屋來，放在炕上，那申飛却連騎下也不，他只雙手扶着炕，高拱着他的後腰，原來是一鏢打中了他的後背，幸虧他穿着鐵芳剛才給他的一件黑絨的，裝着很厚的棉花的短褲，可是也已打穿了，綻出一團棉花都染滿了鮮血，鏢倒是早就掉了。當時把在這屋裏的那柱子嚇得面色慘白，低聲問說：「是誰打的呀？」申飛又把牙咬得直響，說：「媽的！還能有誰？離不開英雄鏢店，明兒早晨再說，我申飛不把他們鏢店

的房子都拆了，我就不是人！」鐵芳勸他說：「你也不用嘆嘆，有什麼話明天再說。徐四叔的手邊有什麼藥沒有？」問出這話之時，那徐廣梁已經打開了他的行李包兒，將刀劍藥取出來了，徐廣梁真不愧是一位「老江湖」，辦起事來是又快又穩，少時他就將申飛的衣裳扒開，先洒上一種面子藥，然後就把一塊大膏藥用油燈給烤得化開了，就往申飛的背上傷處一按，把申飛燙得直咧嘴，他笑着說：「好舒服！得啦！咱們就快商量事吧！」他扒在炕上，一邊養傷，一邊瞪大了兩眼看着，並聽着。鐵芳這時才向師叔施禮，徐廣梁擺手說：「不用行禮！你的事情我也聽人說過了不少，你總算是在西路上出了不小的名，韓文佩能有你這個兒子，他簡直地不配！我並非恨他，他也死啦，他作的事情也都過去啦，可是不知道是爲什麼，我一想了起來，心裏就要不舒服。若不是我聽人說申飛找我，獨角牛欺負韓家的人，我真一輩子也不再到洛陽來。現在，除了獨角牛逼上你們家的大門，我不能不管，不然真不忍得再進你們的那個村子。老姪你記着：走江湖的人決落不着好結果！現在我只是記着：你蕭三叔可是又往西找你去啦，到如今你回來了，他可還沒回來。」

他是那麼老，又那麼瘦，本事跟我一樣，先是在江湖上行得開，現在後起之輩，個個都不好惹，我真怕他有了什麼舛錯。」鐵芳聽到這裏，不禁就流下眼淚，把瘦老鴉一提金蕭仲遠死在祁連山的石洞裏的事，簡略地說了。申飛聽了，却是又驚訝，又欽佩，他說：「啊呀！想不到瘦老鴉竟是這樣一條好漢，好英雄！他要是活着，我真得給他叩頭。」徐廣梁却拿手擦了擦眼睛，歎息着說：「我們老兄弟四個如今只

贖下我說！好！這些話都先不用提，咱們說眼前對付獨角牛的事，老姪你打算怎麼辦呢！」鐵芳說「我回來，就聽說獨角牛在本地太是橫行了，尤其剛才他在暗中用鏢打傷了申師傅的事，由不得人生氣！」徐廣梁問說：「你打算怎麼對付獨角牛吧！你快說！」鐵芳說：「獨角牛雖然可惡，但我不願要他的性命，我想明天托出個人來去找他，就用我的口氣，勸他改改行爲，勸他以後要安守本分，他如果不聽，那麼就問他們，誰若是不服，可以指出個地方來，我與他們鬥一鬥！」申飛說：「韓大相公！你明天去幹你的，我明天去幹我的吧！」徐廣梁就向申飛說：「你也不用這麼急躁。事情是走一步，看一步，據我想，要向獨角牛拿嘴勸，那可真是對牛彈琴。不過韓老姪你這樣慎重，我是一點也不怪你，因爲你有那麼大傢私。」鐵芳說：「這也說錯了！傢私我早已不要了！這次，若不是因爲獨角牛的事，我早就又走了。」徐廣梁反問說：「那你可爲什麼回來的呢？」鐵芳沒有言語。徐廣梁又說：「無論怎麼說，你跟獨角牛拚命是各不着，他那點武藝，那條壞腿，我想那柱子都能够打得過他。他手下大概除了那兩個娘們還利害，可是好男又不跟女鬥。只費斟酌的是那老劉崑！」鐵芳說：「咱們跟劉崑更無仇恨了。」徐廣梁說：「今天聽說獨角牛就派人請他去了，他來了就絕不能饒你，我聽那柱子說過你在鳳翔星辰堡被困的事，我就就替着你發愁。也不是我故意拿這話激你，劉崑是有名的人，咱們這屋子裏的人合起來，也鬥不過他一個。依着我說，就是：你想想，春雪瓶這時大概是在什麼地方了，你，或是那柱子趕緊把她請了來，咱們都不必出頭，只請她一個人下手，我想若到她手中，是不費吹灰之力！」徐廣梁原來是這麼個主意。驕羞的

楞子申飛不禁笑了說：「我的連枝箭徐四爺！你老人家來的時候說的話是多麼硬？到如今怎麼忽然又軟了？」徐廣梁忿忿地說：「若是我一個人的事，我今夜就能去殺了獨角牛，老劉崑來了，至多了我拚上一條命，當年同師學藝，對神叩頭，是我們弟兄四人。」

大爺柳穿魚韓文佩被石樁死在他家裏，二爺金剛跌趙華升跟三爺一提金蕭仲遠都死在了祁連山，只贖下了我一個，活着又有什麼意思！我的老伴已死，兒子在外學買賣，也用不着我養活。我若是死在劉崑的手裏也不算本事弱，只是鐵芳！我們顧忌的是他呀！」鐵芳說：「我也沒有什麼可顧忌的，但四叔還是不要爲這事出頭才好，即使老劉崑跟獨角牛都不再與我們爲難，我在家裏也是住不長，因爲別處還有些事情未辦，現在這裏的事，就都不必說了！我已有了主意，到明天我就看事作事，申師傅的這一鏢之仇也得報，劉崑找我來，我決能向他低頭服輸，但我也不會太鹵莽。」笑了笑，又向那柱子說：「爲那匹馬，把你辛苦了一趟。但你也不必走了，由明天就到我那裏住着好了，以後我若不在家，家中更得有你這樣的一個人給照應着，還有徐四叔，我盼望你老人家也不用再離開這個地方了！韓文佩雖然作過錯事，但他後來也很悔懺！」徐廣梁搖頭說：「我倒是不恨他了，他若活着可不行，如今他死了，他就還是我的老大哥！」鐵芳說：「那麼韓文佩的家也就是你的家，他的兒媳就如同是你的兒媳，明天你也搬了去住，永遠不走才好！」徐廣梁一聽，面上不禁顯出來了驚異之色，他知道鐵芳並不是韓文佩的親兒子，所以鐵芳才直叫韓文佩之名，而不稱什麼「先父」這一點他並不怪。他怪而且疑的是想：這次鐵芳往祁連山去，一定是已

見着了他的母親，所以他才趕快着回來，趕快又要走。即使在這裏闖下禍事，他也不顧，徐廣梁如此一想，也就不再多問，反倒慨然點頭，說：「好罷！你走後，家裏的事可以由我照應，我只吃韓家的飯，我可不能花韓家的錢，幾時你再回來，幾時我再走。不過老姪！我還告訴你一句話，無論打到什麼地步，傷人可以，但不可以出人命，落得即使逃開，也成了一輩子的黑人，不敢再出頭露面，年輕的人，幹那可合不着。還有一句話，韓家的財產都是你的，你們的親友又少，隨你便把姨子，大媽，乾娘接到家，或是分居供養，決沒人攔阻你；再說了，你多娶幾房老婆也沒人對你說閒話，我還是願意你將來守着家業，因為江湖的道上實在是太難行！」鐵芳漫然點了點頭，也沒有說什麼，當下屋中的幾個人全都沈默不語。柺子申飛聽鐵芳把以後的事都已托付給人，顯露出來與獨角牛拚鬥的決意，他就不說什麼了，笑了笑，就忍不住地發出了呻吟。鐵芳就要回去，那柱子先跑到馬棚去給他備馬。店家也醒了，有個夥計打着個燈籠從櫃房出來，問說：「喂！誰在那兒動馬呢？」那柱子在那邊答應了一聲：「是我！」此時鐵芳已手提寶劍從屋中出來。

走過去向店夥說：「他是備他自己的馬，要叫我騎回去。」店夥舉起燈籠來一照，就說：「原來是韓大相公呀？我們聽說你老人家回來啦，要想請安去，可又騰不開身。韓大相公！你老是什麼時候來的呀？怎麼不早言語一聲，我也給你取點茶呀？大相公！」這時候那柱子已把馬備好牽了來，說：「你快看！這可是我的那匹馬！」店夥連說：「咳咳！就這別人的馬也不要緊，誰不願意跟韓大相公交個朋友呀！來，

交我給大相公牽着吧！」又說：「我們開店的，晚上只要聽着一點響動，就不能够不出來問問。」企起腳來，扒着鐵芳的耳朵又說：「羣雄鏢店裏的那些人，他們什麼行當都能够作，前兩個月，我們這兒真鬧過賊，大相公如今一回來，我們可就放下心了，洛陽城，包管什麼事兒也不能再有了！」此時鐵芳倒藉着燈光看出來這匹黑馬，果然是！第一次是在靈寶縣菩薩廟中先見着了牠，才見着的「病俠」，見着的母親。後來越潼關，走關中，過甘涼大道，出玉門關，到了白龍堆沙漠，母親逝世，只留下了這匹馬，自己寧將心愛的「烏烟豹」賣給人，也未忍賣牠。又後來在草原上騁馳，在大沙漠上飛躍，登天山，上祁連山，直到鳳翔被捨時才與牠離開的。如今，一點也不錯，是那匹馬，牠低着头頂鐵芳的衣裳，如依故主，鐵芳却不禁心如刀絞，就將韁繩要到手中，向店夥說：「你跟着我，把門關上吧！」又向那柱子說：「你不必出來了，你快進屋去吧！」說着就牽馬出門，騎上馬，慢慢地走出了東關，就衝着黑茫茫的夜色直回望山村，於路上，他恐怕再有鋼鏢打來，他就時時在防備着，幸是回到村裏，並未再遇見什麼事情，可是村裏犬吠之聲非常的緊急，不由使他愕然了一下，但又想：「必定是這幾條狗聽見了馬蹄聲，所以才如此亂吠，不足爲異。可是又聽見對門的鄰居趙老頭兒的家裏，有哭聲傳到了牆外，他就想着：莫非是趙老頭子死了？今天我在門前施錢的時候，還看見了他，他八十多歲了，拄着一根拐杖，還很硬朗，垂着一團雪似的白鬍子，還衝着我直笑，怎麼這半日之間他就故去了！老人的壽命也真是不可測呀！一邊發着怔，一邊下了馬，可忽聽那短牆中又是婦人的哭聲，哭的是：「我的天呀……」鐵芳這可真驚訝了，說：「啊呀！莫

非是趙老頭的樣子，趙大個兒死嗎？那個鐵鑄得一般的人！」本來趙老頭連兒子都早就死了，只仗着這個二十來歲的孫子，種着韓家的二十畝地，同着孫媳，重孫子，重孫女們度日，趙大個兒爲人憨直，脾氣暴，又會幾手武藝，莊子中的些個年輕的人常聽他指使，自然地就保護着本村，使強人們對他都有點皺眉，而不敢來攪，平日他不贊成鐵芳的常走琵琶巷，又覺着鐵芳瀟爸爸的孝也沒脫，胞妹也沒有聘出去，就拋下了媳婦走了，他認爲是在旁處另置了田宅，跟妓女蝴蝶紅一塊過日子去啦。所以這次鐵芳回來，他也沒有趕着來見，如今若不是聽見了哭聲，鐵芳也想不起來他。當下鐵芳非常納悶，下了馬才走了兩步，忽覺地下有個東西絆了他一下，拿腳踢了踢，却覺着是一根棍子，他就更覺詫異了。

上前「叩吧」打門，打了半天，裏面也無人應聲，他就擦衣跳上了牆，向着門房大喊說：「開門呀！門房裏却有人說：「哎喲不好！又來啦！」鐵芳就連叫着：「毛三！毛三！」毛三倒是沒聽見。門房中却有幾個僕人出來，還有個拿着一口單刀的，鐵芳說：「我們快把門開開！」下面還有人向上高高地舉着燈籠，高聲問說：「你是誰？」鐵芳也氣了，說：「連我的聲音，你們全聽不出來了？」這時下面的僕人才說：「哎呀！大相公！你這半天又上那兒去啦！」鐵芳說：「外邊有我的一匹馬，你們開開門，給牽進來！」僕人驚恐地說：「大相公可別下來！你在牆上站着，我們才敢去開門！」鐵芳心說：「怎麼回事？」於是他就持劍站在牆上，在這裏把對門院裏的燈光都看得清楚，「我的天呀……」那種哭聲就益爲悲切。鐵芳就問說：「對門是誰死了！是趙老頭兒嗎？」下邊打燈籠的僕人說：「趙老頭兒那麼大年紀啦，

若是死了倒還可說，這死的却是他孫子呀！」鐵芳就長歎說：「咳！……」又說：「你們快跟傅先生去要十兩銀子給趙家送去，以後咱們再多多資助他家。」僕人說：「傅先生也早嚇暈了！大相公！等您下了牆我們再對您細講，剛才這麼一會兒的功夫，咱們家裏就出了事啦！……」鐵芳驚問說：「什麼事？」僕人說：「你還都不知道呢？剛才有賊人進了村子，跳牆到了咱們家，又開了大門放進來一夥強盜，有的拿刀，有的拿棍，進來就把我們亂打，直闖進了裏院，差不多把各屋子全都闖遍了，東西大概倒沒拿走多少，可是毛三跟那馮大嫂全都沒有了影兒。少奶奶的道袍也叫他們給扯碎了，頭髮也給揪下去一大把，您放心！倒還沒叫他們搶走。那時村裏沒人敢出頭，只有趙大個子跳出牆來跟他們打，就完啦！趙大個子只拿着一根棍子，他那打得他們呀？您聽，這不是那媳婦哭？大個子一定是死啦？」此時另有僕人把門開了，牽進來那匹黑馬，又將門上三道槓子，兩道鎖，還頂上了五塊大石頭。鐵芳已經跳到院裏，衆僕人就都把他圍住，悄聲說：「剛才來的那些人，都是獨角牛派的！」鐵芳只點了點頭，什麼話也沒有說，然而他的臉色這時可是可怕極了。他叫一個僕人打着燈籠，帶着他到各院中，各屋中，全都查看過了，見只是搗毀了一些東西，打壞了幾扇窗櫺，並沒有什麼，可以想出獨角牛的那些人只是來此挑釁，成心要氣氣鐵芳，可是知道鐵芳不在家，他們才敢來，並且剛才在道上飛鏢傷了拐子申飛，但當鐵芳大聲罵他們的時候，他們又都不敢出頭露面，並且連氣兒也不敢哼，可見他們也並非什麼好漢英雄。因此鐵芳更不怎樣大驚小怪，反倒冷笑了笑，但他查看到了陳芸華的屋中，却見陳芸華的頭髮亂蓬蓬地如同蒿草，耳邊並且有血跡，袍

子全都破了，跪在蒲團上如一隻受了傷的母雞，木魚不住地「多多」直響，她並且緊誦經咒，並悲聲說：「阿彌陀佛！救荷姑回來吧！……」鐵芳忿恨得把自己的嘴唇咬破了，手中的寶劍被佛燭映得閃閃地發光，好幾個僕婦站在門外，向屋裏勸他。鐵芳也沒跟芸華說什麼話，出了屋，先吩咐僕婦們今夜要看守着陳芸華，以免她發生了什麼短見。

然後又問：「剛才那羣賊人是怎樣將荷姑搶走的？」却是沒有人看明白，因為賊人來的時候，家裏的男女僕，都沒敢出去，只是荷姑，她若不是搶着去救芸華，打了個賊人的嘴巴，大概也不會被搶走。鐵芳暗暗地歎了口氣，就又吩咐僕人，說：「你們到後院的井邊，繫下燈籠去看一看，有沒有死屍？」說着他就叫大家安心，不要害怕，如若再聽見什麼動靜，就喊叫人。他回到了自己的院中屋內，才一進屋，突然嚇了一跳，只見由桌子底下鑽出一個人來，正是毛三，他胳膊下挾着梆子，喘着氣說：「大相公！剛才的事可一點也別怪我！我不是沒敲梆子，我還打鑼呢，我也不是沒來叫大相公，誰知道大相公竟出去了？」鐵芳擺手說：「不用再說了！我只問你現在要不要就去睡覺？」毛三搖着頭說：「不！我的精神很大！」鐵芳就點頭說：「好，把屋門闔嚴，燈也吹滅，你在外屋不要睡覺，如若聽見了響動，就趕緊敲梆子，可是要聽準確了再敲！」毛三連聲答應着，就關門，熄燈。鐵芳是想要睡一會兒的覺便精神充足了，到明天好去找獨角牛，他此時的怒氣已在胸中凝定了，倒不覺得忍耐不住，對於荷姑！沒有人來報信，可見後院非裏是沒有什麼屍身，荷姑大概是真被賊人搶走了。這却是值得惋惜，想那女人的命也太苦了，無

論如何我也得將她的下落找着，救她出來。騎臥了一會，就漸漸地睡去，忽然聽見外屋的梆子「梆」的一聲，鐵芳趕緊就睜開了眼，從身旁抄起了劍，正要起來，可是梆子就沒再響第二下，毛三在外屋自言自語地說：「大概沒有什麼響動兒，我聽錯了！」接着就低聲哼着小曲兒。鐵芳長出了一口氣，又放下劍，閉上了眼，他的身體真太倦乏了，所以不知不覺就睡去，及至醒來，却見窗外的太陽已升得很高，下牀到了外屋，就見毛三把屏門開開，冷得站也站不住，說：「大相公起來啦？我可要睡覺去了！」他就挾着梆子出屋去了，鐵芳到了外院，知道大門還沒有開，可是外邊有人叫門，聽說自稱姓徐，來找韓鐵芳，叫了已有一個多鐘頭了，可是僕人都不敢去開。鐵芳自己去將門開了，見徐廣梁挾着行李捲兒，帶着一口刀，來了，問說：「怎麼都這時候了，還不開大門呢？」鐵芳讓他進來，裏面的僕人們又都驚訝地互相低聲交談，有的人說：「這個人在上半年來過一過，他若是那次不來，這兒的老善人還不至於死呢！」鐵芳先將徐廣梁請到他的屋內，把昨夜這裏出的那事情都說了，徐廣梁就跳起了腳來，說：「這可不能够再忍了！不如由我去進城，找獨角牛，跟他拚了吧！」鐵芳將徐廣梁的身子抱住，才算給攔住了，同時又勸說：「四叔！你只替我照管着這個家，就得了！」隨後，他又召集來全家的男女僕，叫來見了徐廣梁，吩咐說：「以後無論我在家或不在家，什麼事都要聽徐四爺的話！」更因確實知道後院井中無有荷姑的屍身，他派了幾個人分往附近的各村，去打聽荷姑的下落，並給對門的趙家送了三十兩銀子，給慘死的「大個子」治喪，以後他家裏的人的生活，也由這裏給錢給米救濟。又跟徐廣梁談了一會兒，就命人將他的那匹黑馬備

上，自己收拾好了簡單的行李，連同寶劍，全都掛在鞍旁，僕人們都驚異，有的忍不住就問說：「大相公是要出外嗎？」鐵芳搖頭說：「不！我只進城着，今天還要回來的。」由廚房要了幾個饅頭也塞在包袱裏，他果真出了門，上馬揮鞭，就出村口往西，直奔城內，一到了東隴，他就看見了一片新年的景象，真是熱鬧。

走在昨夜所住的那家店門前，就見有十多個人都迎過來，其中有一個人，鐵芳認得他是柺子申飛的徒弟「銅頭李」，這銅頭李就搶先來說：「大相公！我們可都把傢伙預備好啦！我師父在裏邊已吩咐了我們啦！叫我們幫助大爺去拆羣雄鏢店，打死獨角牛！」鐵芳也不下馬，只問說：「你們看得起我嗎？」銅頭李跟他的朋友都齊聲說：「那能看不起大相公呀？」鐵芳就說：「好！今天就請你們都看我一人的，誰要是上前幫助我，誰就是覺得我武藝不高，我可就要跟誰翻臉了！」銅頭李等人一聽了這話全都不住發怔，鐵芳却微笑着，拱了拱手，就策馬進城去了，城裏的東大街却更是熱鬧，不過今天有兩件奇異之事，就是第一，對面來了早先就熟識的人，一見了他，就都趕緊避開，而不敢來招呼他，同時一些叫化子的人明明見他的馬走過去，可也不迫着他要錢。可的無論認識他的或不認識他的，今天沒有一個不是注意着他的，尤其都留心看他帶着的寶劍，每個人對他都是一臉的驚疑之色；這時，鐵芳早覺着有獨角牛的手下人在後邊跟着他了。他却從容不迫，將韁繩勒得更緊，不令馬向前快走，他左顧右盼，神情自得，彷彿是逛街似的，但是他見羣雄鏢店的大門附近，連一個賣年貨的攤子也沒有！人都躲開了，大概是想到這裏要有人拚

命，要緊毆，誰也不敢在這兒待着了。鐵芳稍微一側目，就見英雄店的買賣真是發達了，新刷的粉牆，上面寫着桌面大的黑字，是：「以武會友，崇保客商」。門前插着鏢旗，白布繡着一個綠色的犀牛的腦袋，還繡着「牛角爲記，各山讓路。」八個字，鐵芳不禁倒笑了。就下了馬，只見門前打掃得很乾淨，門前大板登上也沒有一個人，裏面刀槍架子發着光，樁子上繫着備好了鞍的馬有十多匹，可沒有一輛鏢車，鐵芳知道遠處已有很多的人在看他啦，他的態度就越發從容，牽着馬直到門前，就用鞭桿「吧吧」打了大門幾下，那窗上鑲着大玻璃的櫃房中，就有人說：「找誰呀？進來吧！」竟是婦人之聲。鐵芳冷笑着，向門裏走，繮繩仍不撒手，隔着玻璃向櫃房裏一看，見是裏外間，裏間是垂着棉門帘子，外間收拾得十分乾淨，滿牆上掛着刀，劍，釣，斧，却只有一個身穿綠襖紅褲的婦人在炭盆旁邊坐着做針線活計仰着臉來看他。鐵芳就問說：「掌櫃的在那裏？我要見見他，我叫韓鐵芳，找他有話說！」屋裏的婦人却說：「別說掌櫃的，連夥計都回家過年去了，有什麼話，等過了初六再說吧！」鐵芳却掄起來鞭桿「吧！嘩啦嘩啦」將一扇大玻璃就給擊得粉碎，屋裏的婦人連言語也沒有言語。鐵芳又將門前掛的那牛頭鏢旗摘下，用手搓成了三段，抽出劍來，到門前，將牆上的幾個大字全都砍爛了。重又進來，只聽那婦人說：「可了不得啦！」鐵芳又將馬盤在門環上，進去又把兵器架子給踢翻了，然後一回身，却見那婦人已經手提着一對雙刀出了櫃房，綠襖兒已經脫了，裏邊是水綠的緊身的小褂，下面的紅綢的大褲子繫着很緊的腿帶，腳穿的是一雙鐵尖兒的小鞋，幫兒是紅布的，納得也很結實，可惜她長得太難看了，翻鼻子，小眼睛，短眉毛，然而

却樣子很兇，她嚷嚷着說：「怎麼回事呀？你欺負人嗎？」鐵芳說：「我跟獨角牛相違半年了，知道他對於舊日的朋友都很好。」

我特意來給他道道謝。」又仰面一看，大門裏高高掛着一隻大燈籠，鐵芳一羣身，離開了地有四五尺，同時揮劍，把燈籠就給削下來了，又用腳連踏，就給踏扁了，那婦人却反倒進了櫃房裏閉上了門，跑進那裏屋去了，門帘掀處，鐵芳見那裏間藏着一大堆男子，還露出來刀光，鐵芳又將櫃房的門連踏了幾腳，裏邊！連那婦人都沒敢哼一聲，鐵芳這可真氣了，解下馬來，提劍出門，却見一些胆子大的好事的人，都擁擠到門前來了，都齊聲笑着叫說：「好！好！好！韓大相真好！」鐵芳就問說：「獨角牛的家在那裏？」人羣之中就有人高聲說：「就在後街，新蓋的屋子，路北的門兒！」鐵芳說：「請諸位朋友鄉親領着我去打完了他再去打官司！」遂即上馬揮鞭走開，後邊真有不少的人跟隨着，並且說：「他們鏢店裏住着二十多個人呢，全都沒走，也都預備着跟大相公打了，可是大相公來得太猛了，就把他們全嚇得不敢出頭啦，剛手的那個娘兒們就是花三嫂，若不是大相公？別的人只要瞪她一眼，她就饞不了！」說着，已到了後街，很窄的一條小巷，那裏新蓋的十幾間新房，很是顯眼，可是那門前站着兩戴紅纓的人，其中的一個，鐵芳認識他，正是府衙裏的班頭小雷公陶九，鐵芳騎着馬一進巷口，他就迎上來，笑着說：「韓大相公，你何必生這麼大的氣呢？千萬別聽拐子申飛的壞話，並不是獨角牛跟我作了親，我就護着他，是他真不能得罪大相公，因為早先彼此都是朋友嗎？」鐵芳却問說「誰跟他朋友？我早先就不認識他。不過如今我

倒是頗慕他的大名，特來拜會拜會他。」陶九勉強笑着說：「大相公走了一趟新疆，真是會跟人開玩笑了！我跟我姊夫獨角牛昨天就想要到莊上去……」鐵芳不容他說完，就瞪起眼睛來問說：「昨夜到我家裏去的那些個人之中，就有你麼？」陶九的面色不變，笑得更是利害，說：「大相公你把我看得也太不懂得規矩啦？難道十多年的差事我自當啦？你那裏是深宅大院，我就是拜會大相公去，也得是在白天，還得躲開你用午飯的時候，沒有現成的名帖，我們也得買一張紅紙，寫上職名，到那兒先遞到門房。……哈哈！那麼一來才像個拜客的，要是半夜裏去那可就成了賊啦！大相公你說是不是？」鐵芳也一笑，說：「哼！陶班頭，你在府衙多年了，咱們的認識也非自今日始。」陶九拱手說：「一向多承關照！」鐵芳又說：「我跟獨角牛當日結仇，以及我走後，他對我家的百般欺辱……」陶九故意詫異着說：「這可是，這可是，大概不至於吧？」鐵芳又忿忿地說：「昨夜我們望山村中去了一羣賊人，搶走了婦人，毆斃了鄉人……」陶九說：「哎喲！我怎麼不知道呀？」鐵芳說：「你那裏知道？你事先也不會知道！不過，班頭，你是當差應役的，你的兩眼也能看得出人來，我韓鐵芳早已將家財散盡，妻子早都不顧，我在這洛陽城若鬧出事來，至多以後不到這裏來，這還說得白晝，若是夜間，我雖不是個賊，可是我仍可以到你家裏去拜會你！」陶九的面色可真有點變了，還笑着說：「大相公真會說笑話！其實我倒是不怕你半夜光臨，無論你什麼時候到我家裏，我就是沒有菜飯，也得有好酒。」鐵芳突然跳下馬來說：「好！等我會完了獨角牛，我再去吃你的酒！」說着他就往門前去走。

但那另一個戴紅纓帽的人把胳膊一伸，就攔住了他。這個官人可連陶九那點假客氣也沒有，就沉着臉說：「喂！你知道王法嗎？這是人家的宅子！」說時手按着腰刀，氣勢汹汹。鐵芳却也冷笑，將韁繩放了手，寶劍向鞋底上磨了磨。陶九就跑過來，趕緊推開了那個人，說：「這是我的夥計小佟，他是新當差，不認識你，大相公莫要怪他，既是大相公今天一定要見我的妹夫……」鐵芳說：「你放心！我驚嚇不着你的令妹！」陶九說：「我妹夫真沒在家……」鐵芳說：「他沒在家我也要進去，因為昨夜他到我家裏去了。今天我得來回拜！」說時上前「咳」地用腳踏門，那小佟已經抽出腰刀來了，但陶九又向他直擺手。鐵芳見門閉得緊，踏不開，他就一蹬跳到了牆頭，小佟揚着刀向他的腿就砍，但他却早已跳到院裏，喝一聲：「獨角牛出來吧！我要會會你！」此時兩個官人倒在外面「咕咚咕咚」地推門，鐵芳直走向裏院，口中連說着：「獨角牛出來吧！你出來吧！」他手挺寶劍飛似的闖進了北屋，北屋中就有幾個女人驚叫着，往裏屋去擁擁擠擠地跑，鐵芳反倒止住了脚步，擺手說：「你們都不要跑！我只找的是獨角牛，不能傷你們女人！」就有一個年輕豔妝的女人，由裏間又畏畏縮縮地走出來，說：「他真沒在家！韓大相公你改日再來托他吧！」又臉紅了一紅說：「韓大相公大約不認識我了吧？你還記得蝴蝶紅嗎？我們是乾姊妹，我早先的名字叫小桃花，上個月才到了這兒來！」鐵芳點了點頭，又問說：「獨角牛他往什麼地方去了？」小桃花說：「他是判靈寶縣去啦！得過了年才能够回來！」說話時眼珠兒可是一轉，並且把嘴向裏間一努，鐵芳倒不大明白了，這時外邊的陶九等人也都爬了牆，進到院裏，陶九還嚷着說：「大相公！你要這麼

辦可就不對啦！是叫我們爲難！」他直追到了屋裏，拉着鐵芳的胳膊說：「不信我就領你到各屋中去看看，我陶九以後還要跟你大相公見面兒啦，那能够跟你說假話？」說着，他就真拉着鐵芳進裏間，進套間，全都看過了，真沒有獨角牛的蹤影，只是小桃花之外還有一個三句上下的婦人，陶九給引見了，原來這就是陶九之妹，獨角牛之妻，再有就是幾個僕婦樣子的女人了。鐵芳倒覺得很難爲情，向幾個婦人連道：「驚擾！驚擾！」身子便又退到了外屋。陶九隨着他出來，笑着說：「怎麼樣？我沒有跟你說假話吧？我妹夫他真是前天就走了，沒在家裏。要是他在家，有我在這裏，我想他也沒有什麼不敢見你大相公的！」鐵芳又不住冷笑說：「獨角牛娶了你的令妹，可真是娶得值，你這個當舅爺的，不但能够護庇着他，還能够替他遮掩臉面。可是今天我到他鏢店裏，那裏只出頭了一個女人，我來到這裏，又見到的是他的妻妾！」陶九笑着說：「喂！韓大相公你可看明白了一點，我可都快留鬍子啦！我可不是娘兒們！」拍了拍鐵芳的肩膀說：「要說我護庇着他，還不如說我是護庇着大相公，真的，我不願說明白啦！既然大相公你連我也疑惑了起來，那麼我這兒倒有一件東西，要請大相公看看！」說着，由懷中掏一個小包兒來。

打開，他拿着，展開叫鐵芳看。原來是知府發給他的一張籤票，就是叫他捉拿在靈寶縣的殺人惡犯韓鐵芳到案，只是一張新紙，上面蓋的硃印也很鮮明，可是所填的日子却是前幾個月的。陶九叫鐵芳看了一眼，就趕緊又收起來了，他悄聲說：「大相公看！我倒底是護庇看誰？我護着獨角牛，不過是怕我的妹妹成了寡婦。我護着大相公，說老實話，以後我有什麼爲難之處，還要求大相公在人財兩面兒幫忙。再說靈

寶縣，在上半年死的那個余旺，外號兒叫作金刀太歲，本來就是個強盜，那次跟他們鬥毆的人，老說是新疆來的春龍大王，也是個女強盜，強盜殺強盜，認真說：我們不願管，與你也沒有相干。可是誰叫春龍大王沒處找了？你是當時在場中的人物，說你是兇犯，你可也無言分辯，這件官司只要打上就不能輕！」鐵芳說：「這很容易？請你就把我帶到府衙去吧？我去見見知府。」陶九說：「要是這麼辦，我還用稱呼你大相公嗎？你聽我說：大相公你這次回來的事，我們早就知道了，可是我們不但不到你莊去，還沒去稟報知府，這不獨是我一個人，連我的夥伴們也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睛，因為全想以後跟大相公交個朋友！」鐵芳擺手前：「不必！你們就公事公辦好了！我不找着獨角牛我決不走，只要找着獨角牛，我還是就不能輕饒。你們自管捉我，只是不能擾亂韓家。我再同你說：金刀太歲余旺實在是我殺的，我確實是靈寶縣要拿的兇犯！」說時，就進步走出了屋，只見院中的那個捕役小佟，才中仍然執着刀，要攔他。陶九却追出來說：「不用攔！叫韓大相公走！只是！大相公！你出這門兒的時候，請想一想，我姓陶的真是很够面子了，以後再有什麼事，我沒辦法的時候你可別怪我！」鐵芳一聽，陶九的言調很利害，便不由得氣往上頂，然而一想：自己的母親玉嬌龍，生前縱橫江湖二十年，從不與衙中的班頭捕役動手，雪瓶也是幼承她的這個教訓，於今自己又怎可任意而為？便壓上了怒氣，又隔着兩廂屋子的窗戶也都看了，也沒有獨角牛的蹤影，他料想獨角牛必是不敢在家中居住。便往前院去走，那陶九就追來替他開了門，他出門時，陶九還在他的身後邊說：「依我的注意，還是無論誰出錢，擺一桌解和的酒兒，今天韓大相公的氣兒也出啣，

以後跟獨角牛見了面，就是能够客客氣氣地說話才好！」鐵芳沒有言語，見黑馬仍在門外，他就騎上去，走出了小巷，巷口外的一些人見他出去了，就都圍住了馬問他，鐵芳就說：「獨角牛沒在家，但我想他必是藏在城中，誰要能够將你藏的地方告訴我，我就先酬銀一百兩，若是能够將我家中昨夜被獨角牛搶走的婦人我看，我是更有重謝。」他說畢，將劍插入鞘內，就又馳馬到了大衙。

第十七回

孤舟快語謝絕情絲

野店良宵撮成佳耦

今天的事，是讓鐵芳的心中更加着不痛快了，想不到獨角牛竟躲避起來，而讓地的妻婦陶九出頭，陶九又是個利害的人，臉上和藹，說話却很硬，他是要想讓鐵芳怕那一張籤票，反而去向獨角牛，低頭賠罪。把韓家昨夜所遭的事，趙大個子的死，荷姑失蹤，也都抹去不提了。以後鐵芳還得隨時供給陶九錢用。這口氣就堵在鐵芳的胸中，但却沒有適當的辦法。他想到酒樓中去飲幾盅酒，可是因爲明天就是「除夕了」，酒樓飯鋪全都封了皂。他騎着馬直到西門，由西門又折了回來，對面遇見城中的李富商，也就是他走後，最關照他家中人的那位李老伯，人家都命車停止了，在車裏叫着「賢姪！賢姪！」他却恍如沒有聽見，策馬疾疾地走過去，但心中是非常歡仄的。又遇見柺子申飛的徒弟跟朋友，那「銅頭李」攔住了他的馬頭，說是：「申師傅由店裏搬回他家裏去了，請大相公快去一趟！」鐵芳點了點頭，就騎着馬隨着他們去走。出了東門，到了那條「舉人巷」裏，到了申飛的家中，馬叫申飛的徒弟在門外看着，他進去見了申飛，

只見申飛窮得連一張炕席也沒有了，真是除了他的那根拐子，跟一個賣野藥兒的木匣子，就別無長物。申飛仍穿着那件帶着血的鐵芳給他的棉襖，扒在炕上不能夠起來，面色蒼黃，可是歡笑着說：「韓大相公你剛才辦的事真漂亮！獨角牛是塌了台啦！羣雄鏢店的鏢以後是闖不開了！」鐵芳說：「只是見不着獨角牛，我的氣真難出。」申飛悄聲說：「我知道，剛才我的老婆回家來了，告訴了我：獨角牛因為跟知府的少爺是拜兄弟，他現在就藏在府台大人的宅子裏了。聽說要在那兒過年啦！今天大概就把他的老婆跟小桃花都接了去。他們本來是想要叫陶九捉你，可是不怕你，却怕的是春雪瓶，因為聽說你的那位太太是來無蹤，去無影，慣於黑夜取人的首級，使得他們有點心驚膽顫。可是今天的這口氣他們也不是就忍下去了，前天小哪叱便走靈寶，請他的師父老劉崑去了，還許勾來戴閻王家中的打手，那時你望山村韓家莊可也就倒了楣，你大相公的命也要不保！」銅頭李也進來這樣地說。申飛又說：「我老婆剛才回來，是吓嚇我，叫我在家裏養養傷，別再出去胡鬧，並勸你大相公急速躲一躲！」鐵芳冷笑了笑說：「我若是怕他，剛才也不去砸他的鏢店了！」說畢這話，就坐在那冰涼的炕頭，不住地發怔。他的心中更作難了，因為雖知道了獨角牛所藏的地方，可是自己決不能去攪鬧知府的家宅。尤其慚愧就是想知府跟陶九不敢即時捉我，也是沾了春雪瓶的光。再有，若是不等着老劉崑來決個高低，那自己真成了個沒用人，連春雪瓶的大名都得隨之而低落，家中還不定要遭什麼欺辱！

他想了半天，就說：「我等著劉崑來吧！可是你千萬囑咐你的朋友們，到時不要幫助我，以至爲我受

累，可是……」他又把昨夜家中所出之事說了，關於荷姑的下落，他却請申飛趕緊派人去尋找。申飛聽了這件事，更是生氣，就罵着說：「獨角牛一面藏避起來，一面却又發人用鏢傷了我，還攪你的家，搶去了娘兒們，他是個什麼東西呀？」鐵芳却說：「等着吧！過了年再說！」銅頭李應說這就去同着朋友各處找那荷姑，鐵芳拱手拜托了，又給申飛留下幾兩銀子，他就騎着馬離開了這裏，直回望山村。回到了家中，一看，邢柱子也來了，徐廣梁挑選了莊中的壯丁刀棍，教他們到夜間如何防賊，並看毛三那樣子不行，就另派了四個打更的人，都預備着梆子，按着更數兒打，但是有賊人來的時候就緊敲不斷，同時邢柱子預備着一面大鑼，梆子一緊敲，他的鑼也就緊敲，莊丁便全出來捉賊。將四圍的院牆上也都紮上了荆棘，賊若是想爬牆，就得先將兩隻手扎破。鐵芳現在對於家中倒是放了心，只是胸懷悶悶，尤其是一聽見了對面趙大個子的媳婦的哭聲，或是聽見他自己之妻陳芸華的木魚聲，他就更加急躁。最覺抱愧的是荷姑之事，他想着：「我若是不回來，荷姑倒是很平安，我回來了還不到三天，她就又重陷於盜賊之手了」到傍晚時，出去找荷姑的人就回來了，都說是一點下落也沒找着。這更使得鐵芳氣忿，着急。當晚，也許因為徐廣梁防夜得好，竟無事發出，鐵芳很安靜地睡了一夜。次日，他的精神充足，從早晨起，就騎着馬，往南走出了五六里，往北又直走到大道，往東涉着淺水過了洛河，逢人就詢問，結果也是沒有荷姑的下落。回到家用畢午飯，又歇息了些時，他就又騎馬去進了城，來到英雄鏢店的門首，却見兩扇大門都闔上了，牆上被劍砍的痕跡，也都用白灰給掩蓋住了，街上是十分熱鬧，因為今天已是「大年三十」，今晚就

是「除夕」，按照習俗說，是：家家都閉着門，爲是讓財神進去，人人都不睡覺，名曰「守歲」，每個鋪戶都派夥計去討賬，到了子時三更才閉門歇息，到明年元宵節的時候才能够正式開張，所以今天的人都在街上走，買物件的，辦食品的，閒遊的，每個人都十分高興，可是也都兩眼發直，又加上鐵芳一進城就下了馬，也在人叢中擠，所以沒有什麼人注意他，他忽然間想起應當往琵琶巷裏去走走，到那裏，也許能聽出點什麼事來，於是，他就牽她馬轉過了十字大街，進了一條胡同，又轉了兩個彎兒，便來到了他的舊遊之地，琵琶巷，這时的天色已經不早，巷裏愈覺得黃昏，也沒有那些閒漢在這兒徘徊了，一家家妓院，毫無管絃之聲，門燈也都沒點，顯得十分的冷落，最裏邊的一家門前有幾個人正吵嚷着，原來是要賬的人，不知是跟妓女，還是跟毛夥兒吵了起來，結果倒是沒揪打起來，要賬的人就氣惱着往這邊走來，嘴裏胡罵着，說：「春天夏天買花兒，冬天又買栗子，到了年底，可連一個錢也不還給我們，他媽啦個……這輩子當密姐，下輩子還得讓你當密姐！……」鐵芳迎近兩步去看這人，這人也就扭着臉直瞧鐵芳，忽然他大笑着說：「噯呀！原來是韓大相公呀？」

這個地方兒，你幹什麼還來呀？」鐵芳認出來這人早先在琵琶巷裏賣花，當前半年，自己作主叫蝴蝶紅跟了范彥仁從良，送別之時，自己還從他的籃子裏買了一枝榆葉梅給了蝴蝶紅……這舊事在鐵芳的腦裏一閃，鐵芳便也笑了笑，就說：「我因爲沒有事兒，所以才來此散散悶。」賣花的說：「大相公難道不知道？今兒是大年三十呀？闍老爺們都回家過年去啦，姑娘們也都到了領家兒的家裏去了，只有幾個窮密

姐兒沒處兒去，還在這兒窮膩着。剛才我來要賬，一個錢也沒要來，倒要來我一肚子的氣！」鐵芳把他拉到了一邊，說：「我問你幾句話，獨角牛是不是有時還到這裏來逛？」賣花的說：「他要是來，怎麼能够把小桃花接出去了呢？不但這，小桃花跟了他，他還是瘤着一條腿，坐着車，常來不斷。早先他是吃着這個地方，訛這個地方的。現在他可真捨得往這兒花錢，人稱呼他爲老爺啦！你說早先誰瞧得起他？不想你的那一劍，倒把他砍得時氣轉好啦？他常跟着知府的少爺一塊兒來逛。」鐵芳就問說：「你知道他現今還在知府的家中住嗎？」賣花的却說：「知府可跟他沒有這麼大的交情，他雖巴結上了少爺，可還沒巴結上老爺呢！大年底的，人家府衙的內宅那能容留閒人？他早就搬出去了！」鐵芳趕緊問：「他是搬回家裏，還是搬到鏢店去了？」賣花的說：「老劉崑還沒請來，他敢回家，鏢店裏他也不敢去住，因爲惹不起花三嫂。他那個鏢店，早晚得被花三嫂跟小哪叱奪了過去！」鐵芳就問：「那麼他到底在什麼地方住着？」賣花的說：「韓大相公你給我留這條命吧！我也恨獨角牛，可是我不敢惹他！」鐵芳說：「不是叫你去惹，只請你將他住的地方告訴我，我得見他的面去講講！」賣花的說：「大相公你可一定不能跟他去講呀？」鐵芳說：「那也決連累不着你。你告訴了我，我身邊有銀票，當時就給你五十兩作你的本錢！」賣花的笑着說：「我那敢淨使大相公的錢呢？以後只求大相常常照顧我就得啦！」遂悄聲說：「剛才有人來這兒的春風院，跟毛虎打聽金喜兒跟小順子的領家的地方，說是府衙的陶班頭要叫她們去陪酒，我想那裏多半就有獨角牛在內，還許有別的人，人必定還不少，」鐵芳又問說：「陶九住在？……」賣花的指着說：

「南邊，雷公巷，要不然他的外號兒爲什麼叫小雷公呢？」鐵芳忽又問說：「我的這匹馬，你若能够找個地方替我存起來！可千萬不要叫人知道是我的馬，我就加給你二十兩，」賣花的說：「這容易呀！西街上李家車店跟我最熟，他那裏有馬棚，有現成的草料，我就說這琵琶巷來了個外鄉客，在窩子裏住下了，他的馬沒地方存，叫我找個地方存這匹馬？我看也是很平常，誰能想得是韓大相公的？」鐵芳點頭說：「好！就這樣辦！可是這時天色都快黑了，城門恐怕要關上了，今晚你給我找個地方去住才好？賣花的指着說：「春風院，那裏邊的人沒有一個人不認識你，不想你的，我帶着大相公去，叫他們把美鵬找來，美鵬那姑娘兒你還記得嗎？大相公不是先認識她，後來她才認識的紅蝴蝶嗎？她要是一聽說大相公叫她，她還得不趕趕忙忙地梳妝打扮，跑來陪着你過大年夜？鐵芳說：「我不是要這樣，我是想找個地方暫且待一會兒，天再黑些時。」

我就去找獨角牛。那個地方，須要沒人認識我，我可以多多送給他錢。」賣花的說：「那除非大相公到我的家裏去，我家裏只是個老娘，她又不認識大相公。院裏有一家隣居，也是一個老娘，帶着個兒子，兒子又是個瞎子，整夜彈着一把絃子，在街上去算命，今天除夕，他的買賣更得忙。我們那兩扇破門一夜不關，大相公你愛什麼時候出去，回去都方便。」鐵芳說：「好！那麼我就到你家裏去打攪打攪吧。」賣花的說：「可是屋子太窄，又太髒。」鐵芳搖頭說：「都不要緊！」於是鐵芳就牽着馬，隨着賣花的離開了這裏，走到西街上的那李家車店門首，鐵芳將馬上的一隻行李和一捲寶劍解下，就叫賣花的將馬牽進裏

去，少時賣花的出來就帶着鐵芳又走，就到了他的家。他的家幾乎靠近西城根了，地方很是僻靜。他家裏果如他所說的，只有他的老娘，還正在生着病。鐵芳先由身邊拿出來銀票給他，他就喜歡得嘴都閉不住，他又跑出去了一趟，買回來了肉跟饅頭，酒跟肉菜，他就跟鐵芳對坐在炕頭吃吃喝喝。他先提說蝴蝶紅，原來在兩個月之前，蝴蝶紅還來到洛陽一回，她的丈夫在汜水縣，大概是在那兒做了典史，她也是個官太太，兩口子是一塊來的，專爲來拜謝韓大相公，可是因爲聽說大相公出外去了，他們就在城裏住了兩天，又走啦……然後，這賣花兒的又提到了獨角牛，賣花的說：「大相公再把他的那條右腿砍折了，也就算出了氣了，不必非得要他的命不可？」鐵芳却說：「那都好辦，我的手下原也想留點情，不爲己甚，只是他得把由我家中搶去的那人的下落說出來，就行！」賣花的就很詫異好說：「他們從大相公的家裏搶走了誰啦？」鐵芳只顯出來怒色，把頭搖了一搖，話却不暇細說，吃過了酒飯，差不多就有二更時分了，賣花的又東拉西扯地談閒話，鐵芳只是想怎樣到陶九的家中，怎事對付獨角牛的事，以及萬一劍下傷了人，可怎樣逃出此城，直過了三更，他就振作起來了精神，將長衣服，行李捲，全都寄放在這裏，他就又向賣花的詳細詢問，由這裏往雷公巷怎樣走，以及陶九所住的那個門兒是什麼形式，他就揀着寶劍走了，洛陽歲暮的天氣，已有些暗意，但天黑如墨，繁星微少，連一線的殘月微光也沒有，胡同跟大街都很黑，也沒有什麼人，沒看見一隻燈籠，因爲商家要賤的人也都在家裏去了，而家家戶戶也正在做飯，守歲，或正在賭博，爆竹之聲可一陣陣的響，大概都是小孩子們熱放的，鐵芳尋着路徑就往那雷公巷去走，不多時便找到了

並且找着了陶九的家門，雙門却閉得很嚴，鐵芳此時的精神極爲興奮，就暗目冷笑着，心說：獨角牛，你萬也想不到我會來吧？抽出寶劍，劍鞘立在牆角，遂就扒上了牆，有院中無人，他就輕輕跳了進去，陶九這所房子很是窄小，院中還住着鄉人，正在「咚咚咚」切着白菜，預備包餃子，正房當然是陶九居住了，一共是三間，東裏間有孩子的哭啼聲，還有婦人哄着說：「別哭啦！再哭麻虎子可就來啦！」外間沒關着門，擺着供桌，當中掛着文武財神的像，點着兩隻臘燈，燈花可結得很長，把光壓得幾乎沒有。

桌子前還有一幅桌帘，繡着花，已經破舊了。那西裏間却是「么呀？」「六呀？」正在擲骰子賭錢。有嘻笑聲，有談話聲，還有長歎聲，十分雜亂，屋裏至少也有六七個人，屋門可閉得很緊，由門縫還可以看見裏面是插着插闔了。鐵芳將身子一伏，就鑽進桌子底下，寶劍向前，準備着防禦，耳却專一地向那賭錢的屋裏去聽。那屋裏有人是在拚命地賭，輸得直拍桌子，有的却好像在旁看看，還不在歎氣，只聽分明是陶九的聲音，說：「來！你喝茶吧！愁什麼？明天劉老師不到，後天也准來。又有這些朋友，一百個他也是不行，到那時不是就把你這口氣給出了嗎？」好像那被勸的而歎氣的人就是獨角牛，又聽中間雜着婦人「格格地」笑着說：「我怎樣淨擲么呀？」旁邊有兩個漢子也都勸，一個說：「掌櫃的你自己來擲吧！我把你的錢可都快要輸光啦！你不必愁！明天大年初一，我要找一點彩氣，劉老師要是不來，我就去到望山村，把他韓鐵芳，砍成肉醬，拿了回來叫金喜兒給咱們包餃子吃！」婦人就說：「呀！那可就嚇死我了！因爲你們這句話，以後我真連餃子也不敢吃啦！還敢包嗎？」忽然獨角牛囑咐着說：「金喜兒！你聽了

這些話，明天可不得在外面去說！……」旁邊陶九就代金喜兒說：「她不能夠！其實說出去也不要緊，咱們現在是誰也不怕了！」獨角牛就說：「我心裏不痛快的也就是爲這個，韓鐵芳我倒沒把他放在眼裏，劉老師來了，管包那小子得吃虧，」陶九說：「劉老師要是不來也不要緊，在大新年，我的手足不願意摸鎖鏈，等到過完了初二，我祭完財神，我就立刻請他到監裏去坐坐，」獨角牛說：「咱們怕的不就是春雪瓶嗎？」他一說出了「春雪瓶」這三個字，緊跟着他就又歎了口氣，同時別的人也都不說了，連擲骰子的聲音好像都小了，室中沉寂了一會兒，忽然那個妓女金喜兒，又驚訝又笑地問說：「你們說的那個春雪瓶到底是誰呀？你們爲什麼怕他呀？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嗎？」就有一個粗嗓音的漢子說：「春雪瓶跟你是作一樣生意的！」這樣的話，灌到鐵芳的耳裏，他真比受了什麼欺侮還要生氣，他就鑽出了桌子，站在門外，又向裏去聽，就聽陶九說：「明後天劉師傅就是不來，也准能够曉得春雪瓶的行蹤如何，假若長安以東，沒有人看見過那丫頭，咱們就趁早兒收拾韓鐵芳，早晚是得這麼回事，光顧忌會子也是不行！」

這時鐵芳就先用劍去撥那門插關，忽然被屋裏的人覺得了，就驚問了一聲：「外邊是誰？……」鐵芳就抬脚猛刀一踹，只聽：「轟」的一聲，兩扇門立時就被踢開了，他挺劍進去，只聽那金喜兒「呀」的一聲如殺了鷄似的尖叫，獨角牛驚得也站了起來，紫臉下顯得發光，腦門子上歪長着的那個肉瘻子紫得也像是一大顆葡萄似的。他說：「啊！韓鐵芳你……」陶九還擺手說：「有話好說！」鐵芳却連半句話也不說，掄劍就向獨角牛砍去。獨角牛要跑，但屋子又太窄，立時就躲不及，慘叫了一聲倒下。還有三個大漢，

一齊去抽家伙。鐵芳却向後退了一步，站在門外，向裏邊問說：「快告訴我，那荷姑被你們搶到那裏去了！不然我還是不能够跟你們干休！」這時裏面已有人將一張八仙桌踢翻，擋住了門，不讓他再進來，同時一隻豆綠色的瓷盤盆子，又驀向鐵芳打來，鐵芳閃開，盤盆子就落在磚地上，「吧」發出了一聲巨響，摔了個粉碎。金喜兒哭着號叫。那兩條漢子，都已找着了刀，齊喊聲：「韓鐵芳小輩休走！」陶九也不知拿着個什麼銅東西「當當當」的亂敲了起來，鐵芳却已提劍走了出屋，見那鄰人也把屋門關上了，燈也吹滅了。鐵芳跳出了牆去，摸着了劍鞘，剛要走，就見裏面已有人提刀跳到牆上。鐵芳一聲身掄劍，當時砍得那人「咕咚」又摔落在牆裏。同時又有兩個人都上了牆，一同掄刀向下來砍鐵芳，其中的一個還隨打隨說：「鐵芳小輩！你還認得我花豹子太爺嗎？」鐵芳舞劍向上抵擋，那兩個人又先後都跳到了外邊，分左右與鐵芳廝殺，鐵芳以單劍削戳劈刺，身驅前後飛騰。霎時又有一條漢子扔了刀躺下，那花豹子却虛晃一刀跳上了牆，旋即又跳到院裏，隔着牆却又冷笑着罵着，說：「韓鐵芳小輩！你敢再到院裏來嗎？諒你也不敢。」鐵芳却不理他，提劍急急去走，轉過了兩條巷，倒未覺得身後有人追來，他就將劍收入於鞘內。又急急去走，就回到了賣花的家中。那賣花的正在坑上數銀子呢，一見了他，就直着眼睛問說：「韓大相公！怎麼樣啦？獨角牛是在那兒了嗎？你們見了面沒有？」鐵芳當時不回答，坐下喘了喘氣才說：「明天你就能知道了，！但明天一清早我就要出城，隨着，你就到車店裏取了我的馬，送出西門，走不遠，我必然就在那兒等着你啦，我將馬接過去時，還要重重謝你！」賣花的笑着說：「得啦！大相公別再賞我錢啦

！大相公給我的這錢，足夠我花兩年多的了，也够給我老娘治病的啦！」他把銀子跟錢全收在破被褥的裏邊。待了會，外面「玲玲」的有一陣撥弄絲絃之聲，鐵芳不禁一陣愕然，以為是誰在彈琵琶了，後來才聽出是彈絃子的聲音，又有竹桿「答答」的敲着地響，賣花的就說：「我們鄰居那個算命的瞎子回來了……」

鐵芳說：「你去領他進門來，順便把門關嚴些！」

賣花的人下了炕出去。鐵芳這裏就聽他跟那個瞎子談話，瞎子倒還很客氣，鐵芳的心中不禁惘然。待了一會兒，賣花兒的回到了屋裏，鐵芳就又從懷中取出來一張銀票交給他。賣花的詫異着問說：「怎麼大相公又要給我錢哪？」鐵芳說：「這不是給你的，這是我給瞎子跟他的老娘的。但須等我離開你這裏，你再交給他，免得他們母子又來向我道謝。」賣花的都一一答應了。當下鐵芳略睡了一會兒就醒了，天色才近黎明，可是就聽見外面有人打門，鐵芳就趕緊推開賣花的出去看，並囑咐不要叫人進來。賣花的一出去，鐵芳就聽他見了那打門的人，就互相地大聲笑着道「新禧」祝「發財」，可是越談兩人的談話聲音越小，並聽賣花的還直詫異地說：「是嗎？……哎呀……該……這算是給咱洛陽城除了一害……韓大相公可真有本事……他這次回來就沒有往琵琶巷去，我也沒見着他……老娘病着，拉了一炕的屎，我也不讓你進來了？好！好！下午見！下午見吧！……」又聽見關門聲，搬石頭聲，腳步聲，賣花的就回到了屋裏，吓得他的臉色都白了，他說：「韓大相公你那件事情辦得痛快，可是你怎麼能够走呀？剛才來的那是我的表兄，他是個趕車的，他來趕車兒給我拜年，可是他說陶九帶着十多個人站在十字大街上，知府也派了人分把住了四門

，專要捉拿大相公你，這可怎麼好呢？」鐵芳態度倒依然平常，說：「不要緊！我還是這就走開才好。」說着就要起身出屋，賣花的却把他抱住，急急地說：「天都快亮了，大相公你這要走，不是自投羅網嗎？給獨角牛抵了命你可真合不着，我想大相公索性在我這兒再待一天，到天快黑的時候再出城，等我工夫，我也出去細打聽打聽去。」鐵芳却說：「我在這裏，倘若被陶九找到，我實在對不起你們母子！」賣花的說：「不要緊！無論如何我也不能放大相公走，受人之財，與人消災，再說大相公作的又是行俠仗義之事？我這個家，陶九決尋不到，別人更不信大相公能在我這個破家裏藏着。除了我表兄，也不能再有人給我拜年的啦！瞎子今天也不能出去算卦，大相公就在這兒安心再待一天，等到天晚了，陶九那些人也疲倦啦，你再走！」鐵芳想了一想，也就又坐下了，將寶劍也藏於被褥之內，賣花的就趕忙給做飯，做好了飯，與鐵芳一同吃了，他的那個犯了老病兒的母親，却連一點飯也吃不了，鐵芳都很替這賣花的人憂慮，說：「我今天就應當走，因為我走了之後，你可以請來大夫給你老娘治病！」賣花的說：「我老娘的這個病，也不是吃了藥就能夠好的，可也不能夠死，咳！韓大相公！你就別關心着我的事啦！現在還是你的事情要緊，我這就得出去打聽打聽去！」說着他把屋門鎖上，做爲是屋子裏沒有人，把鑰匙却交給了鐵芳，他就出去了，鐵芳在屋中枯坐着，十分地煩悶，時時得去添地下的一隻黃泥的小火爐子，爲的是怕它滅了，賣花的母親又微弱地呻吟着，說是要喝水，鐵芳也就趕緊給倒了水，親自服侍着這位病勢很重的老婦人了。

就如同服侍有自己的娘親一樣，他的眼淚不住在眼眶裏亂轉，那老婦人也沒看他是誰，喝下去兩口水，就又把眼睛閉上了，鐵芳在這裏直待了多半天，天色都過午了，仍不見那賣花的回來，他的心中倒不禁疑慮，又過了許多時，賣花的方歸，這次他比早晨更爲驚慌，簡直滿頭是汗，隔着窻向鐵芳要過去鑰匙，開了鎖進屋來，又趕緊把門鎖上，鐵芳就問說：「怎麼樣了！」賣花的踩着腳說：「咳！還不如依着大相公的主意，早晨你就走啦！現在是更不好辦了！老劉崑那些個人剛才都由靈寶縣趕來了，現在都進了羣雄鏢店裏去歇着，這次來的人很多，馬匹就無數，我跟他們的鏢店裏的一個小夥計熟識，我就都打聽了，這次來的除了老劉崑，小哪叱，這些人不算，還有一位釣俠呂慕岩老師傅，據說他的兒子是死於大相公跟什麼春雪瓶的手裏，他要順便來此報仇，他的武藝不在劉崑之下，還有呢！托得塔李平，飛夜叉張保，鈎鏢槍焦衰，更有一位有名的人物，年紀不過二十來歲，名叫小山神柳三喜……」鐵芳一聽，倒不禁冷笑，心說：「說不定連黑山熊都來了，這倒好！多都是西路聞名或會過面的人。」賣花的又說：「大相公你就是武藝好吧！可也決敵不過他們那些人呀？」我怕今天晚上你還是難以出城，等到明天，一清早許多人趕着往財神廟去燒第一股香，那時南城門口的人一定擁擠，大相公要是再換上我的衣裳，或者還能够混得出去，你的寶劍跟馬可是全都不能帶着。」鐵芳說：「到時再設法，如今我是一點也不慌張，我本來未把那些人放在眼裏，這也並非是我自誇武藝高強，實在那些人都是我早日的對頭，我本應當在西路上就與他們拚鬥，如今他們趕到這裏來與我拚鬥，和在西路上時是一樣，誰有本事誰就占上風，我若是武藝不濟，喪命在

他們的手裏，也毫無怨恨！」賣花的連連擺手說：「合不着！合不着！大相公你還是忍耐些氣，想法子離開這兒吧！回到你莊宅裏，那兒的房屋多，什麼地方都可以藏，他們大概也就不找你啦！」鐵方冷笑着又說：「你也不必替我憂心了！請你再出去替我打聽打聽他們都在準備着什麼啦？」賣花的說：「因為昨夜獨角牛跟他那趕車的！又是他的保鏢的都已身死，城中遍處捉拿大相公，誰都知道了，都連這大年初一也不能安心過了，街上紛紛談說，要打聽點什麼倒也容易，可是我的心虛，我只能聽人談，却不敢多嘴，跟人多打聽，」鐵芳說：「你只要能够聽些來告訴我就行，我關心的，就是我的家中，不知道他們去攪了沒有」賣花的說：「對啦！那麼我就趕緊再去聽聽！」鐵芳又囑咐着說：「可是快些去，快些回來」賣花的連答應着，就又走了，他這次去得時間更大。快到黃昏的時候，他才回來，說：「陶九帶着人到太相公的家裏連去了兩次，」鐵芳問說：「他們去攪了沒有？」賣花的說：「他們在知府的跟前當差，去拿人可以，那能去攪人的家宅呢？可是那老劉崑……」鐵芳就急急又問說：「怎麼樣？」賣花的說：「他們也到你莊裏去了聽說也沒有什麼，不過大相公的家裏有一個姓徐的跟他們說翻了，打了起來，被老劉崑打傷。」鐵芳一聽，就不禁面現怒色，又問說：「他們是同着官人，還是他們一夥人自己去的？」賣花的說：「他們是分着去的，陶九那些人還好辦，只是他們太兇，我看見了他們的幾個人，全都橫眉立目，簡直都是強盜，現在翠雄鏢店的大門前可不得啦，牆上的字不是被寶劍全給砍爛了嗎？今兒半天的工夫就都寫好了，門前的鏢旗雖然不能掛上了，可是另拿白綢子上寫了「靈寶劉」「灞陵李」，兩面大旗，門燈就掛

了三隻，把大衙都照得發亮，現在裏面是刀杓亂響，大蠟子的酒，整個子的豬全都抬了進去，那花三嫂打扮着得簡直跟花蝴蝶兒似的，今兒一天就淨在門前站着，老劉崑快六十歲啦，可是永遠瞪着兩隻大眼睛，在門前指手劃腳地罵了半天韓鐵芳，那樣子可真是够你惹的！」鐵芳此時的心中是極度地氣忿，一因劉崑牽衆攪亂了他的家宅，二因師叔連枝箭徐廣梁此時受的傷還不知道重不重，並想着自己從來未得罪過老劉崑，而且頗爲景仰他的名聲，只爲戴關王，獨角牛二人之故，他就前來尋隙，可知他必是個兇橫的老匹夫，尤其是柳三喜，也太逼迫我之，我更得去和他鬥一鬥！看了看屋外的天色還沒大黑，他就向賣花的說：「我這就要走！」賣花的驚詫着說：「今兒你能够走得嗎？不如索性再住一天吧！」鐵芳說：「那只怕永久也不能够走了。」說着，他從從容容地將他的那個行李捲兒就摺在背後，手裏拿着連鞘寶劍，賣花的說：「大相公你這個樣子不能出城呀！」鐵芳搖了搖頭說：「不要緊！」更囑咐說：「無論如何，你得把我的那匹馬送出城去，我人都可以死在這裏，馬却不能留在這裏。」賣花的也不知道他爲什麼把那麼一匹黑馬看得如此之重就說：「城門可就快關了，今天初一，城一定關得早，又有大相公鬧的這件事！」鐵芳對此却發愁了半天，然後就說：「你就將馬備好，牽着到那車店的門前等着我吧！你全不用管了！」說到這裏，他的面上顯出一說森厲之色，賣花的只得連聲答應說：「好好！」鐵芳又拱才說：「此次我如能得逃脫，我們將來還許能够見面，我若脫不開，死在這裏，那我就謝謝你此番幫助我的美意了！」賣花的說：「咳！大相公怎麼說這句話呀？」鐵芳又說：「明天千萬請大夫給老伯母治病。」說着他就走出，自己開

了門，急急地走，出了小巷，他就一直去奔東大街，這時天色又已薄暮了，城中的景象與昨夜大不相同，家家戶戶都關閉着門，店鋪裏也沒敲擊什麼慶祝新正鑼鼓，大概也因是昨夜守歲，全都沒睡覺，今天又都忙着過年，明天早晨還得趕着上財神廟，所以此時人都睡了，街上冷冷清清，鐵芳直走到了羣雄鏢店的門首，竟連個尋更的人也沒遇着，但鏢店之中却燈光煥然，那櫃房的窗上玻璃也換上整的了，裏面有人大聲的密拳，鐵芳此時竟是一點也不細加考慮，就將劍亮出來，劍鞘就扔於地下，他怒氣飛騰，直闖進了鏢店的大門，用脚將櫃門的門踢開，挺劍向裏邊高聲問說：「我要見見那一個是劉崑！」

他這一聲喊，將屋中的滿滿兩桌席，十七八個人全都驚得止住了歡聲，一齊起身的起身，轉頭的轉頭，都直着眼向他來瞧。那花三嫂就尖聲兒說：「哈！哈！哈！韓鐵芳你真是一條好漢子，你竟自敢來了！」說時一齊跳起來去抄刀拿棍，那柳三喜的手裏拿着酒盃，把衆人攔住，說：「諸位沈住點兒氣！咱們要是一齊上手，那可就低了咱們的名氣啦！如今姓韓的朋友來了很好，但不知春雪瓶姑娘來了沒有？如果都來了，何妨就請進來坐一坐？我們酒還都熱，菜還沒有怎麼動，先敘敘交情，然後該怎樣說，該怎樣辦，都可以慢慢商量，我想他們既然大駕光臨了，也不能又想走！」那些人也以為春雪瓶是跟來了，就都神色更顯得發呆，吃驚，而不敢驀然就動手，鐵芳却說：「這事與春雪瓶無關，她也沒在洛陽，我只是要看看那一位是劉崑！」話未說完，忽然那第一桌席的上首座位，有一人立起，拍着胸說：「就是我！」鐵芳一看，這個人身高體壯，面色紫黑，胸前飄洒着花白的長髯，確實是一位老英雄的樣子，鐵芳說：「久仰！久仰！」

我來問你的只是：我與你素不相識，更無仇恨，爲什麼我不在家時，你就幫助獨角牛欺侮我家？如今又來找我拚鬥？」老劉崑說：「那只因爲獨角牛是我的師孫子。」鐵芳冷笑說：「你真收得好師孫，你可知道。他平日作惡多端，他並且由我的家中搶去一個孤苦可憐的少婦嗎？」劉崑說：「那荷姑本是靈寶莊主的侍妾，上半年是被你搶來的！理應搶了回去。」鐵芳嘿嘿冷笑，說：「你說的話真是公道！我再問你，你可知道戴閻王是個什麼人嗎？」劉崑說：「他？……不算壞人。」鐵芳忿然說：「老劉崑！原來你竟是這樣的一個人，好，好，什麼話我也不必跟你再說了，你快出來！咱們較一較高低吧！」他原是想：「無論如何劉崑也決不能令衆人一齊上手，而壞了名聲。」却不料劉崑還沒有取刀，他的手下，尤其是鉤鑣槍焦衰，挺着一桿鉤鑣槍就先奔過來了！這焦衰去年因報他盟兄余旺之仇，在陝西楊橋鎮附近會逼過鐵芳，那時被病俠玉嬌龍一枝弩箭射倒，鐵芳也以爲他在那時就已死了，不想他如今還活着，只是脖子歪了，說話也不清楚，大概就是那時被病俠箭射的，可是他此時更兇，大聲喊着說：「韓小子！今天大概沒有玉嬌龍幫助你了！」那婦人花三嫂使着刀，鬍子已經全白了的呂慕岩抄起了雙鉤，一齊將兵及探出了門外與鐵芳殺砍起來，鐵芳奮力迎道，但這時又從裏院擁出來持着刀棍的十幾名打手，鐵芳就「哈哈」笑了幾聲，回身就走，身後的家人齊追出來，吶喊着，刀光鉤影被燈籠照得閃閃亂動，鐵芳却喊一聲：「我真替你們害羞！」說全往西飛跑，後面的人就如狂潮湧似的追着他來，並有人喊着「截住他！……」街上果真就有人打梆子擊鑼，鐵芳向西飛奔，同時以劍光護身，所以也無人敢截他，他跑到了十字街，忽然就見由西邊

有個人放過來一匹馬。

這匹馬正是黑馬，他心中欣喜那賣花的人辦事敏捷，他就將馬攔住，同時飛身跨上，但焦衰等人已都跑過來，槍刀齊向馬上來遞，他跨在馬上，一刻也不敢鬆，臂舒劍落，向四下迎殺，坐下的馬也如飛躍着的似，一直向前去奔，然而他所奔的方向是往東，又到了羣雄鏢店的門前，就被二十多個人圍住他，各樣的兵刃全有，分四下近前，他在馬上將劍亂削飛砍，馬又向前去衝，但是剛衝過去，人又都把他圍住，幸這時忽然對手之中有一個人反掄刀來幫他，大概是砍倒了兩個人，就聽有人大聲罵着說：「柳三喜！你這忘八蛋瘋了麼？……你反敢幫助韓鐵芳……」罵聲齊起，刀槍愈亂，鐵芳也劍不停揮，同時坐下的黑馬聽見了亂喊之聲，看見了刀槍亂閃之光，牠就越發地飛奔，真是好馬！蹄聲如連珠一般地，一霎時就來到了東城，可是城門已經關閉了，並且對面有守門的人支着大燈籠，也閃動着刀光，鐵芳急忙撥馬馳向了正南，這裏就靠近着城垣，空曠無人，回頭看看後面倒是無人追來，向前隨走隨望，却隱隱看見了有往城上去走的一條道路，這俗名就叫作「馬道」，本來有柵欄擋着看，可是柵欄已經破了，鐵芳却催着馬走了上去，城上也很寬，一個個的雉堞，多半都圯毀了，這裏地高風寒，仰面一看，天彷彿更高，星星更緊密，他可忘了，凡是城都是從裏邊有道能夠上來，往外不但無路可下，並且還有一道，雖然不寬也不深，然而却護着城的河溝，洛陽這座古城，在歷史上經都了幾朝幾代的刀兵爭奪，可是如今因為是太平無事之時，城上也無有官兵駐守，只有一間小破屋子，裏邊只有一個年老的看城的人，聞着馬蹄聲就鑽出來問，鐵芳却

急忙撥馬又往北馳去了，向下去看，燈光却很少，他心中十分急，暗想：我怎樣才能下去呢？恨自己又無春雪瓶那樣高超的騰躍之術，可是此時他坐下的馬却跑得更急，這真不愧是一匹「鐵騎」一隻「神駒」，不愧春龍大王爺在新疆幾千萬幾萬萬的馬羣之中挑選出來的，曾載過玉嬌龍涉過了大沙漠，踏過了草原，而且不知跳躍過了幾多的高山峻嶺，如今他在這城牆上那裏走得慣那？牠就不住地舉首長嘶，並且兩隻前蹄都高翹了起來，幾次都要跳下城去，鐵芳吓得都要叫了出來，連寶劍都幾乎撒了手，雙手緊緊地勒住了韁繩，却只勒住了兩回，第三回他索性一咬牙，說：「與其在城中被拴，與這馬生離，不如一同死在城下吧！」於是他死死地抱住了馬，這匹馬雖然就如同飛也似的，忽喇一下，鐵芳閉上眼睛，只覺得摔了下來，且摔於馬下，幸仗背後有個行李捲兒墊着，還沒有摔傷腰，這匹馬却「普嚕普嚕」地直噴白氣，一點也沒有傷，鐵芳睜開了眼睛，遂即拾起了寶劍，扒了起來，扶着馬，定了定神，喘息了一會，又騎上去，就涉過了那薄冰已結的護河城，尋着了東關的大道，他的坐騎就又快，蹄聲「得得」地，霎時又闖出了東關。踏上了大道，馬還要飛馳，他却給勒住了，因為身後並無人追來。此時鐵芳就向前緩緩地走，想回到家中去看看徐廣梁是否已受重傷，同時與那妻子陳芸華作最後的離別，他此時的心中不禁有一些難受。

這却並非是不捨陳芸華，更非不願離家，乃是他還想着這匹馬，由此神駒名駒，而想起了生身之母玉嬌龍，尤其悔不遵從母親之囑，如今落得與春雪瓶恐怕終身也難見面了，也不知她往什麼地方去了！一面想，一面慨歎，他騎着母親玉嬌龍遺下的神駒，手中却持着春雪瓶贈給的鋼鋒，不多時，他就回到了望山

村裏，只聽更聲打得很清楚，已交了二更，他跳進了牆，開了大門將馬牽了進來，這才有人出來，他就吩咐人將大門暫閉，但都不許驚慌，他往裏院走着，毛三從裏院出來幾乎與他撞了個滿懷，他斥問一聲：「你現在又不打更！黑天還亂跑什麼？」毛三說：「哎喲大相公！大相公！大相公城裏的事你知道嗎？」鐵芳說：「少講！」往裏院去却聽見陳芸華在佛堂裏又「梆梆」地直敲木魚，他到小院中，去看，就見自己住的屋中有燈光，徐廣梁正在屋裏來回地走呢，他一進去，徐廣佛本來就要抄刀，但是一看見了他，反倒驚詫住了，趕過來低聲問說：「你是怎麼回來的？」鐵芳說：「師叔也不必細問了！我只是聽說你被劉崑給打傷了！」徐廣梁却冷笑說：「什麼傷！只是因為我攔他進來，他在我的肩膀打了一拳，可是我也還了他一拳，我若不是為你保護着這個家，我就得拿刀跟他拚！」鐵芳說：「叔父還是得暫時忍氣在這裏！」徐廣梁說：「不要緊！今天你姊夫來了，我也跟他說了，這個家交給我，錢我不管！鬧賊我可是管！今天我已收了那柱子作爲徒弟，以後我要教得莊子裏的人至少也得都學了我這身武藝！」鐵芳說：「叔父！再見吧！」徐廣梁送出屋來說：「你走吧！你放心這個家吧！柩子申飛傷好了，我也叫他來幫助我。」鐵芳又說：「叔父！恐怕我此去，未必再能回來！」徐廣梁又問：「盤費呢？」鐵芳說：「盤費我已帶着了，是足夠用。」徐廣梁又說：「那你就放心去吧！記住了我的話！你快去找春雪瓶，跟他求親，結爲夫婦，再回來，決沒有人再敢找上這門來，十六個劉崑他也得望風而逃！」鐵芳又說：「師叔！叔叔！再見了！」他耳邊仍聽得見風傳來的木魚之聲他却急急地往馬圈之中去走，幸虧他走來得快，若遲一些，毛三就把

他的那匹馬的鞍卸下來了，他跑過去給攔住，毛三見他手裏還提着劍，身後還背着行李，就問說：「大相公怎麼還要走呀！」鐵芳就點了點頭，毛三又說：「我跟着大相公去吧？有我這樣的人也好，到夜裏大相公自管睡覺，我能够替你防夜。」鐵芳却說：「你就在家裏吧！」遂令毛三又給開了車門。他就牽着馬走出，此時村中十分地寂寞，走出村子的西口，見夜更深，簡直看不見路徑。他走了不遠，就在一棵樹下停住了馬，就將身後的行李解下，連劍都插在行李捲內，剛要用繩子向鞍旁去綑，忽聽有個人笑聲兒說：「在這兒幹什麼啦？」鐵芳一驚，就將劍又亮出，問說：「是誰？」只見有個人從樹後轉出來，手中也提着一口白刃，就說：「自己人！自己人！不要着急！兄弟就是柳三喜！」鐵芳益爲驚異，身子就疾忙向旁去閃，心中却想。

「在祁連山中柳三喜是與我作對的，可是剛才在城裏，他又幫助我與劉崑那些人斯殺。惹得那些人直罵他，這個人反覆無常，可也真是奇怪。」他還沒有發話，那小山神柳三喜又說：「鐵芳兄！你不要疑惑我！你的丈母娘是玉嬌龍，我的師父是俞秀蓮，她們兩人乃是好朋友，如同姊妹一般，所以說起來，咱們是一家人，就說是親戚，也不算錯。」鐵芳就說：「這地方還清靜，咱們說話也不至有人聽見，我倒願柳兄將你的真實來歷詳細告訴我！」柳三喜說：「我說的都沒有半句假話！恕我冒昧，我要直說你老泰水的名字了！」鐵芳搖頭說：「沒有什麼！」他都傾耳聽着自己母親的歷史，柳三喜索性坐在地下說：「在二十多年之前，京城的九門提督玉大人家中大辦喜事，將小姐玉嬌龍聘給翰林魯家，沒想到玉小姐在娶過去

的那天，還沒與新郎官入洞房，她就忽然失了蹤影，她到那裏去了呢？原來她扮作了一位大少爺，將一個名叫繡香的丫嬾作爲少奶奶，又有騾車又有馬，很闊，她們就離開了北京，玉嬌龍本來是在新疆生長大了的，自幼受過奇人的傳授，會一身飛簷走壁的本領，使一口神出鬼沒的寶劍，那時江湖上除了江南的大俠李慕白，與我們直隸省的俠女俞秀蓮恩師，敢說沒有人能敵得過她，不期而然，就在鉅鹿縣的附近與李慕白相遇了，她的武藝大概比李俠客還差一點，就被逼逃至俞秀蓮恩師之家，她們原來有些交情，很好。可是後來不知爲什麼說急了，你的岳母玉小姐，搶了我師傅俞姑娘的一匹馬就跑，後邊當然是有人追，不但是俞秀蓮追，李慕白追，還有個五爪鷹孫正禮也幫着追，四位奇俠又是一場惡鬥，那可比咱們在祁連山打的那個架，又熱鬧好玩得多了！後來，畢竟玉嬌龍一人難敵六隻手，她就縱馬逃過了淦陽河；「鐵芳聽到這裏，就問說：「五爪鷹孫正禮又是什麼樣的人？」柳三喜說：「也是鉅鹿縣的人，俞秀蓮呼他爲師兄，我呼他爲師伯父，現在已是一位老英雄，在京城開鏢店，名氣，武藝，江湖第一！」鐵芳又問說：「李慕白與令師俞秀蓮又是什麼交情？」柳三喜說：「恩如兄妹，義同手足，可是在他們年輕的時候，江湖上會有種種的胡言亂道，說他二人有情，但是李慕白有十多年沒到北方來，早就在高山修道，我師父俞秀蓮却於五年前就在家鄉病故，不然我也不能落到這般地步。」說到這裏，他的聲音很悲，鐵芳倚馬站立，也不禁爲江湖的前輩發着感憾。柳三喜又說：「那時我才五歲，我父親務農爲生，家道很是寒苦，那時我又正生着病，我母親正在抱我，玉嬌龍就去了，那時她把馬也拋了，頭髮都已發亂，還受着傷，但李慕白跟我恩

師等人又都追了去。

在我家裏搜找了一番，沒有搜得着，原來玉嬌龍是又從家的後牆跳了出去，待李慕白等人去後，她才爬出來，又到我家裏，那時下雨，她已疲憊得不像樣子了，在我家裏洗了臉，攏了頭，吃完了飯，她才走，臨走的時候，我們借給她一頭驢，她却給了我們一錠金子，她從那裏走後，大概就是回到了北京，又作了魯家的少奶奶，但是夫婦仍是不睦，後來老夫人逝世之後，她就假作往妙峯山進香，投下了山崖，人都以為她死了，其實她却跑到了新疆，成了春龍大玉爺，又有養了尊夫人春雪瓶。」鐵芳才要辯解，柳三喜又說：「我家裏自從遇見了那件事，我父親才覺得練武藝的人好，到我十三歲的時候，就把我送到鉅鹿縣俞秀蓮的門下，俞恩師倒真是認真教給我，並且我父母之喪，也都是俞恩師資助葬埋的，俞恩師常跟我們提說玉嬌龍的故事，她非常欽佩玉嬌龍的武藝，並囑咐我們師兄弟五個人，以後在江湖上如遇着她，須要親加師長，不可觸犯，可惜我只見了春雪瓶，而未見過那位老人家，真是沒福氣！我因為好賭氣，好打架，恩師死後，我誰也不怕，就闖了許多禍事，以至流落江湖，我也無顏再返故鄉，四年前幸被黑山熊賞識，在祁連山他給我娶了一房妻，對待我如同弟兄一樣，因為，他雖是個老賊，但却也是我的恩人，俗語說：「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又說是桀犬吠堯，各為其主，因此當你和春雪瓶到祁連山上要殺黑山熊的時候，我便把他救走，送到了陝西長安。」鐵芳聽到這裏便說：「三喜兄！過去的事我們都不必再提。你也可以叫黑山熊自管出頭，除了春雪瓶還許卸恨着他，但春雪瓶與我無關，我們更非是夫婦。我

對於黑山熊也是，往事都不提了！決不能够再去找他。」柳三喜笑着說：「你此時想要找他也是找不着了！黑山熊已經埋在土裏邊了。」鐵芳就問說：「怎麼？他已死了？」柳三喜說：「是被你跟春雪瓶把他吓死的，我們先到長安，與呂慕岩住在一處，他也終日疑鬼疑神，怕你們兩人去了要他的命，他就病了，我把他送到三原縣去調養，不到幾天，他就死了，弄得我一個人更沒有落兒，恰巧呂慕岩勾結了東路的好漢托得塔李平，飛夜叉張保，鈎鑣槍焦袞等人，一同往靈寶縣與戴閻王，劉崑合夥，專爲的對付你跟春雪瓶，以便報他們各自的仇恨，我也來了，黑山熊已死，我跟他們已經一點交情也沒有啦，並且我一心想改邪歸正，因此，剛才我才幫助你，與他們倒相殺起來了，我也敵不過他們那麼多的人，我也趕緊跑開，在城中也找不着你的影子，我就想你藝高胆大馬又好，你一定已經出了城回來了，我這才也爬下城來找你，不但爲跟你說明了這些話，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說到這裏，他就立起身來，說：「他們不是從你家搶走了一個婦人嗎？我聽他們說是什麼名叫馮老忠的妻子嗎？」鐵芳說：「她名叫荷姑，是一個孤零的孀婦，她的丈夫就是被戴閻王害死了，我若不是她，也不至跟那些人結下這樣的仇恨，現在你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了嗎？可以領着我救她？」柳三喜說：「搶去那個婦人，全都是賽青蛇跟花豹子那二人的主意，他們因爲到你家裏去攪鬧，偶然認出來那是戴閻王會喜歡過的人，他們立時就給搶走了。」

後來才告訴了獨角牛，並且後悔早不知荷姑姑是住在你家內，早知道也早就搶走了，可以省去許多的麻煩，依着獨角牛是想：一個婦人，又是個招災惹事的東西，把她結果了倒省事，無奈賽青蛇一定要把她

帶回靈寶去送禮，說是戴閻王至今還沒忘了那婦人，因為那婦人生得太美了。」鐵芳又問說：「這樣說，是一定把荷姑又送往靈寶縣去了？」柳三喜說：「今天我聽他們那些人談說此事，知道倒還有，現在黃河岸邊，那個地名叫作大王壩，賽青蛇就在那裏看守着她了，他們是想：等着把你跟春雪瓶剪除了之後，他再把婦人往靈寶去送，因為那婦人也很貞烈，被他們搶走之後，就天天哭啼，他們怕在路上被……被你聽見了還不要緊，若是叫春雪瓶知道了，或是碰上，他們可受不了！乾脆一句話！……」鐵芳就問說：「什麼話？」小山神柳三喜笑了笑說：「待會再細講，咱們先往黃河沿去走吧？」鐵芳說：「柳兄你且等一等，我進村裏去叫人備上一匹馬，送給你，我們一同騎馬往黃河沿，也快些，你說好不好？」柳三喜擺手笑說：「不用！不用！我來到洛陽才半天，可是我就知道你韓大相公有三多之名。」鐵芳又問：「都是什麼多？」柳三喜說：「第一是你的財多，我知道你在洛陽堪稱首富。第二你的馬多，早先你一個人就養着十多匹好馬，可是我生平是最喜步行，一來因為窮，二來也是這兩隻腳踏慣了，你把高車大馬供給我用，我倒覺得不舒服了！」於是鐵芳也只牽着馬，同他步行，向西走了不遠，藉着星光尋着了向北去的路徑，就轉了過去，但鐵芳此時忽然知道韓家的坟墓就在這旁邊，已死的韓文佩是不能使人怎樣悲悼他，但養母秦氏的長眠之所，可也就在這旁邊，那個婦人是個有良心的。她收藏那角紅羅也頗不容易，若沒有那角紅羅，我怎能知道玉嬌龍才是我的母親呢？尤其在當年，她以一僕婦之身，忍辱偷生，與韓文佩作爲夫婦多年，她也未必是圖享受那些榮華，而也是爲將我培養成人……因此便向柳三喜說：「柳兄在這裏稍待，因

我的墳塋便在這裏，我要拜別一下。」柳三喜遂在旁站着，替他牽着馬，他就跪在地下叩了幾個頭，及至起來，又將馬接過去，二人依然往北去走，柳三喜就說：「韓兄！你是個禮義之人，我倒不好意思跟你開玩笑。剛才我說的那三多，那第三件，就是我聽說你有很多的風流事兒，所以你跟春雪瓶的事情，連你自己也怕辯解不清。」鐵芳就說：「玉嬌龍前輩本有使我二人結爲婚配之言，只因爲我家中本有妻子，所以我才沒有答應。」柳三喜說：「其實沒有什麼，連獨角牛手下的那些人都沒把韓家那位少奶奶看作是你的妻，不然也許早就給搶走了，好出他們的胸中之氣，就因爲你那太太是個好佛之人，而且不爲你所喜，就是被人搶走，你也不會心痛，他們才沒有那麼辦。據我想：你如果知道春雪瓶現在什麼地方，你就趕緊找她拜花堂，入洞房去吧！我們再把那荷姑救了，叫她去跟你，哈哈！一夫二妻，若都接到洛陽來，你就有三房夫人，好大的豔福！」鐵芳說：「我也不必辯白。」

到時你看我們救了荷姑，我對她怎樣，你就曉得了！」柳三喜說：「既然你是個光明磊落的人，荷姑又是一個貞然的女子，我也不能滿口胡說，不過，你千萬得去和春雪瓶在一塊，不然，縱你有通身的本領，也敵不過劉崑，呂嵒岩那些人，他們！連死去的獨角牛都算上，我總說他們全都沒把你看在眼裏，他們可眞怕春雪瓶，他們知道春雪瓶比當年的玉嬌龍更爲毒狠，劍法更高強，弩箭射得更准，並且玉嬌龍的行蹤還有人能够找得着，春雪瓶即使在眼前，人也不能够看得見……」鐵芳不禁要笑，末了，柳三喜又說：「並且春雪瓶長得更美，可惜那夜在祁連山裏我沒看得清楚，可是她的弩箭，却領救過了，險些就把我射

死！」當時，聽了這話，鐵芳的眼前又幻出來了春雪瓶的美麗容貌，婀娜的嬌姿，天空上有兩顆最明亮的星星，更令他憶起了春雪瓶的那隻明顯的眸子，如今他的心中倒很高興，覺得所有的恩怨都已報完了，以後的心中就再也沒有什麼掛念了，決定要去尋找秀樹奇峯春雪瓶，與她結為恩愛的夫婦。他心裏喜歡，腳步也更快，他又問柳三喜以後還要往哪裏去？柳三喜却說：「回祁連山，去接老婆，再把黑山熊留下的銀錢收拾收拾，我就要走北京找我的師伯孫正禮，幫他保鏢去了！」鐵芳點頭說：「這很好！」二人隨走隨說，很是投機，雖然一次在祁連山中，若沒有小山神柳三喜將鐵芳困於石窟之中，瘦老鴉也就不至於死，這若一想起來，也得算是一件仇恨，但是若細想呢？可又不然，因為瘦老鴉在死之前曾經親口說過，若沒有這柳三喜護住了他，送到那石窟中養傷，他也就早被黑山熊手下那些人殺死了，所以如今，鐵芳對於那件事是絕不提說，但小山神却頗帶着悔意，連聲地歎息，不但後悔那天他把鐵芳困在石窟裏，並後悔他前幾年不務正業，及所作的種種錯事，鐵芳反倒不住勸他。二人向北直走了半夜，身邊的夜色都漸微落了，東方已現出來了紫色，四周的景物也能够隱隱看得出了，柳三喜就喜歡得要跳了起來，指着前面說：「快到黃河沿了！」鐵芳說：「我想我們到了時，賽青蛇即使與我們爭鬥，我們也得不傷她，便不傷她。」柳三喜說：「好漢子的手下哪能對於婦人也不留情，不過看她怎麼樣了，她若是像那小哪叱的老婆花三嫂長得那麼難看，那樣的潑辣討人嫌，我可得把她扔到黃河裏去。」鐵芳又托付說：「救了荷姑，我還要勞你的大駕，把她送回望山村去，行蹤還要詭秘些，不要叫劉崑那些人曉得？」柳三喜說：「這可真難！好啦

！咱先不必計議這個，把她救了出來再說，頂好叫她去投親靠友，不然叫她去另嫁人，或是捨座廟出家爲尼，反正你既不要她，我也有一個老婆就夠了！」又走了些時，天色就發曉了，小山神柳三喜將他的那口撲刀也藏在鐵芳的行李捲內，二人雖都一夜也未睡，可是精神都很大，柳三喜找了一個行路的人去打聽那「大王壩」，原來這個險着頗不受聽的地名，就在西面不遠，靠近着河邊，黃河在他們眼前不過二丈之遠，二人順着河岸往西去走，這時河裏轟南岸，還有一座堅冰未解，因爲陽光很難照到這裏，北邊的冰却都融解了，滾蕩着黃泥漿似的河水，中間且有一兩隻打魚的船。柳三喜就說：「以後真得改行業了！在河裏打魚也比在那連山裏好的多。」

鐵芳望着河水却有些發愁，恐怕那可憐的荷姑真許已經不在人世了，走了二里多地，小山神又向人打聽，此時陽光已經很高，曉烟都散，河水愈黃，前面有個高高的土台，上面有三五間小屋，連一顆樹也沒有，原來這個地方就叫作大王壩，土台下有一隻木船，就在冰上放着，也許是爲打魚用的，更許是怕河中的水，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漲上來，那時大王壩住的這人家好乘上船就逃命，往土台上去走，居然見這裏也有柴扉土坦，還養着一羣雞，並有一條獺狗向着他們亂吠，小山神柳三喜就向鐵芳問說：「你知道那養青蛇姓什麼嗎？」鐵芳搖搖頭說：「我不知道！」柳三喜說：「你是老實人，你不會要無賴，讓我去娶要強盜的脾氣，抓賽青蛇那娘兒們出來！」說着他就抽出來那口撲刀向那邊跑去，他一掄刀，把那條狗跟那羣雞全都吓跑了，可是忽見那牆裏有個人探出了頭來向外一看，倒把柳三喜嚇得止住了脚步，他回首向鐵

芳說：「不妙！這傢伙是小哪叱，昨夜他還在城裏，怎麼倒比咱們先來了？咱們分頭辦事，小哪叱既是先趕到這裏來，他就是心懷不善，他的武藝是劉崑之外最高的一個，讓我小山神先跟他鬥一鬥，同時你就專管進裏邊去救荷姑，因為她還認識你，我要去救她，她也一定不肯跟我走，你千萬先把她放在那隻船上，隨後就渡過河去，才能够平安無事，不然，看這樣子他們既是猜着了咱們要到這兒來，你就待會兒再看吧！說不定劉崑那幫人又來，咱們究竟只是兩個，人少力弱，顧得了跟他們鬥，可就顧不了救娘們啦！」小山神如此說着，這時那個小哪叱已經又縮回了頭去，不知在牆裏邊又幹什麼去了，小山神柳三喜却晃隔着牆帶笑喊着說：「開開門呀？我們來啦！」裏邊不應聲，柳三喜却捉着撲刀就嗖的一聲跳上了牆頭，只見院子雖小，可是站着不少的人，兩個女的，三個男的，女的一個就是小哪叱的老婆花三嫂，長得是那麼難看，穿得又那麼漂亮，鐵尖兒的小腳鞋，手拿着雙刀，還有一個長得倒不錯，有點兒媚氣，一身藍布褲褂，拿着一口刀，站像兒還頂像樣，婀娜之中帶着厲害，不用說啦，這是花豹子的姘頭養青蛇了，花豹子也在這兒啦，大概是跟着小哪叱夫婦一塊兒來的，因為那邊一顆棗木樁子上繫着三匹馬，此外還有兩個滿臉的黃土泥，穿着破爛衣裳，光着腳的，像是打魚的，大概這兩個才是這個的主人，柳三喜一上牆頭，裏邊的花豹子就跳將起來，挺着長槍向他來扎，他却掄刀一撥，「碰」的一聲，將槍撥開，他就帶笑說：「都是熟人，不要這樣，講些面子？」那花三嫂舞起雙刀來說：「還講面子哩？你，假裝兒跟我們是朋友，到了要緊的時候你可幫助韓鐵芳？」柳三喜笑着說：「哈哈！你先說我幫助韓鐵芳一人，那還說得不大對呢

？我衝的還是春雪瓶，我也不是故意吓嚇你們，韓鐵芳現在門外邊啦，他也不是不會跳牆，是他還要跟你們客氣客氣，春雪瓶是在後邊不遠，咱們再說半刻的話，她就許能來到，昨兒晚上若是沒有她，韓鐵芳連人帶馬也出不了洛陽城，現在沒有旁的說的！那個小寡婦她叫什麼荷姑，你們就快些把她送出來，這樣就萬事皆休，不然……」賽青蛇瞪起眼睛來說：

「不然就怎麼樣？」柳三喜冷笑着說：「不然就要將你們兩對狗男女的頭通割下來祭黃河！」賽青蛇說：「好！」說話的時候，身子真如草上的飛蛇一般，就向柳三喜這邊來，以刀向柳三喜的脚下就踩，柳三喜却喊一聲：「到外邊來打吧！院子裏窄，我怕你們幾個人的武藝施展不開！」說着，他又跳到了牆外，此時鐵芳已將馬牽到那隻木船上，且將船藉着冰的滑力推到了融化了的地方，讓船頭被浪頭擺打着，船尾却仍在冰上，他提劍翻身回來，又到了那土台上，只見柳三喜已經跟小哪叱，花豹子三人打了起來，鐵芳就見那三人之中除了小哪叱的刀法還好，其餘的一男一女簡直都不能敢近前與柳三喜交手，柳三喜的刀真是精熟，他的身軀跳奔忽而如虎踞猿躡，忽而如鵬飛鷹落，遮前顧後，不但極為敏捷，左劈右戮亦特別的急快，他的武藝真不愧是爺秀連傳授出來的。鐵芳想着「分頭辦事」的那一容話，他就不去幫助柳三喜，而直奔那人家，飛身上牆，只見院裏還有三個人呢，那兩個漁夫都不會武藝，把刀掄了兩下，便都不敢近前，鐵芳探着身向下以劍抵擋了幾下，他就跳入院裏，那花三嫂不但兩口刀向他來直砍，且用那鐵尖的大鞋要向他來踢，究竟這婦人的武藝太差，四五個回合，便被鐵芳用劍砍倒，鐵芳轉向那兩個人逼近，那兩

個漁人想爬牆，却連牆也爬不上去，鐵芳就把劍向一人的大脚上拍一下，這個人「哎喲」一聲就跪下了，那個人也扔了刀求饒，鐵芳却問說：「把藏在你們這裏的那個婦人，快交出來，不然我將你們都殺死！」兩個漁人全都戰戰兢兢，說：「不干我們的事！是賽青蛇給送來的，我們想不收下也是不行！……」鐵芳見一個漁人的手提着刀，他就驕然飛起了脚，將那人的刀也踢落了，他厲聲地喝喊，說：「你們也決不是好人，不然爲什麼賽青蛇單把搶來的人送在你們這裏，快給交出來吧！」兩個漁人更是恐懼，他們就將一間小屋的門開開了，裏面黑暗得如同個洞似的，屋裏有婦人哄着孩子，不叫孩子哭，此外又有婦女的哭啼之聲，却見那荷姑自動的走了出來，她蓬目垢面，淚滿顰頰，地的身下倒沒受什麼創傷，衣裳可都被人撕扯破了，甚至連兩隻鞋全都被人扒了去了，她還沒走出屋來，就幾乎摔倒在地下，鐵芳趕緊過去攙扶，荷姑就哭了，叫了聲：「大相公！……」她的哭聲比那受傷躺在地下的花三嫂喊叫還要淒慘，事迫情急，鐵芳就伸手將荷姑抱住了自己的顰肩，他一手持劍將兩個漁人全都驅開，就從花三嫂的頭上跳了過去，見屋角緊着兩根船篙，他就去抄起了一枝，這根木棍比寶劍還要沈，他將篙桿拄地，奮身又上了牆頭，土牆都要被他踏塌了，他跳到外邊，幾乎連他帶荷姑全都摔倒下，這時見花豹子已經受傷，那小哪叱，賽青蛇二人却仍與柳三喜惡鬥，柳三喜見鐵芳連話也顧不得說，他背着荷姑跳下了土台，先將篙桿扔在地下，背着荷姑到船上，輕輕放下，他囑咐着說：「在這裏坐瀟！不要動！」荷姑淚眼看着莽莽的蒼天，滾滾的黃河，又加船頭被水激得直動，她當時就發暈了，爬伏在船板之上，鐵芳急忙回來取篙，腳蹬着河邊的殘冰，但

與小哪叱，賽青蛇二人到了冰上，還相鬥着，那岸上的十多匹馬也全來到，爲首的就是老劉崑，蒼鬣被河風吹得搖動，瞪着大眼，手掄大刀，喝聲：「先殺柳三喜，後殺韓鐵芳！」同時忽然岸上有人放了一鏢，柳三喜立時中了傷，摔倒在冰上，那小哪叱掄刀就砍，柳三喜一滾，冰就動了，他的身子就沒於水中，船上的鐵芳驚得「啊呀」了一聲，淚都要流出來了，但是要救已經來不及，那邊鉤鏢槍焦衰也跳到冰上，小哪叱並且掄刀撲近船來，岸上且有鏢跟弩箭一齊向着他來發射，鐵芳便把篙拔出，便順着急流向東去了，船擺動得極爲利害，這桿篙，鐵芳也使不伶俐，本來他那兒會划船呀？並且連水都沒有看慣，看着着他的眼睛就發暈，就覺着天地都在旋轉，船也彷彿沒有走，只在緊緊地轉呢，兩腳在船板上也覺得立不穩，忽然「彭」的一聲，船頭就撞在冰上了，幸虧沒破也沒有翻，他吃了一驚，向岸上一看，劉崑那些人都騎着馬順着河岸向他追來，他就大笑，說：「追吧！反正你們的馬不能到這河裏來！」他將篙一點，船又走了起來，他心中的氣憤，同時加上他對於荷姑的憐憫，對於這匹黑馬的欽佩，使得他倒精神奮發，週身彷彿都往外冒火，他倒不覺得暈了，就努力地使篙撐船，又藉着水往東流的波濤猛力，船就真如一枝箭似的，霎時間就走出了很遠，然而岸上的羣馬也緊緊追隨，黃塵滾滾如同這黃色的河水一般，有的地方河岸又窄，岸上的人又在馬上趁勢放箭，可也總滾中到船上，鐵芳益發奮勇。

河水也益發流得急，又向下走了不知有多少里，便看不見岸上的人馬了，也不見烟塵了，可是現在不用使篙，船也自然往東去走，鐵芳便把篙放在船板上，他坐在船尾，管着那個舵，就飄飄搖搖地，又走了

一會，他的氣也喘過來了，身上出的汁也乾了，兩岸却益爲空曠，連一顆樹，一間屋都看不見，此時忽然那伏在他腳下的荷姑又嗚嗚地哭了，鐵芳本來是不言語，因爲他對於荷姑也實在無話可說，只是救了，然而把這個孤身的可憐的少婦，她又那麼柔弱，把她往哪裏去安置呢？鐵芳真還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可是荷姑哭得索性沒有了，他就不得不安慰，說：「不要哭了！如今那些人已經不追了，再走一會，我們就上岸，找地方再去用飯，以後我再慢慢地給你想法子，我的家裏你既不能回去了，我總能够給你找個家！」忽然荷姑抬起頭來，滿臉是淚，說：「大相公你要是說這話，我當時就跳下河裏去，你就自救了我啦！大相公！……」她一頭又扎下去，臉就貼在鐵芳那隻滿沾着黃泥的鞋上，她痛哭着說：「我要！我要！我……作大相公的妾，好報大相公的恩！……」說時越發哭泣得利害，鐵芳此時反倒十分爲難了起來，他望着荷姑的這種可憐的情態，又看着側面的荷姑那副雖然是淚痕跟泥土都已沾滿，然而隱約地仍然知道她美麗，年輕的臉，鐵芳心裏就想：「這個年輕的婦人，若是在大家，有田產，她有兒女，她自然可以守節，但是她是多麼可憐呢？她的遭遇，她又時時還能遇見磨難，她又正在年輕，而孤身無依，不但叫她去隨侍着陳芸華是不可以的，送她去出家爲尼也更不對，實應當叫她嫁人，可是不應當嫁我。」歎了口氣，就宛轉地說：「荷姑荷姑！你聽我告訴你！芸華，我的那妻子且不必說了，但我另外還有春雪瓶，……」荷姑却說：「叫我作什麼都成，終身服侍大相公跟雪瓶我也樂意！韓大相公！不是我不知羞恥，是，不這樣我真報不了韓大相公對我的恩！……」鐵芳却說：「君子施恩不望報！」沉思了一會兒又說：「何況對你有

過好處的又不止是我一人，在靈寶縣救你離開戴家莊的那多虧是女俠玉嬌龍，由靈寶送你到洛陽，的却是蕭仲遠你在望山村韓家居住，穿衣，吃飯，以及殯葬你的婆母，那都是韓文佩家裏的錢，此次救你，也多虧柳三喜，小山神柳三喜雖然入過歧途，作過錯事，但他已經改悔了，他的武藝足可以保護着你，我原想叫你作他的妻子，可是他又捨不得在祁連山中的那個老婆，我也就沒有同她說，如今……咳！他被傷落於河水之中，多半已經死了，這更不用再提了，至于我，假若沒有春雪瓶，我也可以娶你，但春雪瓶實在是

我的父親給我訂下的我那父母可不是韓家的人，這話我對任何人也不能夠說，在此，四下無人，又只有你，不說出詳細的緣故，你一定以為我這個人不近理，或是不願娶一孀婦，或是爲什麼不能納妾呢？你聽我告訴你說……」於是他就把真的歷史，由二十年前的甘州城來安店，直到最近與春雪瓶分劍相別都詳細地說了，並且他大聲說，怕是河水流的聲音太大，攪得使荷姑聽不清楚，但荷姑咋一聽時便表現出來驚愕，糳了，她的臉便離開了鐵芳的鞍，又漸漸她抬起了頭，坐起了身，拿手理她的頭髮，鐵芳從行李內抽出來一條手巾給她，她就用淚水擦乾淨了臉。

她的淚也隨拭隨流，隨流又隨擦，她一陣抽搭着悲痛，又一陣發呆，聽得彷彿出了神，並且歎息，爲着鐵芳的身世而難過，爲着玉嬌龍的失子，尋子，見子而不敢認去痛哭，爲玉嬌龍的尊貴出身，離奇的遭遇，驚人的行爲，以及聽到了羅小虎的一生，她又驚訝，害怕，末了聽到了春雪瓶，她却又羨慕，鐵芳說完了，自己也不禁歎息，最後就指着船上的馬，說：「這就是我母親死後留下來的馬，又拿起那口寶劍彈

了一彈，說春雪瓶本使的是雙劍，她分給了我一口，臨別時她也沒有索回，不知她是有意還是無意，簡直說吧！一句話！就是：「春雪瓶如不願作我的妻子，我便永遠浪遊江湖，不娶，她如也願意，我就與她成爲夫婦，回復我先父的原姓，我要叫楊鐵芳！」荷姑忽又仰着臉兒問說：「准能够見得着那位春姑娘嗎？」鐵芳說：「我想我們再走些路，便棄船上岸，以後我就向人稱你是我的義妹，我非要找一個年經誠實，或是有好武藝，或是作官的，總之，我非得給你找一個靠得住的人，眼看着你們過上了好日子，我才能離開你，我再往別處去！」此時的荷姑是低着頭，淚依然滴滴地往下墮，雙頰也通紅了。她沒有再說什麼，可見她也是願意。鐵芳就又站起來撐船，船又行了多時，天空都有羣鴉掠過了，可見得天色已經不早，鐵芳找着河岸低的且沒有什麼冰的所在，就用力地撐篙，把船就靠住了岸，此時荷姑已經坐起來了，鐵芳就說：「你慢慢地起來，先到岸上去吧！」但荷姑却搖頭，鐵芳才曉得她沒穿着鞋，簡直就不能够走路，又正在爲難，突聽得「忽喇」地一聲，原來是那匹黑馬，沒等着人拉，牠就如活龍一般地跳到岸上去了，到岸上牠抖了抖鬃毛就跑，跑了一個圈子又回來，此時鐵芳已扔下篙，抄起了劍，抱起來荷姑，又負於背上，船可直往後退，他一用力向躍到岸上了，然後將荷姑放在地下，他向四下裏一看，見這地方是一片黃土，遙望無邊，簡直跟沙漠一般，鐵芳先將鞍紮整了一整，然後就又問荷姑說：「你歇息好了沒有？我要扶你上馬，我們得快些走，天色已不早了，若是天黑了，找不着宿處，可就難辦了！」荷姑手扶着地坐着，慢慢點了點頭，鐵芳就又抱起來荷姑放在馬上，囑咐她握定了韁繩，心不要慌，雖然這樣囑咐着，可是荷姑

的手依然不禁發顫，鐵芳把劍也放進在行李捲內，就一手挾着荷姑，一手揪着馬頭，慢慢地向東南方向去走，此時綺霞滿天，地下移動着一匹馬，馬上的少婦，馬下的英雄，三隻影子漸漸前進，也漸漸暗淡，終於消失，而天空的雲霞也都向下墮，暮色裏又掠過了幾羣寒鴉，遠方的星光都露出了兩三顆，此時他們離開黃河岸已經很遠，在這暮色之中，他們就進到了一處小市鎮，投了一家店房，找了簡單的屋子歇下。他們男女二人雖同宿於一室之中，連店家都以為他們是夫婦，可是鐵芳把自己所帶出來的行李鋪在炕上，令荷姑去睡，他自己却伏在桌上整睡一夜，寶劍永壓在肘下，荷姑現在對於鐵芳更爲敬謹，想起來在船上她雖因感激，然而却明說委身爲妾，而被拒絕，又不禁慚愧，總之，她現在是越發地羞愧爲難，跟鐵芳好像一句話也沒有了，次晨，鐵芳就帶上了錢，出去了半天，才回來，就買來了一件棉衣，一身衿褲褂，兩雙小鞋，此外還有黑白布，線，針等物。

衣服全是半新的，鐵芳說是從鎮上的一家「小押」裏買來的，他帶上門又出來了，就在院中跟店夥閒談，原來這個地方名叫「魯家集」屬孝義縣管轄，地方倒不是怎樣衝要，大幫的客人都不走這裏，所以這倒是一個很清靜的地方，鐵芳在院中站立了多時，又到門前去望了望，及至回來，却見荷姑已經換好了衣裳，穿上了鞋，頭髮也梳得很整齊，臉上尤其擦得乾淨，雖然未塗脂粉，可是風韻天生，她帶着點笑，向鐵芳問說：「今天咱們還往下走嗎？」鐵芳搖頭說：「不走了，索性在這裏再歇息一天！」荷姑就上毛房去了，旁邊站的店家就問：「客人！你帶着家眷是上那裏去呀？」鐵芳隨便說了聲：「往京裏去！」店家

却吃驚地說：「哎呀！那可遠啦！」鐵芳又說：「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不過……」他原擬定的是說送着新寡的義妹往北京去投親，可是覺着這不能使人相信，因為，不用說是義兄妹，就是親兄妹也不應當同宿於一間屋內呀？這個店裏雖然還有空間的屋子，但是鐵芳也不敢與荷姑分屋子去住，因為終是不能放心，不怕老劉崑等追來拚鬥，却怕他們趁着黑夜將荷姑背走，或是像殺害馮老忠似的，那樣將她也殺害了，因此晚間，鐵芳就仍然與荷姑同宿於一室，他自然仍然扒在桌上睡，但是荷姑的心裏十分地過意不去，輾轉反側，難以安寢，鐵芳也是睡不着，但二人却不通一句話，窗外寒風呼呼，大約是從黃河那邊吹來的，所以很是猛烈，更聲遲遲，可見打更的離這裏很遠，必是在街上了，而且必是一個年老的沒有力氣的更夫，室中也沒有燈，鐵芳就歎息了一聲，他想着柳三喜必是已經死了，一個武藝高強，勇於改過的人，落得死於水中冰下，未免可惜！又想自己帶領着荷姑，應當往那裏去呢？在這裏離着洛陽還算太近，劉崑等人仍然能够追來，究竟不大妥；可是要再往東邊走，究竟走到什麼地方才爲止呢？到了那裏才算是荷姑的歸宿呢？……愁了一夜，次晨荷姑起來了，他才去躺在炕上，坐着連睡了兩夜，疲倦倒不太利害，可是腰酸得真難受，他躺下了，就臉向着牆，仍然跟荷姑是一句話也不說。閉了一會眼睛，他就漸漸地要睡着了，而這時忽聽院中有車輪聲，有雜亂的脚步聲，還有好幾個人紛紛地大聲說着，一個就說：「了不得！大年新正想不到這候大街上會出了騾馬！」似乎是店家的聲音問道：「怎麼啦？」來的客人回答說：「你到北邊的大街上去看吧！大概那個還在道邊躺着呢，大腿上接了一刀，流出的血，簡直怕人，可是他還倒明白，

他說是一羣鬻馬走過去了，砍了他一刀，把他的馬給奪了走了。……」鐵芳聽到這裏，便變然站起來，從裂隙中往外去看，就見院中站立着五個客商，他們有車也有騾子，還滿載着貨物，倒是一點也不假，真是作買賣的人，他們都正在抽打着衣裳上的塵土，個個面上的餘驚還未退，一個好像是掌櫃的，說：「這些個貨，萬一被那羣鬻馬看見了，那還了得？我們來到你們這店裏，明兒還得往東去打聽打聽，或是遇見鏢車搭上伴兒，我們才敢再往下走呢！」那店家又問：「受傷的人躺在路邊，莫非就沒有人去救嗎？」一個客人就回答着說：

「我們倒是想把他救到這兒來，可是他傷得那麼重，萬一要死啦，我們給他買棺材倒不要緊，可是贖上打官司，就合不着了，因此我們沒管他。」鐵芳此時却忿不住走出屋去，拱拱手說：「剛才諸位說的話我已都聽明白了。那個人既是遇盜受傷，就很是可憐，我們若把他救了來，他還可以活，若是放在道邊不管，饑渴也能够使他死，咱們都是出門在外的人，應當作這件事，現在我就去把他救了來，以後如果有麻煩，都由我負擔，只請諸位暫時不要出門，免得被那夢強盜曉得了，反與咱們爲仇，屋中的家眷，也請衆位闔照。」又說：「我還得帶下件防身的東西，因爲說不定就許與夥強盜碰頭，我們就得打起來！」他急忙反身進到屋內，拿了寶劍又出來，就去牽馬，這裏的一些客商都猜着他必是位鏢頭，店家且說：「這是一件善事，客官就快去吧！這鎮上也有好的外科醫生。」客商們說：「錢可以由我們出。」鐵芳已經出們上馬直奔正北，走了有四五里地方才到了大道之上，今天雖然風大天冷，可是太陽很高，這條大道上

理應是有不少的人來來往往，但是東西數里之內，竟無一人，可見強盜傷人之事，已經有不的人都知道了，把客商行旅之人都吓得趕緊找地方去躲避，不敢走了，那夥強盜，已被鐵芳猜出，不是別人，必定是劉崑，焦衰，小哪叱，賽青蛇……那一夥，但受傷的人又是誰呢？他可實在想不出，而且在大道的東西兩旁馳馬尋覓了半天，他也沒有尋到，他就高聲叫着：「受傷的人在那裏了？誰被強盜死傷了？我是來救你的，你不要怕！你快答應一聲吧！」他的馬來回地走，連喊了許多聲，才聽見隱隱地有人慘呼，他趕緊收住了馬，側耳去聽，就聽見這北有人慘呼地叫聲：「韓大相公！韓大相公！……」鐵芳更是驚愕了，急忙下馬，牽着，尋着聲音走了約百餘步，才找到，原來那個受傷的人已爬在一個土坑裏，身下的血都已沾了土，這人抬起頭來又叫了聲：「韓大爺！……」鐵芳一看，就不禁說了聲：「啊呀！……」趕緊扔了寶劍，下了坑輕輕地扶他出來，原來這人正是邢柱子，鐵芳就驚問說：「你怎麼到這裏來了？」邢柱子却緊緊地喘着氣，他說：「大相公不用攙着我！我的傷倒是不重，所就是渴得利害……」鐵芳說：「不要緊！我帶着你找個地方喝水去！」遂就抱着邢柱子上馬，自己就一手扶着，一手提着劍並牽着馬，就順着來時的路徑往回去走，邢柱子扒伏在馬上，喘着氣，並用沙啞的嗓音來一句一句地說：「我在望山村，知道老劉崑那些人，在清早，城門剛一開的時候，他們都騎着馬，向北追趕你去了，我就急！我怕萬一被他們追上了，你就沒有性命啦！家裏的人連知道都不能夠知道，我去求除四爺趕緊去幫助你，除四爺可太是老江湖啦，他一點也不慌不忙，只說：不要緊！無論怎樣鐵芳決不能夠吃虧，因為他有好劍，有好馬，

並且有好武藝，還有人在暗中幫助，並說：他托咱們給他看家，咱們就給他看家，旁的事不要管！」鐵芳就點頭說：「這話本來也對！」邢柱子把頭抬起一些來說：「大相公他怎麼說他的話也對呀？我可不能夠眼瞧着你吃虧，我幾乎跟除四爺頂起嘴來，我就帶上一柄斧頭，騎上了你的那一匹雪中霞，追下他們去了。」

可是我沒有追上，直到了黃河岸也沒看見他們的影兒，我又尋找了半天，路上才有個人說：看見一大羣人馬都往東去了，我就也往東來，昨夜他們宿在偃師縣，我就跟他們宿在一個店房裏，他們雖沒有認得我的，可是他們留心下我了，也許因為我騎着那匹雪中霞，被他們看上了，今天又是五更天，他們就由偃師又往東來，一路上他們就罵大相公，並且罵春雪瓶，走在這兒，他們見我跟隨着他們，就將我揪下來了，先問我是幹什麼的，我不敢說與大相公相識，只說我也是個行路的，他們才算沒要了我的命，只在我的右大腿上砍了一刀，把我的馬搶了去，他們就都又往東去了，我從天亮的時候在道旁直扒到現在，我喊着叫人救我，過了幾批客人，都停住車馬向我看了半天，還都問我是爲什麼受的傷，可是竟沒有一個人肯把我救走，人的心真冷！其實我的傷倒不太重，可是我太渴了，我要爬到黃河邊去喝那河水，不料又滾在那個坑裏，幸虧大相公前來救了我……」他的聲音是越說越啞，鐵芳就勸他不要再說了，少時就回到了魯家集裏那家店房，一進店，那些客商連店家全都說：「噯呀！真把人給救了來啦！」鐵芳却向衆人說：「這不是外人，却是我的內弟幸虧我去把他救了來！」衆人一聽，就更爲詫異，有的就說：「這可真是湊巧，可

見這人是命不該絕，冥冥中有神佛保佑，自然就能够遇得着救星。」鐵芳却將那柱子抱下馬來就送在屋內，荷姑初見那柱子渾身是血如土的淒慘樣子，不禁害怕，後來鐵芳小聲兒把那柱子的身世，來歷都說了，原來她跟荷姑不僅是同鄉，而且同是爲戴閻王，判官解七所害，害得家敗人亡，淪落苦境之人，因此鐵芳出去請醫買藥，荷姑趕緊就過去殷勤地服侍那柱子的茶水，鐵芳在旁邊看着，就不禁心裏喜歡，又想起來了一個注意，可是當時沒有說。這天，鐵芳當然又不能起身了，而且決定在此多住幾日，索性等待着那柱子把傷養好，到了晚間，因爲一個小屋，三個人是決睡不下的，他就囑咐荷姑，好生地服侍着那柱子，他却叫店家另給他找了一間屋子去住，夜間，他就跟巡更似的，提着劍出來在荷姑與那柱子的房前巡邏，如此，就在這小店裏連宿了五六日，倒是未見劉崑那些人找來，那柱子的傷僅是皮肉之傷，未傷着筋骨，雖然流血不少，可是天天鐵芳叫店家給他另做好的菜飯調養，他的精神也就漸漸復原了，照舊是一條精悍的小夥子，同時荷姑休息了這些日，也彷彿倒甦了，臉上紅潤潤地，不像是個孀婦，倒像是個新嫁的小媳婦，然而她跟那柱子雖是同鄉，但仍然有一些忸怩，那柱子也是雖跟荷姑口口聲聲地叫着「大姐」，也常常拘束，這天鐵芳故意叫荷姑出屋去，他却坐在炕頭對着那柱子說：「兄弟！咱們兩人真是經過患難，在鳳翔府，扶風縣，你會救過我，不是你報信與春雪瓶，我一定早已死了，前幾天我又救了你，咱們二人可稱是生死的弟兄，同時荷姑，她雖嫁過人，但她的遭遇真是不幸，比你還不幸，你是個男子，還可以殺了判官解七報仇，她却非仗人保護不可。！兄弟！你年紀輕輕，有胆有爲，將來一定前程遠大，我想你必不

願娶一個再婚的婦人，但是……」

鐵芳才說到了這裏，邢柱子的臉就紅了，說：「韓大爺你不用說了，荷姑本來是馮老忠的童養媳，我也問過她啦，她比我還小一歲呢，叫她當一輩子的小寡婦，那太可憐，跟我說實話，倒是相當，我邢柱子要是有個准事兒，能够安得起家，我一定雇花紅轎子娶她，可是，咳！韓大爺你看我！有什麼本事呢？那裏有錢呢？洛陽城你的莊裏，倒是能够供給我們兩盤開飯，可是那裏離着靈寶縣又近，被戴閣王知曉了，饒不了我，也饒不了她，天地之間倒是寬大，可是那地方能混得出一盤飯來，連我一個人混不了，還能够安得起家嗎？……」鐵芳却笑着說：「這個不要緊！此次我由韓家出來，所帶着的銀錢還很多，我可以資助你們到京都去，並給你們些銀子，你們到了那裏，可以作一個買賣，我想必定能够安家立業，過上很好的日子，我並且還可以送你們一程，以免路上再出事。」邢柱子聽到了這裏，更不言語了，然而已可以看出他們兩個人的心裏是很喜歡的，鐵芳便又叫進來了荷姑，慊慊慨慨，把話又都對荷姑說了，並笑着說：「我會唸過些日書，我記得唐朝的白居易琵琶行中曾有過兩句話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以這一句詩可以說明你們的身世遭遇，今天我給你們作媒，願你們永遠合好，今天在這店房裏，我不便爲你們賀喜，等到明天我們離開這裏，再向東走一程路，找個地方再住兩日，那時我再給你們夫婦道喜！」說着，他就轉身出屋，並給帶上了門，回到自己的屋內，他就收拾他自己的行李捲兒，由內中取出了兩封銀子，約有二百兩，並有一錠金子，這些若交給邢柱子與荷姑，他們就是不謀生業，也足够花上

十年八年的，若是作個買賣，或是置十幾畝田產，也够一生之用，這全是韓文佩留下來的，鐵芳覺得用的很是恰當，預備好了，次日他便交給那柱子跟荷姑，那兩個人將要道謝，他立時就給攔住了，鐵芳並算清了店賬，雇了一輛車，叫那柱子與荷姑坐着，離開魯家集便往東了。當日，往東走了約四十里，便到了孝義縣城，這裏十分的熱鬧，新年的綺景未退，上元佳節將臨，鐵芳便在關廟找了一家店房，還特意爲那柱子與荷姑找了一個整潔的單間，他買了紅紙寫了兩個雙喜字，臨時貼在牆上，店夥看見都笑了，說：「這兒原來是要作新房呀？」鐵芳也笑着，出去到新衣莊裏就買來了一套很官樣的闊綽的男子的衣裳，還有鞋帽等等，並買了一身新婦穿戴的紅縷衣裙及絨花，都拿回來，雖然還都有點肥大，可是荷姑立時就拿針線折改，店裏的內掌櫃帶着十五歲一個姑娘也拿着針線來縫，幫忙，少時，那衣莊又把大紅布的衣服褲送來了，在飯莊叫來的菜，酒，也都送來了，店掌櫃也來送喜，並且送來一點禮物，幾個店夥都扒頭探腦地來看，都對於那柱子發着羨慕，鄰居婦女和店中住的女眷都爭着來看新娘子，都誇新娘子長得美，荷姑此時已完全是新婦的打扮，她一邊帶着羞澀，一邊招待着來看她的人，鐵芳更是喜歡高興，店裏的人都知道鐵芳姓楊，是新郎官的拜兄。如今是爲盟弟在旅途中完婚，就要往別處作買賣去啦。

但是這位新婦爲什麼沒有娘家的人呀？可又有許多人都在納悶兒，到了晚間，已圓的明月自東方上升，室中成對的紅燈，也點着了，鐵芳就叫那柱子拜了天地，自己也受了他們新夫新婦的一拜，然後就執酒開筵，拉上店掌櫃的全家作爲賀客，鐵芳舉盃祝喜，但這時忽然有一個店夥又送給來一份禮物，似是一個

梳頭匣兒，用紅緞包着，縫得很密，並寫着雙喜字，鐵芳接了過來，却覺得很沈，不由得詫異，問說：「這是那位送來的？」店夥說：「是剛才來了一位客官，放下這個東西，叫我們送給新郎新娘，他就走了，」鐵芳就問說：「這位賀喜的人，沒說他姓什麼叫什麼嗎？」店夥搖頭說：「沒說！」店掌櫃就說：「別是誰來開玩笑吧？」那柱子都變了色生了疑了，鐵芳又問說：「那個人是什麼模樣？」店夥就說：「跟我一樣，也像个給什麼店裏當夥計的樣子，可是我不認識他。」那柱子就急了，說：「你這人真不會辦事！怎麼沒問那個人跟我有什麼認識，就收下他的禮物，若是一顆人頭在裏邊那可怎麼辦？」內掌櫃就吓得說：「哎喲！大好日子，可千萬不要說這樣的話！」荷姑也害怕了，鐵芳却變手捧着那匣匣，現出來微笑，說：「其實不用當時打開，我已明白了裏邊的東西了！」連店掌櫃都跑緊問稱：「是什麼？」鐵芳說：「這是我們的一位朋友，送來的金銀厚謝，給他們夫婦花用。」此時荷姑已經把剪子取了來，鐵芳就叫她將包裹着的紅緞折開，折的時候她的手兒還有點發顫，鐵芳說：「不要緊！你放心！這就是你的春大姊姊派人送來的！」說時，紅緞掀開，就露出來裏面的物件，果爲是一簇新的紅木的梳頭盒，打開一看是鏡子，下面有兩個瓷的粉缸兒，每個紅缸兒裏都有一張小小的紅紙，上面就壓着一塊黃澄澄的金錠子，下面是兩扇小櫃門裏面應當是放着木梳，抿子簪子等物，可是現在簪子倒有一對，却是純金，此外擺着四個金的小元寶，又四個銀元寶，並有一張紅紙帖，鐵芳就先把紙帖拿到手裏。這時，最驚訝的可就是那店掌櫃了，他都站起身來了，瞪大了眼睛看着那八個小元寶，他說：「哎喲！這些東西在外邊見不着呀！除了作大官的

家裏才能有啊！」此時鐵芳却藉着那紅燭的光線，正在專心一意地着不大完整的字，除了簡單的賀喜的幾句話，並有幾句是最使鐵芳心中難過，却是：「因病不能往賀，謹飭人送上菲儀，敬請收納……」鐵芳到現在才知道春雪瓶是病了。

第十八回

夜雨蕭蕭孤劍自倚

銀燈暗暗美人忽來

因此他連喜酒也喝不下去了，就叫荷姑將匾匣和金銀妥爲收起，並向店掌櫃解釋着說：「送來這禮物的人，是我的一位好友，他是一個作官的人，本來與我有深厚的交情，可是我們都不過是作買賣的人，他如今必是有所顧忌，所以不能親身來給我們這位老弟賀喜。」店掌櫃翻着眼睛來看，他如今對鐵芳更加尊重了，他並且說：「我想你的這位朋友，官職必然還不能小了，不然也不能有這樣的金銀，本來作大官的人要是跟咱們作生意的人常來常往，叫御史老爺知道了，參奏一本，就不能够輕啊！」鐵芳也點點頭。當下他便推開了酒盃等，菜飯也都不吃了，掌櫃的也得去照應買賣，就先離席走了。鐵芳也就回到他自己的屋內，他知道春雪瓶必定在此地了，必定是病容削減，臥於一家旅店之內，也許真如同她的「爹爹」一樣，得的是同樣的不治之病吧？想到這裏，就十分不放心，恨不得立時就到各關廂及城內的店中去尋找一番，可是夜這樣的寂靜，那柱子跟荷姑的那屋裏，賀客都已走去了，他們新夫婦倆已經閉上了屋門，紅燈光映在窗上更爲黯塵，少時，光越來越微，那屋裏一點動靜也沒有。然而安知道劉崑那些人沒在這附近住

着，而趁夜前來驚破了他們的綺夢呢？因此鐵芳他不敢離開這店房，不敢睡，同時心中憂急，也是睡不着。人家那屋裏恨夜短，他在這屋裏却恨夜長，直到鷄鳴了，天光已亮，店裏的施客都趕早出門，鐵芳這才穿上了長衣走出，他一家一家地推着店房去找，不但打聽「年輕的小差官」還打聽帶劍的俠女，東西南北的關廟都已找過了，他又進城裏去找，可是無論什麼地方，也沒有春雪瓶的蹤影，他真灰心，真着急，又不住歎氣。孝義縣城內，人煙也是很稠密的，又因為現在是「上元佳節」，耍龍燈的白天就出來了，鑼鼓喧嚷，圍着一大圈子的人，都仰面看那蜿蜒如生的龍燈，阻礙得鐵芳想走過這條街都不能夠，忽然見有一個人正在仰着脖子看，另一個人却推他，說：「走吧！走吧！看什麼大意思？人家老謝，上京裏看去了，那有多麼好，等他回來，他聽他對咱們誇口的吧？」那看的人却被推到一邊，還有點發怔似的，站了半天，才說：「哼！京裏的龍燈怕他也看着，他到了京城還不得二月底嗎？」推他的那個却說：「喂！你那裏知道？北京城的新年，是從正月，一直熱鬧到二月二，天天放花炮，每晚間耍耍龍燈。」這兩人都穿着便服長袍，足下都蹬着青布的薄底官靴，這個說話擲官腔兒，表示他到過北京的人是個重眉毛，大眼睛，年輕，乾淨，像個「小跟班的」人，另一個還不住扭着脖子回頭看，捨不得那龍燈，却是有三十多歲了，爛眼邊，酒糟鼻子，也像是在衙門裏供役的，這兩人情不淺，隨往南走隨談，鐵芳也知道什麼「老謝上北京，看龍燈」是與春雪瓶病在店裏，一點也拉扯不上，可是就不由得注意，因為「北京」那地方就彷彿是自己的故鄉，而作官的要是往北京去，就彷彿與自己有着什麼親戚的關係似的，這種心裏使得他跟隨着這

兩個人，走了不遠，見道旁有一個元宵攤子，風匣拉得「答答」地響，大鐵鍋上下翻着無數的白圓球兒似的「元宵」。

旁邊擺設着一條很矮的板凳，已經有兩個人坐在這兒吃了，鐵芳忽然餓了，就坐下，向着賣元宵的人說：「來一盃！」那兩個官人，小跟班的拉着爛眼邊，也說：「坐下！吃個元宵？我請客。」鐵芳一見他們也要來坐，就趕緊挪動身子，讓出些地方來，那個小跟班的却很覺着對不起，連連說：「別客氣！你坐你的！我們只是兩個人，足夠坐的。」於是小跟班的就握着鐵芳坐下，賣元宵的就拿鐵勺子盛元宵，每一盃是六個，這種食物本是糯米做的，剛出鍋，又浸在半盃滾湯裏，熱氣騰騰，假如要是個怔傢伙，像吃溜丸子似的，拿筷子挾起來驕然就放在嘴裏，那就非得把嘴邊腫了不可，爛眼邊就真要如此去作，却立時就被他的夥伴給攔住了，說：「先涼一涼！」這句話說得更官腔十足，他又問賣元宵的人，說：「你們這元宵都是什麼餡兒的？」賣的人回答着說：「白糖！」他又問：「就是白糖？沒有別的餡兒的嗎？」賣元宵的人回答得也好，說：「奢也沒有，元宵裏還能够放大油大蔥嗎？」小跟班的說：「哈哈！你這個作買賣的，說話倒真和氣？告訴你！你大概活了這麼大也沒出過縣城，你沒見過別處的元宵都是什麼樣兒？」賣的人說：「別的元宵還能是方的？」小跟班的說：「元宵倒不是方的，裏邊的餡兒却是切好了的小四方塊兒，蘸上水，在放滿了糯米麵的大篋籬裏，來回滾，來回搖，搖來搖去就搖成個白圓球兒了，然後在上面點了紅點，綠點，好分出來都是什麼餡兒。」賣的人就問說：「都有奢餡兒？」這小跟班的就用手指數着

說：「裹泥餡，豆沙餡，山查餡，桂花餡，玫瑰白糖餡，瓜子紅糖餡，青絲核桃仁芝蔴冰糖餡，還有火腿餡，炙油蔥花餡……」賣的人搖頭說：「都沒弄好吃！」小跟班的生了氣問說：「你也得吃過呀？連見過也沒有見過？」這時鐵芳歪着頭帶笑問說：「這位大哥的官話說得真好？」小跟班的趕緊拱手，笑着說：「不敢當！我本來是順天府良鄉縣的人，在京裏生長大了的，可惜跟官多年，南邊也來過，北邊也去過，口音都雜了。」又鐵芳問：「現在大哥是在衙門裏？……」小跟班的說：「不敢當！我是跟着本縣的常老爺去年從京裏來的。」鐵芳進一步就問說：「京中有一位玉大人？……」小跟班把鐵芳打量了一番，就說：「京中的大官姓玉的不少，不知你問的是那一位？」鐵芳說：「坐過九門提督。」小跟班的說：「那是玉老大人，早就故去了，兩位少大人，一位是現在的禮部侍郎，一位不是從迪化回去的欽差大人麼？」說到這裏，他忽然想起來一件事似的，待了一會才問說：「怎麼？你跟玉府上有點認識嗎？」顯出些驚訝的樣子。鐵芳說：「因為我有個親戚是從長安跟着玉欽差往北京去啦，我也找不着事，想去投他。」小跟班點了點頭，就用筷子把盤裏的元宵又開，露出餡兒，令它裏邊的熱氣冒出來。這才挾起來輕輕往嘴裏放，用牙咬了咬，却皺一皺眉，大概是嫌餡兒太不好吃。勉強嚥了下去，他就又說：「你要是今兒早晨見着我就好了。鐵芳也吃了半個元宵，就放下筷子問：「爲什麼？」小跟班的說：「因爲孫大人的官眷今天早晨才過去，我們衙門裏有一位老謝，就跟着走了，跟着官眷走，不但不用花盤纏，還能得賞錢，這次路上還與衆不同，包管一點舛錯也沒有，無論那一山的強盜也不敢瞪一眼，因爲有一位超人出衆的保鏢的！」鐵芳

一聲這話，就突然吃驚。

但是面上不露出來，趕緊問說：「是那家鏢店的鏢頭？」小跟班的就把嘴一撇說：「鏢頭？保鏢的還行？這是真正的有名的俠客，而且是孫大人的親戚，孫大人是才山漢中府調往京裏，陞了官啦！孫大人是作過伊犁將軍的瑞大人的長女，你聽說過有一位天下聞名的大俠客叫玉嬌龍嗎？那就是孫夫人的表妹，乾脆！咱們剛才說的那位玉敬差，也就是今天才走的這位太太的姑母所生……」鐵芳聽到這裏，簡單發了呆了，小跟班說：「此次沿途保護這位夫人的，就是玉嬌龍之女，按親戚算也是外甥女。因為孫夫人這次所帶的行李箱櫃極多，前天走在黃河邊幾乎被一羣強盜所劫，幸遇着一位俠女給救了，有人認識那位俠女就是玉嬌龍之女，因此孫夫人親身下車與那位俠女相認，俠女這才知道是她母親的表姊，因此同到我們縣衙，我們的老爺本是孫大人的門生，住了兩天，我可看見那位小玉嬌龍啦！嘿！真是仙女一般！平常看她，也不過是個小娘們，可是別惹她，若是惹得她顯出本事來，可就真了不起！」說着又吃了一個元宵。鐵芳却連元宵也吃不下去了，趕緊就掏錢付賬，並要給那兩個人會賬，小跟班的却拉住他連連說：「別讓！別讓！咱們兩便吧！」可是鐵芳把三銀元宵的錢已經扔下了，小跟班的站起來拱手道謝，並說：「你要是往京裏去就趕緊往東去追，他的官眷的車絕不能走得快了，一定能追得上，你要是說有親戚在玉府上當差，他們必能另眼看待，不然你就找孝義縣派了去跟着護送的老謝，老謝是個高身材，有力氣，好喝酒，你就提我，我叫馮仁善，他必能够沿路關照你！」鐵芳也拱手說：「多謝！改日再見！」他就趕緊走了，雖然

龍燈還在那裏耍着，可是他想走過街去，就不顧一切地往人叢之中去擠，不想人太多，一時擠不出去，擠得他都喘不過來氣，他往前正擠着，突然覺得有個人揪了他的後腰一下，用的力氣還很大，可是他當時就脫開了身，扭頭去看，只見挨着的一個一個的頭臉全是陌生的人，他很覺得詫異，但緊接着就聽耳邊發出一聲怪厲的尖聲，當時人羣就亂了，你擠我，我擠你，把許多人都擠得爬下了，還有的被踏着發生喊叫的，又有婦人哭着喊叫的，又有婦人哭着喊叫孩子，鐵芳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呢，他却趁着這時候就跑過街，本想站在這裏看個詳細，但心中還有急事，也就脚步不停地回到了店房，他一直就去見那柱子，問說：「你的腿傷什麼樣了！」那柱子說：「好了有八成了，不用扶着什麼也能邁步兒了。」鐵芳就笑着說：「這也是你夫人的福氣。」那邊站立的荷姑立時臉兒上又緋紅了。鐵芳又急急地說：「你們夫婦真是時來運轉了！」遂把剛才在元宵攤子上聽來的話說了一遍，就又說：「咱們今天就走，快些追上那位孫大人的官眷跟春雪瓶，你們就可以跟隨他們去赴京，就不必我再送了，你們到了北京也不必作買賣了，孫大人自然能够提拔你們，這是一件極好的事，快些！快些預備着咱們當時就走！」

那柱子跟荷姑聽了，全都十分高興，夫妻二人立時就去收束他們的行李，鐵芳趕緊又趕出屋去，說：「夥計！快給我備馬，再出去給我們找一輛車去，問他往東能給送那裏……」他正嚷嚷着，店掌櫃忽由門外進來了，問說：「怎麼？這就要走嗎？」鐵芳點頭說：「對了！因為昨天我說的那位作官的朋友，原來他是今天一早就往東去了，我們想趕上，有些事情還要拜托他給辦理。」店掌櫃却擺手說：「先不用忙

！不用忙！我有幾句話還要跟你說，」遂就拉着鐵芳到了鐵芳住的那屋內，這店掌櫃就面帶驚慌之色，向鐵芳悄悄聲地說：「你是才由外邊回來不是？」鐵芳就點了點頭。店掌櫃說：「你不知道大街上因為看龍燈出了事？」鐵芳說：「剛才我見街上的人一陣亂，可是不知道是什麼事？」店掌櫃就說：「殺了人啦！殺得是城裏袁秀才，平常袁秀才雖是個才子，喜歡跟人開玩笑，可是不至於得罪人，剛才他在人羣裏看龍燈，不知是被誰在後腰上扎了一刀！」鐵芳聽了，也不禁一驚，因為記得剛才自己在人羣裏也被人將後腰揪了一下。店掌櫃又說：「袁秀才就是城裏有名的人，平日又跟本縣的縣太爺常大人有交情。常大人辦事最認真，衙門裏的捕役也都個個利害，現在起，就在各處查拿兇手了，待會兒就許查到我們這店裏來，倘或要知道你不早不早單在這時候走，那可就許有人疑惑你了，本來你們在這兒辦喜事，就有不少人都胡疑瞎猜。」鐵芳一聽，覺着店掌櫃說的這話也對，同時又想春雪瓶既然還能騙走了強盜救官眷，今天又隨着官眷走了，可見她的病不重，沒有什麼不放心的，在這裏再停留一天，明天往東快些走走，也許能够追上她們，於是就點頭說：「好！現在我們就不走了，免去落嫌疑，明晨我們再走。多謝掌櫃的把這事告訴我，不然我真不知道。」當下店掌櫃就出去了，鐵芳在屋中却不住驚疑，他知道必是有仇人在這裏，剛才那人羣中的仇人本來想要殺我，可是因為我一躲，他的刀才扎在那秀才的身上。今夜更得防備。於是他又去到那柱子的屋裏，告訴他們今天不走了，詳情也沒有說，但當縣衙裏的捕役們氣勢汹汹地查到這店裏的時候，他反倒自然地出屋去看，倒沒有人疑惑他跟剛才那件事有什麼關係，他到晚間就將一輛往東去的車訂好了。

，並付清了店賬，可是他這一夜劍不離手，又未得安睡，次日晨起，雇的車來了，馬也備好了，於是他同那柱子夫婦才離開了這地方而往東去。今天的天氣不大好，半空中飄着許多烏雲，走在大道上，也許因為元宵節才過，商家還不大交易之故，所以路上的人很是寥寥，鐵芳就催着趕車的快些趕，他騎着馬在車後邊也走得很急，風倒不大，可是很冷，天上的烏雲一片一片往一處凝結，漸漸四下無光，又要落雪的樣子，趕車的倒說是「不要緊，快到正月底還能够下雪嗎？」鐵芳却看着這陰天都有些發愁，依着他連午飯都不吃，就急速走下去，可是他多加錢趕車的也不幹，趕車的原來有規矩，是一天至多走八十里，像這天氣，能走七十里就算是很勉強了，鐵芳雖然急，他却不急，他照舊跨着車轆抽旱烟，還自言自語地說閒話兒，這條路上每一顆樹，甚至每個墳頭，石頭，他都熟悉極了，數得出來，到了中午，他自然就趕到一個村鎮上，這裏有他的熟飯攤，不容鐵芳不歇會，他先跟鐵芳支錢，吃飯，吃完了飯還得喝茶，跟鎮上的熟人談天，鐵芳沒有法子。

只得與那柱子夫婦也都在這裏用了點鍋餅稀粥之類，鐵芳就向這裏的八打聽那官眷車轆的去向這裏，有人就說：「你打聽的是陝西調到京都去的那孫大人的家眷嗎？昨兒比這還早的時候就由這裏過去了，六輛車，七八匹馬。」鐵芳就故作驚訝地問說：「那麼許多的人？」這裏的人就說：「人家是知府是四品官，調到京裏更得陞一級，再說那位官太太，娘家的官更大，又是丫環，又是婆子，奶媽，淨底下就占了四輛車，跟隨保護的人更不計其數，饒這樣，聽說過黃河的時候還遇了劫啦！本來這一帶頗不平靜，西邊

的道路上有毛疔疽，嘍囉有七八十，東邊還有比毛疔疽更利害的呢。恐怕那官眷的車，拉着那麼許多隻大犍子，走在路上招那個賊不眼饞呀？還得出事！」這才喝過茶的趕車的，却說：「大爺！我想咱們也不要再走了吧？天氣可不好呀！」鐵芳生氣地說：「天氣不好你就不能夠趕車了嗎？」趕車的說：「我能够趕，騾子也能够走，我還不願意就誤一天賠飯錢呢？可是走不了可怎麼辦呀？」這裏賣飯的人也說是：「常出門的人都能够知道，路上的人既少，又是這天氣，可真是不能夠走，這鎮店有店，現在就有人住下了。」鐵芳確實也有一些猶豫，可是那柱子因為是新娶的親，急着要找事做，他就不肯放過前面的官眷車輛，他在車上先着了急了，就嚷嚷着說：「我看這是東來西往的大道，絕不至於出什麼事，什麼打槓子的套白狼的小毛賊，也絕不敢刮咱們，成羣打夥的強盜可又不能把咱們看得上眼，據我說自管往前去吧！本來昨兒就已經就誤了一天啦！」於是鐵芳也決然說：「走！趕車的！你若能够再趕出五十里去，我就加給你五錢銀子，多走十里多加一錢。」他懸出的這個賞額，不算小，當時這趕車的也就振奮起來了精神，鐵芳又連他所吃的飯錢，喝的茶錢，全都代給了，他更不能夠不多賣點力氣，於是一車一馬就離開了這鎮街，又向東緊緊地行去，趕車的只是揮鞭抽着騾子，也不再說閒話了，可是天色却越來越陰沈，又行下有二十餘里，竟然籟籟地落下冷雨來了，這個地方是四外遼曠，可以說是「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又冷又荒涼，鐵芳又想起來他丟在甘肅的那件老羊皮襖了，覺得若在手邊，穿上了也好，那柱子在車裏縮着手腳，他的太太荷姑把新棉被也打開了給他圍在身上，趕車的却爲了十里一錢銀子，倒沒有什麼怨言，反倒趕得更加

勁，這時路前路後，簡直再沒有別的人，可是他們又向下行了一會兒，忽聽身後蹄聲雜亂，自遠而近，鐵芳驚得一回頭，從馬上隔着雨烟去望，就見由西邊飛馳來了四匹馬，鐵芳還以為也是冒雨趕路的，他倒沒有十分介意，可是不一會兒，那四匹馬就越來越近，人身馬影已顯露在雨烟之前，他就將跨下的劍柄按住，並吩咐車裏的邢柱子說：「可有強人來了！你們不要怕！保護住你的妻子就是了！」這時趕車的也嚇呆了，幾乎將鞭桿兒扔在地下，鐵芳却鏘然一聲亮出來那枝寶劍，就冷笑着說：「用不着怕！你看我手裏拿的是什麼東西？難道還敵不過他們四個人嗎？」說語之間，就聽「忽喇」的一聲，後邊的那四匹馬都已來了。

四個人也都跟水耗子一般，連頭帶身全被雨淋濕了，鐵芳一看，其中就有鉤鏟槍焦衰，另兩個年輕的人他不認識，但有一個老人，鬍鬚都向下垂水，鞍旁掛着雙鉤，這不用問了，當然就是灞陵著名的老俠客，人稱爲「鉤俠」的呂慕岩了。鐵芳此時又極從容鎮定，勒住了馬，持劍準備着，却先冷笑着，向焦衰說：「真是想不到！咱們又在這裏見了面啦？雨很大，你們追趕前來，是有什麼事？」焦衰就從他的鞍旁摘下鉤鏟槍，剛要上手，呂慕岩却亮出來護手雙鉤趕過來，說：「焦衰你且退後！讓我來跟他說一說！」便指着鐵芳說：「你認得我嗎？我就是灞陵鎮的鉤俠，我的兒子便是被你跟春雪瓶害死在祁連山中的呂通海，……」鐵芳說：「我久聞你是陝中有名的老英雄，你的令郎鐵爪鷓鴣也是一位好漢，我們是涼州府遇着的，他死在祁連山中的詳情請你聽我說！」呂慕岩幾乎要跳下馬來，暴躁着說：「你快不要說！我不願聽

人提我兒子慘死之事，聽了我就要心痛，肺都炸了！我諒你韓鐵芳的武藝也不是我的兒子的對手，必是春雪瓶那女賊殺的他！」鐵芳也忿然說：「你兒子若不幫助山賊，春雪瓶也不會把她射死，春雪瓶原是一位女俠！」呂慕岩就哼哼地哈哈笑，說：「你也不必替她說好話，等我見着了她，我們再算賬，問你不着，可是她現在什麼地方？你不但得告訴我，還得帶着我們去，見着了她，我才能放了 you，你聽見了沒有？快些把手中的劍扔了，聽我的話！」鐵芳冷笑羞說：「你雖年老，倒真利害！你說什麼，我得依什麼？天下那有這樣容易的事？我自從在黃河沿大王壩與你們分別之後，我就同着車上的這一對夫婦：」呂慕岩又擺着鉤說：「這件是你也不用着提！昨天告訴你……」向旁邊一指說：「這就是我的徒弟飛夜叉張保，若不是你小子命不該結，昨天你就死在孝義城的大街上了，」鐵芳又冷笑。呂慕岩又說：「後來我們都知道你住的那處店房，如果你跟荷姑一同在那裏住，當夜我就去取了你的首級。可是聽人說：「你給荷姑找了女婿，那附近知道你的人都說你好，因這事，我看你還不愧為蕭仲遠的徒弟，還有點俠義之風，你既如此，我也不作小人之事，荷姑的事都不提了，咱們的事與他夫婦無關，現在叫他們自管走，我管包沒人再尋找他們！」鐵芳拱手說：「佩服！佩服！你說的話確實爽快，由此可見你鉤俠之名不虛！」呂慕岩瞪眼說：「可是我們不能放走了你！若尋不着春雪瓶你就休想活命！」更喝一聲：「快些放下寶劍！」說話之間，他就以鉤向鐵芳的手上去鉤，但鐵芳將劍一抬，當隆兩件兵又交碰在一處鏘然作聲，鐵芳不由將馬向後邊退了一退，因覺得這老頭子的力很大，鉤很重。當下那鉤鏘槍焦衰，飛夜叉張保，也都怒目橫眉地要奔向前

來，呂慕岩倒是將他們全都攔住了，說：「這個地方雖沒有別的人，可是我若叫你們幫助，那就是壞了我，在江湖上三十年的名氣！」鐵芳又說：「呂慕岩！我可無意與你相打，因為你的年紀已很老了！」呂慕岩狠狠地說：「我雖然老，難道竟怕你這個少的嗎？我知道你自恃走過天山，到過祁連，吳元猛都莫能够將你奈何，你就也看不起我，好！咱們就在這裏鬥一鬥，除非你跪地求饒，乖乖地領着我去見春雪瓶，不然我就叫你屍橫道旁，說時慢偷齊來，這種護手鈔鈎，又名「虎頭鈎」，乃是兵刃之中最利害的一種，兩面有刃，可以當作劍用，頭兒上又是鈎形，可以鈎壓對方的兵刃，還能鈎對方的腕臂，把子上是棧形的護手，刀劍都想傷得着他，而把子的下端又很鋒銳。

如同槍頭，更如短刀，可以反過來刺人，如今呂慕岩使的這對鈎又特別重，特別長，銀光閃閃，與鐵芳所見過的呂通海及飛虎鮑坤所用的不同，是分外的利害，當下雨絲愈粗，天氣愈冷，路上愈多泥濘，天色愈發暗，那柱子的車已趕出百步之外去了，焦衰等人也都退後很遠，這裏的老鈎俠就在馬上展開了他的鈔鈎，向着鐵芳鈎來。

鐵芳也在馬上擰劍去刺，呂慕岩以鈎就鎖，爲而沒有鎖住，鐵芳的馬向前撞來，劍如飛騰掠翅，側面砍來，呂慕岩急用鈔鈎去架，趁勢攙拿，但鐵芳的劍忽而撩挑，忽而拋衝，總不令呂慕岩的鈔鈎占勝，同時他的馬又極好，騰躍自如，呂慕岩就更怒了，又大喝一聲：「下馬來打！」他雖老而腰軀却非常伶俐，一躍就跳下馬來，舉着鈔鈎，威風凜凜地說：「小輩！你也下來吧！」但是韓鐵芳實在無心跟一個老頭兒賭

這口氣，何況焦衰那三人又跑過來了，反正無論如何，今天自己一人也要敵他們八隻手，此時那柱子在那邊就要下車，喊着稱：「大相公不用跟他們鬥氣了！他們一定要拼就叫他們向着我來！」鐵芳衝那邊攙手，却向這邊發出一聲冷笑，說：「誰同你們一般見識，我要走了！看你們能够奈何我？」說時他就撥馬跟上了那邊的車，急吩咐趕車的快走，當時車更快，馬也更急，又冒雨向東面而去，可是那老鉤俠呂慕岩又上了馬，帶着焦衰等人都追趕了來，雨更大，究竟車輛不能走得太快，鐵芳的馬又不敢離開車，行了不遠，就被那四匹馬追趕上了。

四個人擰槍的刺，舞鉤的鉤，掄刀的砍，鐵芳迴身以劍迎擋，同時馬往前走，車也向前去進，幸因雨落得太大了，那四個人勢雖衆多，可是馬全都沒有鐵芳坐騎好，所以不多時，就又將那四個人落在後邊，而眼前烟雨之中隱隱有一個小村，那四個人也不再追了，只聽見模糊的喊罵之聲說：「韓鐵芳小輩！叫你再多活半日！」鐵芳身雖未傷，而氣喘不勝，也無暇還言，馬又急進，車又快走，又不多時，便進到了村裏，那趕車的才哎喲了出來，說：「好險那！」又望了望鐵芳，說：「大爺！你可真行！」這個村子真是不大，統算起來不過二十餘戶人家，而且是一個孤村，四面無靠，趕車的就把手停住了，用袖子擦了擦臉上濺着的雨水，就說：「大爺！咱們還能够往下費嗎？」鐵芳說：「這裏有店房嗎？」趕車的說：「店房倒是沒有，這是百福莊，遠近的人都知道這是「白虎莊」，東村口有一塊大石頭，遠看着就像爬着一隻白虎，這村裏的強大爺跟我最熟，他好交朋友，過路的人沒虧費了，可以跟他借錢，遇着雨了，都不算什麼

我帶着你幾位到他家中去歇一會，就憑你大爺這身武藝，他一定就得跟你交朋友！」車裏的那柱子這時就說：「不行！我看這個地方也不妥，因為地名兒既叫白虎莊，又住着個姓強的人，咱們現在不是自己往白老虎的嘴裏鑽嗎？姓強的那個人，多半是強盜」趕車的，當時露出大不願意的神氣，說：「你怎麼這麼說呀？強大爺是文武全材，論武藝，太極拳，八卦拳，都打得很好，各處的保鏢的都來跟他學，論文的人家會看病。

脈氣看得好幾個啦！在鞏縣城裏開着百萬堂藥店，每逢三六九進城去看病，人都擠着，等着。求着，叫他老人家給看病，一看就得看一整天。」鐵芳一聽這話，心裏本來也是跟那柱子所想的一樣，覺得那逃開仇人之手，却又跑入了賊子的窠穴，但又知那姓強的人是個看病的大夫，且在縣城裏開着藥鋪，就想這個人大概還不是什麼不法橫行的人，遂就略略地放下了心，並想那呂慕岩等人之所以沒有追到村裏來，未必不是因這村裏，有爲他們所顧忌的一個人，那麼如今正好去拜訪拜訪這個人，倘能得於人之助，只要容自己在此歇宿半日，那就可以緩過力氣來再與呂慕岩等人廝殺，即或這姓強的人真如白虎一般的兇惡，那也沒有法子，反正呂慕岩的人多，而自己的勢弱，以單劍鬥他們五個人跟鬥四個人，也相差不了多少。於是就向那柱子說：「你們不必多疑心了，這個姓強的我是早已聞名的，如今我倒真應當去拜訪拜訪他。」就向趕車的說：「強家在那裏？」趕車的說：「就在東邊。」於是鐵芳下了馬，牽轡相隨，那趕車的就拉着騾子往東走了不遠，就在一個巷口停住，這條小巷裏邊只有一戶人家，是磚砌的門樓，黑門上油着紅漆的對

聯，寫着是：「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頗爲文雅，而且這個門兒雖然並不怎樣顯赫，可是在這小村裏，恐怕是最整齊的一個門兒，也許就是本村的首富了。兩中，鑿門閉得很緊，裏面有小叭狗的吠叫之聲，也隱約不清，鐵芳就向趕車的說：「你既是認識這位強莊主，你就去打門吧！你可以把話去實說，我是洛陽望山村的韓鐵芳，路過此地，沒有別的事，來是爲歇息半日，二來是慕他的名，拜訪他，我因爲出門時倉卒，身邊沒有帶着名帖，但你一提起我韓鐵芳的名字，料想他也能够知道。」趕車的這時發着怔，直着兩隻眼，不住地看着韓鐵芳，就說：「哎呀！原來！大爺！你老人家就是韓大相公呀？」鐵芳說：「不必多說了！你就快去打門吧！可務必把剛才的事對他言明，他若是肯留我們歇歇，我們便進去；不然也請他不必客氣，因爲我也看出來，這個村子太孤，又在雨天，我們也不願給人家多事。」趕車的這時確實也有些作難，就答應着，上前拍門去了，車裏的邢柱子就向鐵芳說：「大相公不該告訴趕車的實話。」鐵芳却微笑着，搖頭說：「不要緊！至多了我再罰那些人牌牌，或是他門把我捉住送往官府，叫我給獨角牛抵命。」

與你們夫婦絕不相干 我如今已經走到這個地方了，鑿藏名隱姓也是不行，只可惜我還沒有送你們追上前面的官眷！」他暗暗地慨歎着，就向巷口裏去看，只見那趕車的在裏裏敲了門半天，裏面才把門開開，是一個男僕樣子的人，跟趕車的真是認識，趕車的真又回首指了指鐵芳這方面，那男僕也不住直着眼睛注意地來看，邢柱子却又發了心，向鐵芳悄聲地說：「我看這人家不大妥！那趕車的說話也多半靠不住！」

荷姑也害怕地，悄聲兒說：「不好！咱們就駕車停在這兒待一夜吧！大相公你也到車上來，省得在雨裏淋着，不用上他們家裏去啦！」鐵芳笑着說：「那還不是一樣嗎？」又把才收入於行李捲中的寶劍拍了一拍，說：「有這口寶劍，我就不怕，你們也都不必怕！」那趕車的在那裏跟僕人說了幾句話，這裏也沒有聽清楚，他們就進院裏去了，並且把兩扇門闔上，雨聲更大，天色黑壓壓地，簡直跟夜裏是一樣了，那柱子又說：「這趕車的一定靠不住。」鐵芳却說：「不要多疑！」那柱子又說：「可恨我沒帶着斧頭，不然到時我跟他們拚命！」鐵芳連說：「用不着！用不着！你們夫婦雖與我同行，但剛才呂慕岩說的話，已將咱們分開了，他們不與你們爲難，專同我作對！」那柱子說：「他們說的那話！咱們還能真信嗎？」鐵芳也沒有言語；又待了一會，那兩扇門就又開了，只見趕車的跟那男僕又出來了，男僕的手中還高高舉着一隻雨傘，傘下就有了一個人，這人年約五旬上下，身材不高，但是滿臉的連鬚黑髯，簡直連模樣都遮住了，令人看不清，穿的是長衣服，但用手提着視襟，腳下是兩隻塗着油的黑布雨靴，靴底不知有多少釘子，走起路來直響，他放下衣襟，拱着雙手，哈哈大笑，說：「韓大相公！久仰大名，只恨無緣拜會，如今這大的雨，你大駕來到敝村，光降寒舍，真是光榮之至！請！請到裏面歇一歇吧！」

鐵芳也拱手，說：「強莊主！我們今天也非他特意前來造訪，一是因雨，二是因被鉤俠呂慕岩等人給追來的，話得先說明，不然我若到你府上給你惹出事情，那實在對不起！」這個強莊主就連說：「那裏的話？那裏的話？兄弟在敝處還略有小小的名聲，再說又沒得罪過人，我想無論何人也不能不給我留點面子

。請進來吧！只是不要笑話，寒舍太爲狹窄！」這些和藹的話，使得鐵芳更不疑惑，於是先看着那柱子夫妻下車進內，他自己也進了門，車是否終夜就停在巷口他不管，他的黑馬却絕不撒手，就自己牽進了院中，有一顆枯樹，他就將馬繫在樹下。這強家是「三合房」東屋的門開了，出來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強莊主就說：「這是我的女兒！」隨讓着荷姑進到那屋裏，他却將鐵芳跟那柱子讓進北屋裏，這屋中陳設得很是古雅整潔，當中懸掛着一大幅畫，畫得是一隻吊睛白額的大老虎，那柱子一看，立時就更露出驚疑的神色，可是鐵芳知道，畫的這隻老虎必定是「藥王爺」孫思邈真人的那隻老虎，由此更可知這位強莊主確實開着藥鋪，確實是一位醫生，室中也有筆硯等陳設，還有按脉用的腕枕，強莊主先命人取來了乾衣裳，請鐵芳二人更衣，又淨面？連襪子和鞋也都換了，茶也送上來了，燈也點上了，這強莊主就陪着鐵芳跟那柱子談閒話，鐵芳只說那柱子是他的盟弟，並把呂慕岩等人追迫之事，只略略說了，並未細述原由，這位強莊主名叫強永濟，號是子舟，他素聞洛陽韓老善人文佩，韓大相公鐵芳之名，可是鐵芳在洛陽所作的事，尤其是剪除了獨角牛之事，他並不知道，這強永濟會些拳術，也收過幾個徒弟，徒弟也有在外作鏢頭，作護院的，他自己可是沒有走過江湖，不認識江湖上的人，鐵芳提起了鉤俠呂慕岩，他搖頭說：「不大知道。」又提起了靈寶縣老劉崑之名，他却說：「劉老拳師跟我倒頗有幾面之識，因爲我會被人請到靈寶去看幾次病！這可也是十幾年前的事了，據我看，那人雖是個練武藝的人，可是還不粗暴，頗知道理。」鐵芳就笑着說：「他如今老了。」

脾氣就變得暴躁了，或許因為我有一點不對，才惹得他這樣處處與我為難，但也沒有什麼，我這人很懂得分寸，他們不逼我太甚，我也不能對他們怎樣，他們若是步步相逼，那我就不能再對劉崑，呂慕岩以老前輩對待了，我也就對他們不再客氣。不過我担保絕對不能打攪貴府，今天如若無事，明天一早，不管雨住不住，我們就走，如界有事……」正在說着，忽見那趕車的慌慌張張地進來說：「可不好啦！那四個人都進村裏來了，那個年老的拿鈔鈞的叫我進來告訴你，說是他們在村外等候你，請你出去再較量較量！」鐵芳聽了，不禁神色一變，冷笑一聲，點頭說：「好！你出去就告訴他們一聲，說是我這就去再會他們，叫他們在村子的東口外邊等候着我！」邢柱子忿怒地立起身來說：「我出去見他們吧！」鐵芳用手把他攔住，強永濟也站了起來，說：「這樣地逼人，簡直是強盜了！讓我去對他們理論理論？」鐵芳也趕緊給攔住，說：「強老前輩，你出去若有一點好歹，那我更是對不起你家裏了，如今我雖然身遭此事，我就自身出去對付，還免得旁人受我的連累！」強永濟發愁說：「你一個人怎能够打得過他們四個人呀？」鐵芳搖頭說：「不要緊！我雖不願傷他們四個人，但或許也不至為他們四個人所傷，並且我能够應付便應付，若不能應付，我就脫身一走，到不遠之處去請了我的朋友來，只是……」說到這裏鐵芳更是言辭慷慨，態度昂然，就拱手說：「強老前輩，我們素昧平生，如今竟蒙你這樣款待，可見你熱心俠腸，至可欽佩，我這盟弟邢柱子與他的夫人，原是新婚，並且是一對患難的夫妻，我現在叫他們在貴府上，需求多加照應。等到天晴之時再叫他們往東去走，……」強永濟就說：「這個你放心好了，我家也有兒媳和閨女。」

除非他們強盜結夥而來，連我家裏的人也都欺辱了，我才護不住你盟弟夫婦，不然，我也會幾拳，在外邊我也有弟子，這這村子雖小，我若呼喚一聲，也能够來三二十個莊丁，我決不能叫他們夫婦受半點屈辱。」這強永濟說話的時候，連鬚的鬚子全都倒豎起來，簡直比畫兒上的那隻老虎還要利害。鐵芳就深深打下一躬，說：「既這樣，我就拜托了！」他就進去更換衣服，他們剛才脫下來的衣服擱在裏屋的火爐旁邊，這時烤得已快乾了，他正在烤着，邢柱子就追進來，含羞眼淚急急地向着他問說：「難道你真要出村子跟他們再鬥嗎？」鐵芳說：「我若不去，他們也能够到這裏來，還顯得咱們不是丈夫？」邢柱子說：「你一個怎鬥得過他們四個，你這一出門，性命就難保呀！」鐵芳却嚴肅地說：「兄弟你千萬不必掛心，你只保護住你的妻子要緊！」又悄聲囑咐着說：「這裏，我雖看出是十分可靠了，但你還須時時謹慎防備。」鐵芳更小聲地說：「你可千萬不可冒昧地就出去幫助我，那無用！我也不與他們多鬥，我只要脫身走開，去追上雪瓶。」歎了口氣又說：「我本想不必找她，因為她正在病着，但如今我一看，非藉她的力量不行了！」邢柱子也無話可說了，但還不住愁煩，忿恨，鐵芳倒是神色自若，急急地換了衣服，又到外面去收束好了馬匹，他就又拱手向強永濟作別，強永濟已取出兩口刀來，給子邢柱子一口，他自己拿着一口，衣服也挽了起來，袖頭更都挽起依着他還是要跟着出村子去，但被鐵芳極力地攔住，鐵芳就牽着馬出門，那趕車的身披着油布的衣裳。

在雨中淋得跟個水鷄一樣，驚慌得又像是一隻兔子，他說：「那四個人都在東村口外邊了！」鐵芳點

點頭，若不在意，並且從容着由身邊取出來一塊銀子交給趕車的，趕車的用雙手接着，鐵芳就上了馬，出了巷口，轉往東邊，一出村口他就又抽出來寶劍，只覺得雨更大，天更黑，在烟雨茫茫之中，對面都難以看得見人，他的馬盪着泥水，徐徐地前走着，走了不遠，就被那四匹馬攔住了，他的寶劍當時向前就扎，却被呂慕岩以雙鉤壓住，呂慕岩大聲地說了許多話，在雨聲中，雖相離極近，却也很不易聽得清楚，飛夜又張保又幫助重說了一遍，鐵芳才明白，原來那老劉崑和小哪叱，那些人是跟他們分成了兩路，他們是在孝義縣，那些人現在却是在鞏縣住着，如今呂慕岩說出三項辦法來，第一是當場決鬥，分出來個生死，第二就是叫鐵芳隨他們到鞏縣，去見老劉崑，第三就是他得帶着去找春雪瓶。鐵芳却大聲地說：「三件事我全依你們！若要鬥，當時鬥，若要見劉崑，當時就去見，若要找春雪瓶，那也容易了，我一定能够把她找來了，你們可是不能隨着我去，我也不能先告訴你們她現在何處！」呂慕岩暴躁地說：「好！你就先隨着我們見劉崑去吧！」鐵芳說：「且不要忙！你們先發下誓才行，不能在我隨你們走後之時，你們又分出去謀害荷姑跟她的丈夫。」呂慕岩說：「你把我呂慕岩看成了無信的小人！我說了不准人去找荷姑，就決不能再去，縱使劉崑不聽我的話，我也能够跟他們翻臉！況且強永濟也是有名的拳師，我們若打算攬他的家宅，也不必又叫你出來！」

鐵芳點頭說：「好！我不怕你們，我自覺得是好漢，可是你們如果是賴漢，那將來再說。現在我就隨你們走吧！走！走！我在前！」當下他催馬緊走，那四匹馬在後緊隨，雨聲簌簌，風聲淒淒，馬蹄踏着泥

水，發出雜亂的聲音，鐵芳的馬快，他們那四匹簡直追不上，可是鐵芳絕不逃跑，還時時駐了馬等候着他們，如此向前緊行，行了又有二十多里地，便望見了鞏縣的西關，在雨中幾點模糊的燈光了，更往前急走，少時就進了關廂，呂慕岩却喝着說：「停住停住」這時雖已有初更時分了，關廂裏倒還有打着傘的人往來，酒樓茶肆也都還沒有滅火，鐵芳將馬勒住，就高聲地喝着說：「老劉崑現住在那家店裏？你們就領着我直頭去見他吧！」呂慕岩過來，連鬍子都往下垂水，氣喘吁吁地說：「鐵芳老弟！」他這時忽又特別客氣了，接着說：「你敢同我們到此地來，可見你的胆子壯，够朋友，是一條好漢！但是實不相瞞，我們跟劉老師傅他們分了手，雖言明是他們到鞏縣來等我們，可是我也不准知道他住的是那家店房，好在一找便能够找得着他，先叫這位焦兄弟跟張兄弟陪你去喝兩盅酒，我們去找他，然後再商量。」說到這裏，又暴厲地大聲說：「你既來到這裏，就都好辦了，我們的人多，絕不能欺負你單獨一個，你放心，絕不至於太難爲你！」鐵芳却不住地哈哈大笑。鈞鏢槍焦袞指着樹北說：「迎春樓酒飯館裏邊很寬敞，咱們進去吧？」鐵芳點頭說：「好！我們也應當用晚飯了。」於是向呂慕岩拱拱手，他們三個人就下了馬，一齊攜帶着兵及隨身的東西，這裏的掌櫃本來也預備叫廚房封火了，可是見三個濕人渾身都濕，各亮出來刀劍，樣子十分地兇，鈞鏢槍焦袞又說了一個人的名字，什麼「黑呂布梁大爺」，那多半是本地的一個有名有勢的人，以掌櫃的一聽這三個人是他的朋友，就不敢怠慢，樓上並無別人，只有他們三個人占住了一張桌子，於是就要酒，要菜飯，一會兒，酒就先上來了，外面的雨聲仍然繼續地響着，鐵芳就笑道：「好天氣！」斟了一

盃往下飲去，各自誰也不讓誰，焦衰是時時預備着他的飛桿鉤鏢槍，時時觀察着鐵芳的神色，並不說一句話，那飛夜叉張保倒是說：「韓兄！他們最恨的還是吞雪瓶呀！你帶着他們把吞雪瓶找到，也就沒有你的事啦。」

若細說來，咱們都是如朋友，都生在滬關裏外，跟同鄉是一樣，何必如此呢？」鐵芳笑得幾乎噴出酒來，說：「張兄，你這個人倒是很老實，我知道你是好意勸我，我也不必再說什麼了。」把臉向下一沉，指着焦衰說：「假如這話是他姓焦的說出來，我當時就提着他的腿把他扔下樓去。」焦衰立刻驚慌，抄起了他的鉤鏢槍，鐵芳依然從容鎮定地說：「我也是堂堂的一條好漢，何況又一點也不怕你們，並且還沒看得起你們，我用得着叫春雪瓶那樣的高人也出來嗎？」說着又一陣哈哈大笑，張保說：「既是這樣，我就不能夠跟你再說話了。」焦衰忽然用拳頭一搥桌子，說：「你跟他廢什麼話呀？他還能夠活到明後天嗎？」此時鐵芳突然端了一腳，連凳子帶焦衰，還有酒盃，全都摔倒在樓板上，吓得端着盤子的茶僮直喊叫，鉤鏢槍焦衰羞惱成怒，擰槍向鐵芳就扎，被鐵芳將槍揪住，用力一奪便奪了過去，焦衰不容鐵芳抽劍就掄拳直撲上去，二人相扭起來，把樓板震得亂響，張保上前來勸，也勸解不開，二人相扭了半天，結果是鐵芳將焦衰的身子揪了起來，就猛力向窗外去推，焦衰也是極力地掙扎，又掙扎了半天，連窗櫺都給擠斷了，結果鐵芳是把焦衰給扔出了樓窻，但窻外還有一層屋簷，焦衰並未摔落下去，他大聲地詬罵，掄着已刮破流出血來的拳頭向裏還打，鐵芳也隔着窻「砰！砰！砰！」打了幾拳，一拳很重的打在焦衰的胸膛

，焦衰就跌下了樓去，大概！至少也得半死躺在雨中的街心了。鬧了這半天，飯館的人個個都面如土色，張保也要走，却被鐵芳把他揪住，按他坐下，說：「你不要走，沒有你什麼事。」他照舊以酒類斟，談笑自若，並勸張保說：「你不要跟他們在一起胡混，我倒不要緊，我向來是得不傷人便不傷人，能不得罪朋友，也就不得罪朋友，不過早晚春雪瓶是要來到的，那時，她的劍下可實在沒有輕重。」這個飛夜叉張保聽了此話，越發地渾身顫慄了，他簡直又要走，他坐不住了，鐵芳就勸他說：「我並不是怕我多一個對手，但我勸你要走，還是趕快就離開此地，離開他們那些個人吧！」張保點了點頭，立起，向他拱了拱手，挾着刀就下樓去了，這裏鐵芳照常地一個人吃菜用飯，掌櫃的毛着腰，帶着驚恐，露着笑容，剛過來，好像是要勸鐵芳別再生氣，又好像是要勸鐵芳也下樓，然而鐵芳不容他說話就掏出一錠銀子來給他，說：「這還不够賠償你這扇窗門的嗎？」掌櫃的連連拱手，說：「這銀子我們可真不敢，只請，只請……」大爺顧念我們小買賣人！」鐵芳也不禁歎了口氣，說：「如今的事，大概你也看出來了，我實在是怕他們逼迫到這裏來的。我等差他們，他們再來人時，我一定拉着他們到外面去理論，絕不能再在你這樓上鬧了，剛才的事，實在對不起，這銀子無論如何你也得收下，你不收就是看不起我，我姓韓，名叫鐵芳，今天咱們先交個朋友，將來我若再路過此地之時，再向你重謝！」說得這酒樓掌櫃倒有些受寵若驚了，可是他才道了謝，將銀子收了起來，忽聽見樓梯又「咚咚咚」地直響，掌櫃的趕忙回身，他並不敢跑到樓梯口兒去看，却躲進那間放置傢伙，盤盪的屋子，由樓梯上來了五個人。鐵芳這時本不想再喝酒了。

可是見他們來了，反倒又斟了一盃。來的這幾個人之中倒沒有老劉崑，仍然是呂慕岩爲首，這呂老頭子連乾衣裳都沒有換，就提着雙鉤又來了，他先問說：「飛夜叉張保往那裏去了？」鐵芳說：「他自己走了，我那裏曉得？」呂慕岩面雖充滿了怒容，却並不發作，可見他是將氣忍了忍，他說：「韓鐵芳！在我走了這一會的时间裏，你可又打傷了焦衰，我們本想是跟你客氣客氣，如今却又客氣不得了！剛才我們已見了劉崑老師傅，他說他要再會會你！」鐵芳答應着說：「好！」說着提起劍來，霍地就站起身來，要跟着他們走，呂慕岩又擺着手說：「不要太忙！今天太晚了，雨又沒有住，再說鞏縣這個地方又沒有合式的場子，武藝怕施展不開。」鐵芳說：「我倒是不在意，在屋裏我也敢跟他較量較量。」呂慕岩說：「可是劉老師傅向來跟人比武都得挑地方，尤其這次跟你，總得光明正大，不能在小場子上動手，不能以老欺少，也不能够以多勝寡。」鐵芳說：「這些廢話你不用說，既然劉崑不願在兩天夜間交手，那就因爲他年老，我可以等待他一二日都不要緊。」呂慕岩點頭說：「好！這又算是你懂得變通，那麼，剛才焦衰的那件事也就不必提了，現在我們已經替你找了安身處，就是斜對開的宏興店。」鐵芳聽了這話，却又不禁有些生疑。呂慕岩又說：「所有的店飯錢全都由我們給。」鐵芳搖頭說：「那倒不必操心。」拍了怕他的行李捲又說：「我這次出來攜帶的金銀很多。」呂慕岩身後邊站着的那四個人全都瞪着眼睛向他這包袱來看。呂慕岩又說：「那麼就請吧！明天雨若是住了，後天我們就一同往東，走幾十里地就是虎牢關。」鐵芳似乎很感興趣地說：「嘔！虎牢關。」呂慕岩說：「那是三國時劉備，關公，張飛，三戰呂布的地方。現在

那個地方空曠無人，正好決一高低，況你韓鐵芳是少年英雄，不亞於當年的呂布。」鐵芳笑着說：「你太過獎了！我那裏敢比古人，不過當年劉關張是三個人打一個，到後日在虎牢關你們不要說只有三個人，就是一齊上手，我也奉陪。現在，我還要吃飯，你們諸位就請便吧，待會兒我會自己去找那家店房去住，即使是一家賊店，我也要去住！」呂慕岩說：「這是什麼話？你太看我們不是朋友啦！」說時見鐵芳又坐下了飲酒吃菜，他便提鉤拱了拱手，遂與那四個人一同下樓梯去了。這次並沒有再打再鬧，那掌櫃的又放了心出來了，鐵芳就問他：「那宏興店是怎樣的一家店房？」掌櫃的說：「還好，是一家大店，是本地的有名人物黑呂布開的，他那個店房倒不欺負人，只是不能欠他的店錢，若是欠了錢。」

卸下皮來也得還給他。」鐵芳笑了笑說：「我倒不至於欠他的店錢，因為已有人應得給錢了，不叫我化費一文！」這掌櫃四下看了看，才悄聲說：「我勸大爺你還是快些走吧！」鐵芳却搖頭說：「不要緊！」此時他已吃飽了，酒他本來是不大喝的。如今因為忿怒，才喝了兩盃，但已覺得有點頭暈了，就不敢再飲，同時也不願再在這裏多耗功夫，使得這裏的掌櫃的永不得安，夥計也把自己看成了不起的人似的。他遂就清算酒飯錢可是這裏的掌櫃的拉着他，扯着他，無論如何也是不肯再收錢，鐵芳只得拱了拱手，說：「那裏，明天再說吧！」他提着行李包袱跟寶劍，就走下了樓梯。樓下面只有一兩盞燈，十分的昏暗，迎着門涼風兒吹到他的頭上，他更有些醉意了，脚都發軟，可是樓下已經有三個人，其中的兩個大概就是剛才跟着呂慕岩的，都握着刀，一句話也不發，一個却提着個不怕雨淋的玻璃燈，裏邊點着燭，玻璃

上用紅油漆寫着「宏興老店」四個字，原來正是來接他的，這個店小二，遞着嘻和，說：「韓大爺的馬，我們已經叫人給牽過去啦，那邊的屋子也都收拾好啦，就請韓大爺過去歇着吧！」鐵芳點了點頭，店小二打着燈就在前面走，出了這家酒樓，就見滿天陰雲，一街泥水，雨淋在店小二戴着的草帽上還作出「嘩嘩」的響聲；鐵芳還時的提防着身後提着刀的那兩個人呢，又不知那鈞鐵棺焦衰是摔死了沒有，是在那時候被人抬走了的。到了斜對面的店中，他不放心他的那匹馬，叫店小二領着他先到棚下去看了看，看見了他的那匹鐵騎，他才沒有說什麼，店小二又領着他到房裏，確實是一間很乾淨的房子，有桌，有椅，還掛着對聯，大概官眷才應當在這裏住，牀上的半新被褲已經舖好，一壺熱茶也放在這裏了，店小二就說：「大爺把濕衣裳鞋襪都脫下來，我們拿去給烤一烤吧？明天你好穿。」鐵芳說：「好。」遂就都脫下來，順便即躺在被裏，店小二就出屋去了，依着鐵芳，身體既瘦乏，且又有些醉意了，他真願意就大睡特睡，可是不敢，忽聽屋開又「呀」地一聲響，自己就開了，又把鐵芳吓了一跳，他跟緊打開了行李拿出來一身半濕的衣褲鞋襪都穿上，到門前去看，見院中也是昏黑地，除了櫃房，簡直沒有燈光，別的屋中也不知有客人住沒有，雨還是不住。

鐵芳就掩上了門，並搬了那張桌子頂上，在桌子上並放了一把椅子，然後才熄燈去睡，劍就放在枕邊，一時他却又睡不着，實在，他對目前的事是非常發愁，虎牢關那個地方一定空曠，劉崑若是占上風便罷，他若是敵不過自己，那時呂慕岩等一千人必要齊集上來，除了春雪瓶她有暗器可用，像我這只惡一刀一

槍殺的人實在難以敵擋他們這些人。真若是死在老劉崑的手裏，死在虎牢關，那實在是太冤枉了，但事已至此，自己若像那飛夜又張保似的，一害怕就逃跑了，豈不惹人恥笑？他不禁暗歎了口氣，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就昏沈沈地睡去了，在睡夢中他忽然覺得眼前一亮，他就驀然驚醒，睜開了眼睛，一看，見已有入進到屋裏來了，却是一個穿着鹿皮背心，背後插着寶劍的女子，正以纖手點那牀旁邊放着的蠟台。雲鬢上蒙着青紗帕，沾着雨水，側臉兒是那麽壯嚴而秀麗，正是春雪瓶。鐵芳就趕緊坐起身來了。春雪瓶扭頭一看他，就不讓他說話。他却看出雪瓶的臉上仍有一層病容，他就忍不住問說：「病還沒有好麼？」春雪瓶却沒有回答，鐵芳又看見頂門的桌子跟椅子都跑到一邊去了，原來沒有用，門頂得離是那麽嚴，但春雪瓶進來了，自己竟連一點聲音也沒有聽見，真是羞慚！雪瓶把燈點上，這才站在牀前正色地說：「我因為有病，這兩天又覺得重了，我才不能夠跟着我爹爹的表姐姐那車輛去走，我是在西邊一個村子裏歇下的，歇了有兩天啦，那村子靠近大道，白天下雨的時候，就聽村裏的人看見有幾個騎着馬帶麼兵刀的人跑過來了，我怕的是有賊人又追上前面的官車去打劫。」鐵芳說：「村裏人看見的一定是我跟呂慕岩他們，我是負氣隨着他們來的，預備後天與老劉崑到東邊的虎牢關去決一雌雄。」雪瓶却不管他這話，只是仍然說：「我十分不放心，到晚間，剛才，我又聽見了村中的狗叫，大道上有馬蹄聲，我想半夜裏在雨中騎着馬行走，絕沒有好人，我出去了就把他射下馬來，過去問了他，他自己說名叫飛夜又張保。」鐵芳說：「咳！那人是在這對過的酒樓，因為我勸他不要幫助劉崑，我又提出你來，把他嚇跑了的，不想他又碰到你的

手裏！」雪瓶說：「我射得他並不重，我又放他走了，由他口中我才知道些韓大哥的事，我知道韓大哥被他們困在這那的酒樓上，我才趕緊來救韓大哥。」

雪瓶口中一連說出了好幾個「韓大哥」，鐵芳倒覺得臉上直發熱，他此時很是作難，第一是：人家病着，又是深夜冒雨前來，應當讓人家到牀上來歇歇，自己得趕忙扒起來才是。同時雪瓶既然來了，還能再叫人回去嗎？只好明天叫店家詫異一下吧，屋子裏忽然多添了一位女客。再說：雪瓶此時的態度頗有些脈脈含情，自己又爲什麼不依着父命母言，而與他說明白了！成親。想到這兒。心絃發緊了但不單是不好意思，又而有些害怕，怕碰個壁。怔了半天，方才問說：「現在姑娘是騎着馬來的嗎？」雪瓶點點頭說：「對啦！我來的時候，那酒樓已經關上了門我把門叫開，向他們問明了你住在這裏，我就趕緊來了，馬還存放在酒樓的門外，我還要趕忙去取，不然……」鐵芳却下了牀，擺着手說：「不要忙！老劉崑並沒有多大的能爲，那酒樓中的夥計又都很老實，馬寄放在那裏，絕不能夠丟，先請姑娘坐在牀上歇息歇息，待會我還有話要對姑娘說。」他用手帕着牀布，拉展開了被褥，就請雪瓶登牀去歇息，雪瓶身上的皮背心跟衣服本來也多半濕了，但她有點不願去捱着那被褥，搖了搖頭，笑着，她這一笑更顯得美，但也更顯出病懨懨的樣子來，鐵芳倒不由得歎了口氣，就正色而言，說：「雪瓶！以後你不要跟我再客氣了，你也不要再叫我韓大哥，我的身世，惟你曉得，我不姓韓，在韓家的那陳芸華，她現在是佛門弟子了，她已經不是我的妻子，我如今只能說是你的爹爹的兒子，是你的義兄！」一說到這裏，忽然感慨流淚，接着又說：「以後，我們

若作義兄妹也行，若——遵依我父母之意，我們……」他把這話頓了半天，結果是把心一橫爽直地說：「若作夫妻也對！」這話說出來，他料到雪瓶許是要翻臉的。所以他簡直不敢向雪瓶的臉上去看，只見雪瓶忽然扭轉了身去，把個亭亭的背影對着他，那背後的寶劍沾着雨水珠，映着燈光閃閃地發亮，繡花的腰帶上還掛着個小皮口袋，那就是百發百中的最利害的箭囊。鐵芳又說：「姑娘你不要惱，這是我心裏的話，我不能不對你說，你願意或不願意，都沒有什麼，現在還是你的病體最爲要緊，你應當先養病……好！你就先躺在牀上歇息一會去吧！我去把你那匹馬來，牽到這店裏。」雪瓶忽然回身，一把手握住了他的腕子，鐵芳就覺得她這五個手指頭涼極了，同時見雪瓶的面色慘然，淚已流下，但她的態度很是急躁，搖着頭說：「不用去取馬，我這還就要走！」

鐵芳吃了一驚，只是春雪瓶把他一推，遂即開了門自己走出，鐵芳趕緊跟出去看，只見已經沒有了雪雪的蹤影，夜雨淒淒，四週都靜，呆了半晌，聽街上隱隱有馬蹄之聲，少時也聽不見了，鐵芳這時的心裏簡直比雨水還要涼，他只得回身進到屋中，懶懶地重又閉嚴了屋門，站立着對燈發呆，心說：「原來如此呀！她並沒有半點的意思要跟我成親呀？咳！我太莽撞！」恨不得打自己幾下，他上了牀，先是後悔惆悵了半天，後來倒覺得心事都無，正好明天去找老劉，跟他們拚出個生死，死了，爽快，活着，飄流四方，也倒悠閒。當時他就吹滅了燈，重蓋上了被，可是翻來覆去地總是睡不着覺，不覺到了次日天明，他就振奮着精神，趕忙起來，整衣擦劍，付清店錢，並打聽出來本地的那個「黑呂布」的住址，他就自己去匆

匆備馬，然後，他才要在這雨雖暫止，天尙未晴之下去找黑呂布，獨鬥老劉寬，但見門的那邊早站着四五個人了，其中有一個就是呂慕岩的手下，昨天與自己交過手，拚過命的，這人就兇橫的樣子，說道：「韓鐵芳你起來了，劉老師，呂老師他們有話，今天叫你到虎牢關那邊等着他們，他們隨後就到，還叫你有什麼後事，快着點預備！」鐵芳怒罵道：「渾蛋！虎牢關在那裏？」這個人傲然的指明了路徑，鐵芳就點頭說：「好！我立時就去，今天他們若不去，我等到明天，明天不去我等到後天，倒看他們是英雄還是鼠輩！」牽馬往門外就走，一腳向這人踹去說：「快滾回去，將我的話告訴那老匹夫，叫他們人越去的多越好！」這幾個人只是往後去退，也都沒敢還手，鐵芳就出門上馬，忽然揮鞭，烏龍飛騰，泥漿亂濺，他就離了鞏縣，獨赴虎牢關。虎牢關是屬成臬縣所管的一個地方，北臨着黃河，東西是秦豫往來的要道，這個地方歷代是兵家必爭之地。

當年漢劉邦與西楚霸王項羽也會在這裏相持，最著名的就是後漢時的三英雄戰呂布，至今故址猶存，令人想起當年騎赤兔馬，使方天畫戟的溫侯英姿，鐵芳的馬如今來到這裏，也不禁蒼涼而生懷古之情，且又慷慨發要以溫侯自命。雨已住了，但天上仍飄着薄雲，地下更滿是泥水，附近有一座很大的市鎮，街上非常熱鬧，原來因為昨日那場雨，把過往的仕宦，行商，都留在這裏了，到如今還不能走，因為路太難行，家家的店房都住滿了，車馬都占滿了街，有的人倚着店門，看雨後的街頭光景，有的穿着釘子鞋，油布靴，出來或是到鋪子去買東西，或到酒店去消磨這半日無聊的光陰，這些人的形色不一，還有不少都是

過往辦公差的官人。這時已快到晌午了，鐵芳想要找一間店房用飯，並歇一歇，但是一連問了三家店，都是住滿了，連插足的地方也沒有了！最後又來到了一家，牽着馬擠進店門來就大聲叫着；「夥計夥計！」店夥正在院裏，就愛理不理的樣子，說；「沒房子啦！上別處去吧！」鐵芳說；「別處我都問過了，也都說沒有房子，那麼，我先把這匹馬寄存在你們這裏吧？」店夥又搖頭說；「不行！馬棚也沒有地方啦！誰叫你不早來呢？我們不能把別人的馬拉開，去喂你這匹馬，快上別處去吧！」鐵芳這時的氣很盛，聽了這話，他就罵道；「渾蛋！你說的這是什麼話？」店夥也扭轉頭來，瞪眼問說；「你這人！怎麼罵人呀？」鐵芳說；「因為你說話不像做買賣的。」店夥跳起來說；「我的話那句說錯啦？本來店裏沒有房子了嗎？難道還為你現蓋一間？」旁邊有客人聽見，都覺得不平了，都說；「你怎麼這樣說話？」店夥還是不服，鐵芳把韁繩撒了手，氣忿忿地提着鞭子過來就要打這店夥，但忽聽東屋中有女人的聲音驚慌着說；「哎喲！原來是韓大相公！」說話之間，屋門就開了，有夫婦二人同時趕着出來，又驚又笑，都深深地行禮，同時叫着；「韓大相公！」

鐵芳一看，原來是蝴蝶紅跟范彥仁，蝴蝶紅嬌豔如昔，衣服都麗，儼如命婦，范彥仁也不是那窮書生的樣子，也發福了，鐵芳不再理那個店夥，就轉怒爲喜，笑着說道；「想不到竟在這裏遇着故人，你們夫婦怎會來到此地？」范彥仁跟蝴蝶紅這時都似乎手足失措了，因爲太喜歡了，趕緊就往他們的屋裏去請鐵芳，鐵芳看到人家夫婦的身份，想到自己的處境，本來不願進去，但范彥仁夫婦竟過來，每人拉着他的一

條路膏，執意往裏讓，范彥仁並向那店夥說：「把韉老爺馬上的行李卸下來，拿到我屋裏來！」那店夥真是前倨而後恭，把腰彎得快到了地，連聲答應說：「是！是！是！」鐵芳便被夫婦挽進了屋內，這間店房倒很乾淨，椅子上放着他們的行李，雖然無多，但是很可以表示他們的生活是很寬裕了，鐵范彥仁說：「原來他不僅是附近汜水縣衙的典史，最近已陞為縣丞了，縣太爺之外，全縣就數他大了，鐵芳拱手向他們夫婦賀喜，范彥仁反說：「上次回到洛陽，我們原想是給大相公叩頭謝恩，却未料大相公那時還沒有回去。」鐵芳又拱手說：「只要范兄你步步高陞，你們夫婦永久有畫眉之樂，一直白首到老，那我就欣喜極了，什麼叫作恩？又什麼叫作謝，范兄你若再提，那就是拿我沒當作朋友。我韓鐵芳離家已有一載，飄流各地，頗覺得閒適，故人之中，我只還沒有忘了你們夫婦，如今却又在此萍水相遇，那好！我想再請你們夫婦喝幾盃酒，再給你們恭賀。但我不願在此多待，我陪着吃兩盃酒之後，我就還要走，因為目前我還有要緊的事，不然我也不會來到這虎牢關！」忽然見范彥仁神色驚慌，先把屋門帶嚴了，然後才探着頭，悄聲地問說：「大相公到旁處去還有什麼事？莫非還是爲那……獨角牛死了的事嗎？」蝴蝶紅在旁也說：「當初大相公是爲我們，才跟獨角牛結的仇，如今，害得大相公倒有家難歸！」說着，她覺着對不住，她竟自悲痛了下來。

鐵芳倒很覺得驚異，就笑着說：「原來這些事，你們夫婦都知曉了？」范彥仁說：「因爲大相公對我們有那樣大恩，所以大相公的事，我們不禁就要關心，只要遇見人，我們就常常設法打聽，因此關於大相

公的事，我們知道的很多，我們聽說大相公會到新羅去過，在那裏另娶了一位夫人，武藝精通，乃是官門之女，名叫春雪瓶！」鐵芳搖頭笑着說：「這一件事，你們就打聽錯了！春雪瓶不過與我見過面，却那裏算得是夫婦呢？」說到這裏，不由得歎了口氣。蝴蝶紅更顯得關心地問說：「爲什麼外邊的人，只要是知道大相公之名的，就都這樣的說呢？莫非……大相公本來已經娶了那位小姐，後來又出了什麼變故嗎？」鐵芳搖頭說：「也不是！」遲疑了一下，才慨然地帶笑說道：「我也只能同你們說，因爲我不願對故人說半句假話，我的妻子陳芸華在家裏已是一心拜佛，萬念皆空，她是佛門弟子，將來必能够得道，不再是我這個俗人的妻室了，至於春雪瓶不但是我的好友，且是與我有親，我選依着父母之命，感念她多番救我助我之恩情，也會有意與她結爲夫妻，誰料結果是：落花空有意，流水本無情！」這兩句話他說了出來，那讀過五經四書的范彥仁倒是沒有聽明白，琵琶巷裏出身會唱小曲的蝴蝶紅，立時可就瞭解了這兩句話，她就不再細問了，只說：「那位春小姐是有本領的人，就有脾氣？」鐵芳搖着头微笑說：「其實她也沒有什麼脾氣，我想，不是她嫌我的武藝不佳，就是不知我那一句話說錯了，使她惱了？這本來是一件小事，我們也一不必再多提了！如今你們既是盡知曉我的事，我可以告訴你們，我今天到虎牢關來，是爲等候着跟人決鬥拚命，我們在這裏談着話，說不定待會就有一羣強盜，拳師，連男帶女，三四十人，個個拿着刀劍前來找我拚命，我就許被殺死在這院中，把你們也連累了！」

范彥仁挺起腰來說：「這不能！我想他們誰也不敢，這地方雖不是我們的地面，可是我能够去見這裏

的縣官，托他派了衙役來這裏保護大相公！」鐵芳又拱手一笑着說：「但是！范大老爺！你得想一想，我是在洛陽殺死了獨角牛，河南府正在緝拿的兇犯呀！」范彥仁說：「這不要緊！至多我捨去了這頂紅纓帽！」蝴蝶紅也搖頭，決然地說：「這不要緊！我們倆爲大相公受了什麼累，都是應當！」鐵芳說：「我却不願那樣，那是違了我的宿願，我原爲你們夫婦好，豈能無故地牽累了你們？再說對我並無益處，我是孑然一身，有馬有劍，我那裏不可去逃，什麼人又能使我胆寒……」蝴蝶紅又悄聲說：「我們這次本是才由孟津縣給陳太夫人上畢了壽回來，因雨才留在這裏，陳太夫人也是去年我們到南方去才認識得的，也是因爲同住在一家店裏，陳太夫人喜歡我，說我長得像她早先故去那小女兒，才把我認爲義女，才給彥仁找的事，我們多仗人家栽培！」鐵芳就問說：「這位陳太夫人家裏是作什麼大官的？」范彥仁在旁說：「就是作過江南提督陳大人太夫人，所以無論出了什麼事，我們都可以求那位大人給設法。」鐵芳笑着說：「那就更不必了！如今我還要出去看看我那些個對頭來了沒有，少時，晚飯時，我若能回來便必定回來，必要作個東道，開筵置酒，那時我再與我們夫婦細談！」說時，拿起馬鞭子來，就走出了屋，只見那店夥抱着他那馬上解下來的行李包袱，正要往這屋裏來送，向他笑着問說：「老爺！我給你贖出一間好屋子來啦，你不去看看嗎？」鐵芳搖頭說：「暫時我不去看，行李你就放在這屋裏，但我要把這東西拿去。」說時，就由店夥的懷抱之中「鏘」的一聲將那口寶劍抽出。

吓得這個店夥「哎喲」了一聲，幾乎坐在地下，鐵芳將馬鞭子插在腰帶上，他提劍就走，出了店門，

就先去找本地最大的酒舖，不想還未向裏邊去走，身後就有人猛力抓了他一把，他回頭去看，見又是呂慕岩，老劉崑手下的人，這人說：「我們也都來啦，走吧！趁着這時候天還早，」鐵芳忿然說：「好！無論往什麼地方，我都隨着你們去，可是你先把我放開！我不許人揪着我！」說時奪開了手掄掌打去，這人的臉上就捱了一掌，那邊却有許多的人都大聲喊道：「韓鐵芳小輩！你就隨着我們走吧！」鐵芳一看，敢則他們全都來了，鎮上雖沒有店房，只是二十多個人的馬還都未卸鞍韉，都擁在那店門的外邊，個個眉騰傲氣，目露兇燄，劍出刀拔，棍揚鉤舉，那老劉崑和呂慕岩大概是才在店裏喝了半盃茶，就一齊走出來，向鐵芳點手說：「走吧！」鐵芳也疾忙回到范彥仁住的那店中將馬牽出，范彥仁和蝴蝶紅都驚慌地追了出來，此時鎮街上已經十分亂了，但見鐵芳騎馬揚劍，被二十多人馬包圍着他，就如一陣暴風似的，「忽喇，地一聲都往西去了，他們走後，這條鎮街上立時顯得清靜了，而西邊的大道上却羣馬橫馳，泥漿飛濺」，不一會，他們就都到了虎牢關，這個地方原來也不靠着大道，附近更無村莊，只是一片荒地，有斷斷續續的幾段土牆，但與其說是牆，不如就說是土坡或土崗子。這個地方沙礫很多，所以泥水倒少，人一來到這古戰場，不由得就增加了幾倍的殺氣，個個齊都下了馬，舞鉤動棍，掄刀揚劍，立時就將鐵芳圍住，就要立時一齊動手。

但聽得一聲：「都閃開！不許亂上手！」這聲音真和霹靂一般，是自那匹棗紅馬上的老英雄劉崑所發出，驚得衆人都拉着馬紛紛向後去退，並且齊都扭着頭看他的神色，老劉崑這時與鐵芳全都沒有下馬，

兩人都緊握韁繩，怒目相視，真好似古代兩國的名將，就要走馬相殺一樣，但鐵芳從容鎮定，面色如常，老劉崑却將臉沉得色如青鐵，配以那一部蓬亂的白鬚，顯得像貌古怪，神情十分兇狠，他那霹靂一般的颯子又喊道：「韓鐵芳，你找不來春雪瓶嗎？」鐵芳却似假說平常話一樣，搖搖頭道：「我找不來她。」笑笑又說：「何必找她呢？你們要殺要鬥，就跟我來吧！」劉崑却說：「虎牢關這個地方多麼有名？我若跟玉嬌龍，跟春雪瓶，倒還能够殺個痛快，她們雖都是婦人，但還倒名聞天下，你韓鐵芳究竟是個無名的小輩呀！我跟着你鬥，實在覺得不值！」鐵芳發怒罵道：「老匹夫你說的這話，顯見你的見聞太窄，大概你在靈寶縣稱霸作惡，一生就沒有怎麼出過你的家門，你沒有到天山祁連山，迪化，涼州府去打聽打聽，我韓鐵芳的名頭，包管比你的爹大得多。」劉崑又大喊：「小輩你敢潑口傷人？」鐵芳將劍平掄了一下，點手說：「來！來！來！來！就是你們齊上手，我也不懼！」劉崑忽又冷笑，說道：「還用得着一齊上手嗎？我劉崑若是三刀砍下，要不了你的性命，我就！」鐵芳問道：「你就怎麼樣？」劉崑說：「那便算是你贏了。」鐵芳說：「我也不願意那樣就把你贏了。你聽我先把話言明，其實你這般大的年紀，我本不該與你較量，但戴閻王若不是因你護庇，他未必敢那樣為非作歹，獨角牛若不是拜了你這乾爺，他也不敢欺負我家，可見你必不是個好人，我一生以來專打的是不平，除的是強暴。」

劉崑狂笑道：「你統共才活了幾年，竟自也稱一生以來，還敢以俠義自命之好大的口氣？小孩子！如今我不能够可憐你了，你就招刀吧！」老劉崑手中的刀是特別長，特別的沉重，他舉將起來向着鐵芳就砍

，可是他的刀並未落下，只懸在半空中，待看得鐵芳的劍勢突出向他來刺之時，他就穩然落刀向劍擊去，其勢極快，不容鐵芳閃避，只聽「噹」的一聲響，迸出了火星，鐵芳手中的這口劍，不但是雙劍的一口，而且是「女劍」，雖然鋒利，却極輕頗薄，幸虧是熟鐵，純鋼，不然不被擊斷，也得被打彎了，又幸虧鐵芳將劍柄握得很緊，否則也就被磕飛了。這是老劉崑的第一刀，第二刀緊接着就砍了過來，但鐵芳急忙閃開，並且跳下了馬，劉崑就哈哈大笑：「小輩！原來你的馬戰不行呀？這也難怪，我看你這匹坐騎，就先不中用，好！這第二刀不算，咱們重新來！」說時他的脚也離開了鐙，抬腿下了馬，兩匹馬都自行向旁邊退去了，兩旁的人也更都直了眼，要看着他們兩個人的步戰，只見劉崑的刀還沒有揚起，鐵芳的劍忽然勢如飛蛇逼進前面向劉崑的當胸就刺，兩旁的人都驚訝了，劉崑也「呀」了一聲，急展刀去推，同時身移步轉，而鐵芳便轉劍直取下部，這是「縱身追風伏地劍」，劉崑跳躍了起來，幸未被傷，但他可不敢輕敵了，二目直視，大刀重掄，鐵芳却一劍緊追一劍，劉崑是一刀復按一刀，兩個人就殺在了一起，非但三合，九個往來也多了，鐵芳此時所運用的劍法，非只是瘦老鴉的真傳，還有向春雪瓶偷學來的，只弄得老劉崑手忙刀亂。

那邊的呂慕岩見勢不好，便舞雙鉤飛奔過來，然而劉崑已肋部中劍，「咕咚」一聲，摔倒在地，兩旁的人全都急了，呂慕岩仍然說：「大家都不要上手！」可是那些人那裏肯聽，就當時兵及齊上，要將鐵芳打爛剝碎在這裏，鐵芳已竟上了馬了，掄劍迎殺，但苦於是劍短力單，殺了幾合，他才殺出了重圍，可是

旋即又被這二十幾個人追上了，他的馬就跳上了虎牢關城垣的遺跡！那高高的土崗上，四面却被人圍住了，這些人裏又有人掬出鏢來向他就打，他最怕的就是暗器，當下他極力防躲，可是四週的暗器打來的並不多，遠處的暗器却又枝枝射到。敢則春雪瓶是也早就來到這個地方了，或許比他們還先來的，在剛才鐵芳與老劉崑相鬥之時，她並未過來幫助鐵芳，一千人都都未留神到了她，此時她却催動了白馬飛馳而來，她的小弩箭更是首先射到，「嗤嗤嗤」她的箭頭是有粗有細，長短不一，所以被射中人身上的傷也有重有輕，總之，她的箭不虛發，射得二十幾個人倒有一半受傷伏倒，只瞞下了呂慕岩，揜着彎鉤急叫說：「好春雪瓶！跟我拚拚命！」突然一枝射中了他的左腕，他就扔下了一隻鉤，又一枝箭射中了他的右臂，他就成了空空兩手，春雪瓶的第三枝似是要射他的咽喉，鐵芳就趕緊催馬馳下了高崗，迎着春雪瓶喊叫着說：「不可！」春雪瓶却也不似往日那樣地殘忿了，聽了鐵芳的話，立時就住了手，可是她並不下馬也未跟鐵芳說半句話。

鉤俠呂慕岩，如今的面上是老淚縱橫，情況十分地可憐，他腕上的箭自己甩落了，臂上的箭也自己忍痛拔下了，可是血已流出，滴滴都垂在了地面的濕沙上，那老劉崑也沒有死，巨大的身軀在地下亂滾亂爬，又狂呼慘叫，春雪瓶馬到近前，發着清脆的嚴厲聲音說：「你們全都快些走，遲一步，我要……」把劍從背後抽出來，吓得受傷的爬着走，沒受傷的也拋馬扔刀，撒腿就跑，雪瓶又厲聲喝着，叫他們回來，把老劉崑抬走，這些人現在是唯命是從，連抬頭看春雪瓶也不敢，忽然春雪瓶用劍指着，向鐵芳問說：「那

過來的是誰？」鐵芳回頭去一看，就見土崗的南邊大道旁，停着一輛騾車，范彥仁，蝴蝶紅，還同着一個穿官衣的，好像是衙門中的班頭，都往這邊走來，鐵芳就說：「不要緊！這是汜水縣的范縣丞，那婦人是他的妻子，早先我對他們夫婦曾有過一點兒好處，他們屢次說是要報我的恩，剛才在鎮上我也跟他們見了面，我在這裏與人毆鬥的事，他們也曉得，如今必是怕我吃虧，才帶了官人來排解。」春雪瓶原本是不想跟鐵芳說一句話，她撥馬就走，但如今一看見官人來到，她反倒連劍也不收，怒目向那邊去望，那邊的人是越走越離着那裏越近，那位官員，高視闊步，氣派總是與旁的人不同，也把眼睛直向春雪瓶來瞪，鐵芳這時候倒担着心，因為春雪瓶的脾氣是說變就變，她的弩箭發出來就不認人，倘若傷了官人實在不大好，所以他趕緊牽着馬迎了過去。

那邊范彥仁就先止住脚步，給那官人引見，這位官人果然是成臬懸衝的大班頭，有個外號叫「賽孟嘗」。可見此人慷慨好交，當下他一見鐵芳，就拱拱手，很爽快地问道：「怎麼樣啦？大相公你沒有吃他們的虧嗎？」鐵芳搖頭說：「沒吃什麼虧，現在他們都已走了，又沒傷了人命，事情算是完了。」又拱手說：「多承關照！」賽孟嘗也拱手說：「不要客氣，我久仰大相公之名，所以剛才范老爺一叫人去通知我，我就趕緊來了，我也知道，江湖上的人時常爲一點小事就起紛爭，靈寶縣的劉老師傅跟大相公的事，近來我也都聽說了，今天我來，雖沒願得脫官衣，可是也沒帶着夥計來，我原是要以我這點面子，給你們雙方排解。」鐵芳說：「現在也沒有什麼可排解的，果你老兄白跑了一趟。」賽孟嘗搖頭說：「沒有什麼的，

都是自家人！」說着話，把眼睛又斜向了春雪瓶那裏，這時蝴蝶紅在旁就悄聲問道：「那邊的那位姑娘是誰？」鐵芳說：「那就是春雪瓶，我同着你們過去，給你們介紹介紹吧！」當下，他一說明了那邊就是大名鼎鼎的春雪瓶，這裏的三個人的眼睛都越發地直了，可是范彥仁的腳步似已不能向前，賽孟管這人雖然好交，可是他也不敢過去談話，他又向鐵芳拱拱手說：「既然沒有什麼事，我也就要走了，春小王爺我也是久仰大名，可是，我不便去冒犯人家，請你去替我問個好兒吧！有什麼事再來找我，只要我能够辦得到，我一定盡力幫忙！」鐵芳也拱手說：「多謝多謝！再見再見！」賽孟管就走了，逡走他還不住的回頭。那邊荒涼的土崗外，雨後的夕陽照着春雪瓶白馬青衣的倩影。

可是那影子在俏麗之中又似乎有一種神威，令人都不敢趨前，倒是蝴蝶紅，如今雖然也是一位夫人了，可是畢竟出身妓女，大方而不知說什麼叫羞怯，她就嫋嫋地向前去走，笑着叫說：「春小姐！今天幸虧你來了，才叫韓大相公沒受什麼大驚，我是早就聽人稱道你，是我們女流中的狀元，今兒，想不到能在這兒遇見你！」說着她就很恭謹地施禮，春雪瓶也在馬上拜了拜，抬頭見鐵芳跟范彥仁也隴談着隨向這邊走來，春雪瓶等到蝴蝶紅來到了臨近，她就問說：「那邊就是你的丈夫范縣丞麼？」蝴蝶紅地頭帶笑說：「對啦！若沒有韓大少爺我們兩人也到不了今天，聽說韓大相公若不是有春小姐搭救，他也不能够活到現在。」春雪瓶說：「這都是提不到的話，不過鐵芳原不姓韓，現在東邊不遠的官眷瑞大臣之女，那就是鐵芳的姨母，她們是正要往京裏去，最好你們勸鐵芳就趕上那官眷的車輛，一稱名姓，她們就能曉得，就能夠

認親，無論如何應當令鐵芳進京去，那裏又有他的舅父玉大人，都能給他博個出身，那才是他的正途，他也算是對得起他的母親，我也不愧叫我爹爹撫養了我一場！」說到這裏，春雪瓶的語聲兒似乎很慘，她又說：「我可以在江湖上飄蕩，永遠飄蕩，他却不成，他也不應該不走正路！」說至此處，鐵芳跟范彥仁也來近了，可是春雪瓶撥馬就要走，那邊鐵芳舉着手着急地：「雪瓶！千萬不要走！我還有幾句話要說！」這邊的蝴蝶紅也把馬給攔住了，她哀懇地說：「春小姐！我請你到我們的店裏去歇一歇，我跟你談談話兒，你要是答應，就賞我們個臉，別走，你要是一定走，我可就要在馬前給你跪下了，隨你的馬撞我，我也不躲開！……」

她仰着臉兒，誠懇地如此哀求，范彥仁也過來深深地打躬，說是請春小姐到那鎮上的店裏去歇一歇，他們要竭誠地招待一下，鐵芳倒沒再說什麼，春雪瓶却又看了他一眼，面上就不由漸漸泛起了紅暈，她做出着急，爲難，而無可奈何的樣子，最後，她忽然也點點頭，慷慨地說：「既是這樣，我也就隨你們到那鎮上去一趟吧。我也有幾句話要向你們說，不過，我可還是說完了話，我就走。」蝴蝶紅一聽，她頭一個表示喜歡了，當下春雪瓶就收起來寶劍，同着他們走過去，范彥仁與蝴蝶紅都上了車，鐵芳也上了馬，於是兩匹馬跟隨着一輛車，就同往那鎮上走去，春雪瓶與鐵芳雖幾乎是雙馬併行，二人所帶的劍又本是成雙的寶劍，但二人可談的話是太少了，都似乎赧然慚愧的樣子，這惟有鐵芳的心裏明白，他知道是不該那兩夜中，在客店裏跟春雪瓶說出那個請求，如今，那個請求未得遂願，倒生了一種隔膜，真是「一身無彩鳳雙

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專輪軋着泥塗，馬蹄發着輕響，在夕陽影裏，他們就都回到了鎮上的那家店內，賽孟嘗已經回到這裏了，有他的照應，店中雖然是擠得沒有地方了，可是居然也能够騰出兩個寬敞的單間來，請鐵芳，請春雪瓶去住，他們都各自在屋裏洗了臉，梳了頭，並換上了乾淨的衣服，范彥仁在那屋裏已命夥計給叫來了菜飯，還預備下了酒，他把鐵芳和雪瓶與那孫大人的官眷瑞大臣之女，及與新返京的玉欽的關係也都向賽孟嘗說了，並要請賽孟嘗作陪。

賽孟嘗却笑了，說：「大哥！你這不是故意爲難我嗎？按官面兒說，他們雖不是關公子跟千金小姐，可畢竟都有關親戚，我不過是個小縣衙門裏的皂隸，敢與人家同席？按私面兒說，他們一位是韓大相公，一位是春小王爺，我要是跟他們高扳起來，我的名頭可也就大啦，以後有人羨慕我，可也一定有人要找我麻煩，得啦！」他又作了個大揖說：「就算是我已經叨了您的酒啦！我可不敢真個就去奉陪，現在我就告辭了，有什麼事兒，您再叫人去叫我吧！」說畢，他又走了，這時薄暮已臨到了鎮上，天上已露出來幾點星光，鎮上，那老劉崑、呂慕岩等人根本就沒再回來，此時也不知都往那裏去了，所以這裏是十分的寡靜，一般客人也多半吃完了晚飯就早早地睡了。預備明天好趕路，可是這家店中的幾間寬敞的房間裏都是燈火熒熒，尤其那位縣丞太太蝴蝶紅，一身紅緞的發光的衣裙，臉上的紅胭脂跟大紅嘴唇，只有頭髮是黑的，首飾是金的，她的那兩隻紅繡鞋兒，東屋裏走走，又西屋裏去串串，臉上永遠帶着笑，她真忙，她今天也是最興頭，她跟她的丈夫都已祕密地商定了，今晚，無論如何她要叫鐵芳點頭，同時勸得春雪瓶也得肯

，而使人家一對，訂成了終身的伴耦，永世的良緣，不變的爲盟，她不是要作這個媒婆，范彥仁更不敢自命爲月老，不過他們夫婦總是想：「當初人家怎樣成全我們來的，如今既然有這機會，就得設法報恩。」同時又知道鐵芳是萬分地樂意跟春雪瓶訂親，只是春雪瓶還有點，並不是不樂意，而是有幾點難處，也就是使得一位嶽奇磊落的俠女傷心成了病的原因。

第十九回

冀北江南遊蹤都遍

邊疆沙草儷影相依

春雪瓶不說她不願意跟鐵芳婚配，她只說她有幾點傷心之處，在這屋內，對着明燈，對着蝴蝶紅，她把前後始末都低聲地說了，她發起怒來時比劍鋒還別害，她的心，外人若是不察，覺得比她的弩箭更狠，但是實在她的心也是很脆弱的，一位橫行大漠，腳踏草原，騰躍高山的春龍小王爷，如今竟會宛轉地悲傷彈淚，蝴蝶紅覺得她一點也不可畏，而且十分地明白人情道理，簡直是一位聰敏賢慧多情的女子，只緣於身世太爲不幸。她對着蝴蝶紅如對着長姊似的傾訴她的衷情，原來她之所以病，她之所以不能跟鐵芳婚配，就是因爲她的生身母太令她傷心了，當初作的那事，二十多年前在甘州城來安店裏……雪瓶說：「若沒有我，那能够叫鐵芳才一生下來就受那步難？就害得他們母子生離？所以，我若是鐵芳，我一定恨當初那個壞婦人，跟那個可恨的女孩！」蝴蝶紅一聽，就說：「啊呀！春小姐您怎麼這樣想呀？當初，方太太是怎麼個心，我們現在不敢說，可是您那時也不過是才滿月，人事還不知，您能够伸出小手兒來攔住您的媽，不叫她老人家把您換別人的男孩兒嗎？」春雪瓶說：「你不知道，他們母子分離之後二十年來，別人我

不知道，我的爹爹確實很苦，她雖撫愛着我，如同她的親生。但她也沒有一年，沒有一天，沒有一日，一時一刻，不是在悲傷地想着她失去了的孩子，爲此，後來她才得了病，病才永不好，後來她才死……」

蝴蝶紅也有點默然，半天，她才歎息着說：「這些事情都是過去的了，我聽韓大相公說；您的爹爹在路上遇着他，把他帶到新疆去，也就是爲叫您跟他結親，我並不是誇讚，您的爹爹，玉三小姐，那不僅是本事高，還是一位頂明白的人，給自己親手撫養起來的女兒招位姑爺正是自己親生的兒子，何況又是郎才女貌正正地相配，這是多麼好，又多麼巧的一件事呀？大相公不該違背了他親娘的遺言，我想小姐您要是孝順，要是能體貼着那位故去的老人家那片苦心，您！簡直說吧！就不應該不答應！」春雪瓶臉又紅了一紅，說：「那！難道叫我也去跟着鐵芳到北京？……」蝴蝶紅說：「那有什麼不可以呀？您別忘了，您的老太爺早就是涼州知府，從您生下來就是一位千金呀！現在說不定老太爺還許在世，官一定比早先更大，您要到北京去一打聽，就准能够打聽得着。」春雪瓶說：「我也不想去認他！」更忿然地說：「生我的那個老婦人倒是還活着，現在還在涼州府，只是，你也絕不能想到她是怎樣一個人，我跟鐵芳若是都不知道她，也好，我們不但都知道她，還都見過她，鐵芳對她的壞處比我知道得還多，爲她，無論如何我就不能就依你們的主意！把我恨死了……我要來跟你們說明的也就是這幾句話，你去告訴鐵芳吧！我也許等不到明天，就走！」說時她扭着臉低着头坐在旁邊，顯出來無限地愧恨，傷心之意，蝴蝶紅急得連連跳腳說：「咳！咳！我想這件事，更算不了一回事了，方太太在涼州府住着，將來您要去認，認了也不算就汗

說鐵芳大相公，別人誰也不能笑話他會有那麼個丈母娘，不去認呢？也不能就說是不孝，再說：「我可護着方大媽，方大媽他不能算是多壞的人，譬如再過二載，我連一個兒女也沒有，或是只有個女兒生不下男孩，我也會跟人家去換，那種事兒我也能够幹得出來！」

笑了一笑又說：「真的！要說到後來呢，方大媽處處也是不得已，就譬如我，我不瞞人，早先難道我是願意在琵琶巷裏混事？現在，我們彥仁作了官，就不嫌我的出身低，您也一定是不棄嫌我，若棄嫌我，我還能够跟您說這些心腹話嗎？既然連我都不棄嫌，又怎可以棄嫌您的那位不幸的親娘，我想鐵芳大相公，他也不至於娶了您，就嫌那位岳母呀？或是因為岳母不好，就看不起您呀？」當下蝴蝶紅的話是翻來覆去地說，兩方面地解釋，她的牙齒真伶俐，說得天花亂墜，講得動聽入耳，秀樹奇峯春雪瓶可真不如她，被她說得簡直無話可答了，這時，忽總門外的范彥仁聲說：「鐵芳大相公可來了！」門一開，先進來了范彥仁，隨後又進來了鐵芳，鐵芳的臉很紅，且露出喜笑之色，他把眼看到了雪瓶，春雪瓶却仍然在那裏含羞不語地坐着，可沒有抬眼皮看他。范彥仁說：「我們在屋門外偷聽了半天哩！無論什麼事，都妨礙不了你們的金玉良緣！」蝴蝶紅過來就拉住他的丈夫說：「得啦！咱們把話都說完了，現在就該讓人家兩人說啦！」遂就把范彥仁拉出了屋去，並給闔緊了門。他們却併立含笑，望着那窗上的豔豔的燈光，與鬱鬱的人影，范彥仁還有點不放心，可是待了半天，那屋裏的談話聲音，越來越模糊，越來越小，蝴蝶紅就拍着手笑說：「成了！」又拉着她的丈夫回到了他們屋裏，范彥仁還發呆地問說：「你怎麼知道是成了呢？」

蝶紅笑着說：「一定成！」遂就叫店夥趕緊給熱酒擺菜，兩個店夥在屋裏忙了一陣之後，又出去了。

蝴蝶紅這才笑着對范彥仁說明了原因，說：「你想呀！他們的事兒要是不成，還能够在屋裏那麼怕聲兒的說？早就得打起來了！」范彥仁也笑了，於是夫婦兩個人就又過到那屋裏去請那兩人，果真一請就到這邊來了，於是范彥仁夫婦變變地舉盃，與鐵芳和雪瓶賀喜，於是鐵芳與雪瓶的婚事已訂，晚間仍是各自回屋去就寢，一夜漫漫地過去，到了次日，天氣晴和，那位賽孟嘗大班頭，大約是聽店夥說了，他買了一罐子酒，一大片子肉，就來給鐵芳賀喜來了，范彥仁並說：「今天就要請他們新訂親的一對夫婦，到我們縣裏去，但是你得派個人騎着快馬趕緊往東，追上官眷的車輛，把這件喜信兒去告訴那裏的孫夫人，瑞大君的姑奶奶。」賽孟嘗就說：「讓別的人去，一定說不明白，還是我去跑這趟吧！」當下他放下了酒，留下了肉，比辦他自己的事情還急，匆匆忙忙地就走了。當早餐後，范彥仁就同着蝴蝶紅，請鐵芳跟雪瓶，同着他們到了汜水縣，他們在那裏有私宅，但鐵芳不願去住，就仍與雪瓶住在一家店裏，仍是分爲兩間屋子，在此住了兩日，邢柱子與荷姑就找來了，原來鐵芳與老劉崑在虎牢關惡鬥，與春雪瓶在那店中訂親之事，不知是什麼原因！也許是由那店裏的夥計跟居住的客人給傳出去的，已弄得外邊不少的人都曉得了，不然他們夫婦也不會找到這裏，當下見了面，邢柱子就給鐵芳賀喜，荷姑是不但向雪瓶賀喜還道謝，雪瓶跟荷姑也很親熱，也頗爲投緣。

可是鐵芳却在旁發呆了半天，當晚，他就向雪瓶說：「我們是不自覺得，我們在這條路上的名聲太大

了，一點的事情，外人都留心，都能够向遠處去傳說，我在洛陽又有殺死獨角牛那件事，獨角牛的大舅陶九更是個利害的人，倘若他要找到這裏，那時就於范彥仁有許多不便。」雪瓶說：「明天，或是後天，我們就走吧！」鐵芳皺眉說：「又是，你的病還沒有大好？」雪瓶却嫵媚地笑着說：「你想，我這點病還能够算是病嗎？這兩天，我又覺得我，差不多就算好了。」又說：「我告訴你吧！我也不是因爲病，才不願意跟着那官眷的車輛走，我是故意離開爹爹的表姊孫夫人。」鐵芳問說：「爲什麼呢！」雪瓶臉紅着說：「就是因爲她也主張，叫我跟你在一塊兒。」鐵芳笑着悄聲問說：「現在呢？」雪瓶哼了一聲說：「現在……！」把她的那口寶劍跟鐵芳的那口劍，放在一起，成了一雙，說：「都給你吧！從今以後，我不再提武藝了，我真沒想到我也像別人似的，要叫人娶！」鐵芳聽了這話，覺得雪瓶彷彿要發脾氣，可是待了一會兒，見雪瓶又嫣然笑了。他們因爲等候着那賽孟管回來，所以暫時還是不能夠走。雪瓶住在店裏，有荷姑給她作伴，蝴蝶紅又天天找她來，她們在一起談談笑笑，倒很是快樂。同時她的病也好了，對人也更隨合了。又過了四五天，賽孟管才回來，同來的有兩位官人，都是孫夫人玉清小姐派來的，一個是原在孝義縣衙門當差的那個老謝，另一個却有六十多歲了，已有了官職，是早先玉嬌龍的舅父的部下，名叫保善。這個人是先跟着瑞大臣，後來又跟着孫撫台，官陞到了把總，可就沒往上再陞。雖然是跟個老聽差的似的，可是連孫夫人玉清小姐都叫他「保大叔」，而不直呼其名。這次他也是護送着孫夫人往京裏去，前些日會跟雪瓶見過面，可是因爲雪瓶病着，沒有怎麼詳細談過。如今他一來了，就向鐵芳說：「你叫我怎麼稱呼你

呢？得啦，我就叫你太少爺吧！其實我就叫你的著字也叫得着，因為玉府上的三姑奶奶嬌龍小姐，她出玉門關的時候，在涼州府，只有我一個人見着她了，若不是我見着了她。到現在，人家還都以為她是自那次在北京妙峯山還願就死了呢！」提起了舊事，這位老官人就不禁感慨歎，並且直咳嗽。

鐵芳就請他在椅子上落座，春雪瓶親手給他敬茶。他也一點不客氣，他咳嗽完了才說：「我是個三朝元老啦！不玉家，瑞家孫家，連方家，提起了我來，都得說我是老人兒啦。」雪瓶聽他說到了方家，倒不由得有點詫異。這時屋裏只有她跟鐵芳陪着這位老前輩，保養就先說：「玉嬌龍姑奶奶，沒出關的時候，到伊犁舅舅家裏住的時候，那時我就見過她，誰可料得到她在那個時候，就已經學會了飛簫走壁之能呢？咳！……」先把玉嬌龍的歷史說了一遍，然後說現在這位官眷孫夫人也就是玉嬌龍的大表姐，名叫玉清。姑爺孫大人有個表哥，姓方，作過涼州府，後來又作過幾任外官。……」鐵芳趕緊就問：「現在呢？」保善說：「早就故去了，現在家眷可還在北京住着，方大人早先還有一位二太太，生過一位小姐，可是在二十年前，那位二太太連小姐都在祁連山中不明生死，又有人傳說，那位二太太是早把那位小姐給換了出去啦。」看了看雪瓶，他就又說：「如今我才知道那位方小姐就是你，現在我可不能叫你為方小姐，我得叫你為少奶奶，還得叫你，叫你什麼呢？……得讓我細想一想！」想了半天，他又歎氣，又笑，說：「當着你們，我細說也不要緊，玉嬌龍姑奶奶本來嫁的是魯翰林，可是，簡直就算是沒成親，鬧了一個亂七八糟，魯翰林得了瘵氣病，也早就死啦。現在就得說那位小虎大爺，是玉欽差的妹夫，小虎大爺雖說是一位綠

林好漢，可是後來有人一細打聽，聽說又是北京有名的德懋峯德五爺家，大少奶奶楊麗芳的娘家胞兄，或者是一點兒也不假，現在德五爺還在世，跟我的年紀差不多，在北京享福，還好交朋友好談天，還時常提說這些個舊事。所以如今我告訴你們吧！」指着鐵芳說：「你是楊大少爺！」又指着春雪瓶說：「你是楊少奶奶，孫家的這門親戚還遠。方府上又只留下了正太太的那一支，去認不去認，也不要緊。可是玉欽差實在是你們的親舅舅，德家的大少奶奶實在是你們的親姑母，這兩門親戚，你們是無論如何，也應當去認一認。現在孫夫人在衛輝府等着你們呢，叫我來請你們，你們就一同上北京去吧！如今這總算是骨肉團圓，親上加親，喜上添喜了！」此時雪瓶倒是默默無言，鐵芳却十分感慨，他就說：「有勞你老人家來了這一趟。」

我們早晚是要到北京去的，可是現在還先不能夠去。」保善驚訝着說：「這是爲什麼呢？」鐵芳慨然地說：「我父親楊小虎一生飄泊江湖，沒有登過高親的門庭，沒有入於過簪纓的行列。我的母親雖是生長在官門，是一位小姐，可是那位小姐玉嬌龍，早就在妙峯山投測盡孝身死了。後來生下我的，出玉門關去的那不是她，那是龍錦春，是春龍大王！」保善驚訝着說：「說來說去，前後還不是一個人嗎，總而言之，是那位姑奶奶與衆不同，才有後來這些事。我不該說，如今你們小夫婦可應當改向正途了。」鐵芳說：「我覺得走江湖，歷風塵，行俠仗義，才是接續我父母的事業，才能够稱爲正途！」保善連連說：「咳！咳！」待了會兒，蝴蝶紅也來了，聽說了這事，趕忙就去叫范彥仁，范彥仁也來了，聞知了這事，他也勸

鐵芳應當赴京，託親戚去在官場那謀個前程，但鐵芳只是搖頭，他跟雪瓶都是意已堅決，寧願遨遊江湖，也不願去圖功受祿。保善也明白，鐵芳若是去圖功名，那麼他的那個三代的帖子，實在難於下筆去寫，又知道玉嬌龍在尉犁城的草原有多少萬匹馬，產業無數，他們若回到新疆儘可以享福，比作個小官兒既隨便，還又鬧得多，於是也就不勉強他們了。鐵芳寫了封書信，致謝孫夫人，並託將那柱子夫婦帶了去，保善也都答應了。這位老官人在這兒歇了一天半，就同着那那柱子，荷姑，還有那老謝，一同走了。那柱子荷姑，與鐵芳雪瓶臨別之時，倒不禁依依不捨。鐵芳在此，與范彥仁，賽孟嘗，又盤桓了一日，他們就走了，他們仍然是黑白二匹馬，雌雄兩只劍，從此就往江南，目的是九華山，想要去拜訪拜訪那三十年來在南北赫赫有名，從無一人的武藝名聲能够蓋得過去的奇俠李慕白。同時春霖瓶還知道有幾本書存在那裏，那是她的爹爹！如今應當說是她的婆母了。舊有之物，此去願意向那位奇俠索要回來。她跟鐵芳一路風塵，但風塵中有不少她們的新婚所有的佳話，他們就離開了河南的平原到了長江，從安慶府渡過了江，此時正是暮春之時，六朝人作的文章裏會有幾句話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滿樹，羣鶯亂飛。」然而這却描不盡江南風景的美點，則見處處是碧水汪洋的田地，其間插秧工作的人都是頭罩各色的首帕，身穿樸素却秀美的衣服的少婦長女，她們在田間，互相說笑一會兒，又一聲一聲嘹亮宛轉地唱着秧歌。在傍近了青山茶林的所在，還有那一羣羣如穿花蝴蝶似的採茶女。處處是清澈見底的小溪，隻隻是沒有帆篷的小船，家家是垂着綠絲的楊柳，林間的鳥語鶯如簧，水面的鷓鴣白如玉，這樣的風景與新疆那草原大漠，牛皮帳篷

駱駝隊迥然不同了。雪瓶至此簡直有些目不暇給了，連馬她都不願騎了，騎着她怕人家笑話，怕人家注意。並且他們一到了池州府就先歇了幾天，鐵芳跟雪瓶都作了新衣裳，他們新衣裳的式樣自然也很新，與在西路所穿的不同了。春雪瓶的那件鹿皮坎肩早就收在包袱裏面。同時她已脫去了素衣，而換上了鮮豔的濃妝，她的頭髮也不再梳辮子了，是仿照着這江南的妙齡婦女，梳成了一個好看的頭髮，金釵玉釧也都應有。早先聽人家呼喚她爲「太太」她還有些不高興，有時候還臉紅，如今她却聽得習慣了，她愛聽，她覺得這「太太」的兩個字，是比那什麼「小王爺」恰合她的身份，而那簡直是可笑。她們先在池州打聽明白，了往九華山去的路徑，又打聽李慕白，可是竟無人曉得。雪瓶覺着納悶，鐵芳倒以爲這是理所當然，因爲後來的李慕白必定是已成了一位道家，專心修煉，不問外事，與玉嬌龍之在新疆，當然不同，難怪無人知曉，他們二人也都未敢攜帶寶劍，這日就到了九華山上，山上有很大的廟宇，供奉着「九華菩薩」據說是極有靈驗，山下各地來的香客天天絡繹不絕。他們只裝作遊山的旅客，幾乎每一座山峯他們全都去過了，這座山跟那頂上永遠堆積着長年不化冰雪的天山，跟那峯巒層層不絕的鄴連，自然都不能相比。但這裏的樹木常綠，白雲飄浮，却十分秀麗可愛。他們寄宿在山中的人家裏，兩天才打聽出來，原來在這山壑的幽僻之處，向來隱寄着奇俠高人。六十年前這裏曾有一位九華老人，墳墓現今仍在。五十年前這裏有一位江南御，他的那些故事，至今山附近的老年人還多能够稱道，二十年前這裏又來了一位大俠客李慕白，可是江南御與李慕白都不知往那裏去了，多年他們也沒有回來，不知現今是否還在世間。在四五年前還有李慕

白的徒弟猴兒手常到這裏來，近幾年也沒有人再看見他。總之，名俠的往事，偶然有人還能道及，但寶劍奇書都無覓處。

鐵芳與雪瓶只得悵然下山。由此又渡江而北，直到了京師，他們可並不去見玉欽差，鐵芳更沒來見他的姑母楊麗芳，他們在京師住了半月之久，知道了邢柱子經那位孫大人提拔，已經在衙門裏有了個小差使，住在北城什剎胡同裏，荷姑的日子當然過得很好。而且這京城是大地方，南城鏢行裏有名蓋南北的老英雄神槍楊健堂，與五爪鷹孫正禮，北城又有那位街面上的好漢，專愛管閒事，打不平的一朵蓮花劉泰保，這個人地方不要說戴閣王，就是鷹星惡煞，也絕不敢來此欺壓良家婦女，所以鐵芳與雪瓶也都沒有去看荷姑，但他們終日遊玩，已將京城勝地覽遍，鐵芳不禁回想起來當年他的父親羅小虎與母親玉嬌龍，那段離奇的姻緣，不禁感慨。雪瓶在京城也住得膩了，夫妻兩人就商量好了，還是回轉新疆去，於是就在端午節將臨的時候，他們就出了京都。因為天熱，不願速行，雙馬只款款而走，本來可以出娘子關，走山西的那條路是比較近便，但雪瓶偏想回洛陽去再看一看，鐵芳也不能不依她，同時可先說好了，到洛陽的時候他是絕不停留，並且絕不回望山村韓家裏去，春靈瓶也答應了他，可只是笑。然而等到他們到了洛陽的時候，她又叫鐵芳先走，在前面去等着她，她這位嬌嫩的俠女，白馬上的一位紅裝少婦，竟於白晝之間到了望山村，拜見了把那個家管理得很好的徐廣梁，又怔去見了鐵芳的原配陳芸華，可是只聽見「梆梆」的不斷的木魚之聲，她却沒得機會說出來：「我已是鐵芳的妻子了。」她心中並沒有半點嫉妬之意，可是覺得陳芸

華這位太太，也真不能同她們到新疆去了。她把話講是對着徐廣榮都說了。那位連枝箭徐廣榮老英雄一聽了，就發了大半天的怔，更把春雪瓶打量了大半天，然後他就笑着說：「好極啦！好極啦！這事頂對，你去告訴鐵芳吧！叫他對這裏的事放心吧！我在這兒養老啦！我不能叫他的原配愛爭點委福，韓文佩遺留下來的錢，我也決不多費一文，可是他無後代，我也不能永遠給他留着，我要儘量拿錢去作好事，好給我那位老哥哥的陰魂贖罪！」春雪瓶當日就走了，往西卻沒有追上鐵芳，她很不放心，路過靈寶縣的時候，她特意進了城，也沒有遇見鐵芳，她倒打聽了出來，老劉崑山在虎牢關受了傷之後，如今在家中連門也不出了。

那戴閣王於兩月之前的一個夜間，忽然被人殺死，這件事可不知是什麼人作的，使得雪瓶倒很是驚訝。她急急地策馬西去，直到了潼關，才與鐵芳會面，她就說了這些事，鐵芳對於望山村的事倒似是漠不關心，他聽了靈寶縣的巨寇被人剪除之事，却也不勝駭異。當下夫婦二人又並馬西去，過渭水，經長安時也沒去訪安大勇，就直越瀧西，沿途不曉得是因有春雪瓶的嬌姿鎮服住了這一路上的盜賊，還是另有其它的原故，竟自一點事兒也沒有遇見。進了甘省，也未遇見熟人，又走，眼前又是涼州武威縣。本來，在這一路上，鐵芳就是感慨萬端，因為這條路就是去歲夏天，他與他的母親，病俠，相伴所走的路，那時病俠所說的「在新疆的親近的人」，自己還以為必是一個生番似的強悍的小夥子，那裏想到了却是身旁的這位美貌的妻子呢？他雖是喜，可又忍不住地陣陣惘然，尤其是永不能忘記了瘦老鴉和神手張，那兩位俠烈的人

。來到涼州，春雪瓶忿然地就要催馬走過去，鐵芳却意殊不忍，他就勒住了馬說：「天色已經不早了？」雪瓶的臉上，一點笑容兒也沒有，就說：「天晚了，就能够攔得住咱們嗎？難道咱們晚上沒行過路？」鐵芳說：「不是那樣說，咱們回到新疆，並沒有要緊的事，今天已經走了不少的路，這麼換的天氣，何必還要連夜往下趕着走呢？」雪瓶用眼睛瞪了他一下，冷笑着說：「我也猜出來你的心，你絕不是因為見天色快晚了，你才想在這裏住下？」鐵芳倒數了口氣，說：「這話直說也不要緊，我也並不是一定要去看金大娘，方太太，認她作我的岳母，可是我跟她實在是有着一段感情，因為在早先，我始終以為她是我的母親，去年我自洛陽韓家出來，志願也是要去上祁連山去救她，可沒有想到……」雪瓶的臉上現出來了一些衷戚之態，但她更急躁了，她說：「無論如何，我不能再去見她！你饒倖，你不是你的親人，但我……」說到這裏，她傷心得要哭，正要鞭馬走去，鐵芳因為怕她因此又得了病，就也不敢再勉強她，可是他們兩個人在道旁這樣爭辯着似的說着話，早就被人注意上人，並且有一個人飛跑了過來，高舉着一隻手說：「韓大哥！春小王爺！你們在這裏幹什麼啦？爲什麼不到我那裏去歇一會兒呢？」春雪瓶一看，這個人是祁連山裏的強盜，黑山熊的親信。

他又自稱是女俠俞秀蓮門人的那個小山神柳三喜，不知他來此是好意還是惡意，鐵芳更是詫異了，簡直就跟見了鬼魂一樣，因爲是想着，柳三喜不是在黃河邊落在浮冰之下淹死了嗎？怎會又在這裏出現了？並且現在柳三喜的衣服十分整齊，臉也發胖了。他就下了馬帶笑說：「柳兄：不想我們又在此相遇。」柳

三喜笑着說：「你那能够想不到呢？黃河裏的那點水兒還真能淹得死我嗎？我猜你們二位在此商量，也就是想要去看看我，我託你們的福，在靈寶縣我替你們剪除了戴閣王，到現在大概還沒有人知道那事是我幹的。」鐵芳說：「嘔！那件事原來是你幹的？我們可實在沒有料及！」柳三喜似乎很注意他這「我們」兩個字，把眼光從春雪瓶的頭上直掃到那雙踏在馬登上的繡花鞋，他已猜出來，雪瓶是鐵芳的新娘子啦，可是還不敢冒昧地就說出來，他拉着鐵芳的胳膊說：「請罷！我又託你們的福，從靈寶縣平安地回到了祁連山，把黑山熊遺下的金銀，我給他的老婆留下了多一半，我拿了他少一半，就在涼州城裏開了一座鏢店，用的多一半是吳元猛手下的舊人，他們那些人也都不算壞，閒談起話來，他們不但不啻恨你，反倒欽佩你有胆氣，不愧是一條英雄好漢，不怪春小王爺能够特別把你看得重。請吧！願意進城，我就到那裏去歇息，若是不願進城，這南關有遠悅棧，是新開張的一家大店房，我因為剛送走了一幫鏢車，到那店裏歇了會兒，一盞茶還沒有喝呢，就聽說有人看見了你們，我就趕緊來了。這裏的吳元猛雖然已死，可是沙老大，粉菊花，柳素蘭，那還都是你們的老朋友，雖說不必都見面，可是也得叫他們全曉得你們又來了才對。還有一件要緊的事，就是金大媽，她現在那間樓上病得十分沉重，這兩三個月來，她天天夜夜，口口聲聲，說是要見見她的女兒春雪瓶！」又向雪瓶拱手說：「小王爺您可不要怪我！」鐵芳看着雪瓶的神色，只見這時候的雪瓶並不急着要走了，並且已經下了馬，她的芳容上怒容早失，可是那種怨戚之態，也未因聽了柳三喜的這話就更加重。鐵芳可還是不放心，因為涼州城裏有不少吳元猛的舊友，難免還有人尋事，萬一

春雪瓶犯了脾氣。再在此地傷人，那就不對了，所以鐵芳只叫柳三喜領他們到了那「遠悅棧」，而沒有往城裏去。

遠悅棧是一家很大的店房，這裏的店夥都稱呼柳三喜爲「東家」，可知道個店也有一半的錢是黑山熊的了，春雪瓶似乎沒想到這一點，鐵芳也沒敢跟她提，恐怕她當時發了怒又走。是柳三喜時時注意着他們兩人的神態，先向鐵芳問說：「你們二位是分屋子住呢？還是同住在一間屋裏呢？」鐵芳說：「找一間房子就得了。」柳三喜却趁着春雪瓶沒有看見的時候，他就拍了鐵芳的肩膀兒一下，笑着，悄聲兒說：「待會兒，你到櫃房裏去，我得喝你的喜酒兒！」他遂就命夥計給鐵芳跟雪瓶找了一間很好的屋子，黑白兩匹馬牽到棚下去用好草料給喂。他到櫃房裏候了片時，鐵芳就過來了，他就又拱手給鐵芳賀喜，鐵芳先叫他派個人去找沙漠鼠，然後就背着這裏的掌櫃的與夥計們，就問金大娘的近况，柳三喜就說：「她終日吐血哭啼，實在是要死了，她知道春雪瓶是她的女兒，她簡直是燒香唸佛地盼着能够跟她再見一面。」又說到：「她現在很是可憐，只有個使女，就是早先吳元猛用的那個玉芹，還忠心伺候着她，那柳索蘭雖然還住在她的外院，可是不好說，不好說，不但是那馬百萬，還有別的人都常往她那裏去。她也不像吳元猛活着的時候那樣畏懼金大娘了！」鐵芳聽了，不禁感慨唏噓。柳三喜又問他們在黃河岸邊分手以後的事情，鐵芳却沒有細說，只說到江南九華山去了一輪，又往北京遊覽了一番。柳三喜聽到了九華山，他反向鐵芳詢問李慕白的下落，鐵芳惋惜地說：「我們去了，到處尋訪，竟沒有見着麼！也不曉得那人現今是否尙在人

世？」柳三喜也很難過的樣子，說：「實不相瞞，他是我那位女師父俞秀蓮的情人，他們可不像你跟雪瓶姑娘，你們是有情人終成了眷屬，那李慕白與俞秀蓮是始終恩如兄妹，永遠相恭相敬，心裏却各相愛慕。但是不行，我的女師父原來有過男人，可沒等到成親，那人就死了，並且聽說還是爲李慕白而死的，因此，李慕白永遠不能娶俞秀蓮，俞秀蓮也永遠不能跟李慕白怎樣新近，直到我師父死後，李慕白還到她的坟上去弔祭了一番。李慕白不是個老道，也是咱們這樣的平常人，可是與咱們又有不同之處，俠風俊骨，令人不敢小瞧，確實是一個人物，只可惜沒有老哥你這樣的豔福。」說到這裏，那個長得跟耗子一般的沙漠鼠就來了。

他現在還吃着粉菊花生意倒還不惡。鐵芳並沒向他明提自己與羅小虎的父子關係，可是因她是羅小虎的老夥計，就對他詢問羅小虎的生前種種的事，沙漠鼠把半天雲羅小虎的出身，說了個詳詳細細，尤其把半天雲與玉嬌龍的會合和分散又說了個詳詳細細，鐵芳如聞人說了一件驚奇施施可泣可歌的故事，而這個故事又與自己有絕大的密切的關係。當日他是在櫃房裏跟柳三喜，沙漠鼠在一起用的酒飯，春雪瓶是自己在屋裏用的。到二更以後，鐵芳才回到屋裏去，然而他把聽來的話又都得幾乎一字不遺地向雪瓶去說，直說到了四更。在這夜，客房中的「秀樹奇峯」，她可真悲哀了，她在鐵芳的身旁，應允得明天進城去看她的生身之母金大娘。次日，六月的天氣，天色忽變，陰雲從祁連山那邊展開，直壓住了涼州府的城池，似爲人掛上了一幅愁容，春雪瓶同着鐵芳瀾城裏聽了那雙神卷，就來到了金大娘的家，他們一來，嚇得

那柳素蘭早就闔掩上了屋門，可又忍不住要爬着窗棂偷眼看着，看見了早先的「王兄弟」！就是韓鐵芳，又看見了那個曾經身帶着寶劍於深夜到這裏來還的那人，早先她以為也是一個漂亮的小夥兒，現在却打扮得比她還漂亮，她可真嫉妬，那人原來變成了鐵芳的太太了。此時鐵芳同着雪瓶進了裏院已上了樓，這座樓的樓板到現在還有些活動，因為當初的那一場大鬧，吳元猛曾用銅錘鏗這樓柱，所以這座樓，着是金大娘死了，再沒人修，恐怕不久也就塌倒了。丫環玉芹跟杏花迎了出來，請他們進去，他們就去見着了金大娘！不，她就是當年廿年來安店以女換子的那個方二太太，她如今頭髮白得跟雪一般，她瘦弱的身體蜷伏於牀上，簡直連一隻瘦羊也不如。室中除了濃烈的藥味，就是一種極難聞的！大概是血味。她也知道是她的女兒春雪瓶來了，她預先睜開了那兩隻長得很像雪瓶的大眼睛，雪瓶蠕蠕了半天才叫了一聲：「媽媽！……」但是方二太太當時就說：「噯呀！噯呀！你可別叫我媽媽，我不是你的媽媽，我是當初貪心害人反害了我自己！」她聲啞而力竭，勉強說出了這幾句話，她就不言語了，半天，她才漸漸緩過來氣，睜開了眼睛看看雪瓶又看看鐵芳。她却又現出來一種和悅的顏色，然而終於因為病入膏肓，所以當天就死了，鐵芳與雪瓶將金大娘（方二太太）就在此地葬埋了，他們兩人也無意在此多留，便別了柳三喜和沙漠鼠，而回往新疆，回到了新疆尉犁縣家裏的第一天，雪瓶就向她的姨姨繡香詳述已此次出外所遇的一切事情，以及與鐵芳訂婚的經過，並說到她自己生身母親方二太太之死，然後又說到自己的爹爹玉嬌龍，這時如果活着，可有多好呀？繡香也點頭說：「真是的！……」

姑爺是他的骨肉，你是吃她的奶長大了的，本來分不出親疏，現在我想她要是在世，她一定病就能够全好了，可惜的就是鐵芳到新疆來得太遲了，你們倆成的親也晚了二年，不然，你們的爹爹，我的那位小姐，咳！她一定還能夠多享幾年陽壽！」她說到這裏，她自己先又哭了，雪瓶更哭得利害，然這時蕭千總就又進來，叫喊着說：「大喜的事兒怎麼大家倒傷起心來啦？這可不對！我快去給你們備喜酒兒去吧！你們千萬都擦擦眼淚吧！」說着他慌慌地跑出去了，待了一會兒，他倒是沒有回來，可是玉嬌龍生前的女友美霞，及美霞的次女幼霞全都得了信來了，這位哈薩克的貴婦人，見了面就管鐵芳也叫「姑爺！」幼霞現在是梳着一條長辮，穿着粉紅色的緞子的旗袍，漆着金線的鞋，好似一位北京城裏的姑娘，先笑着管鐵芳叫「姐夫」，又拍着雪瓶的肩膀兒笑着，說了幾句湊趣的話兒，然後她就問雪瓶跟鐵芳在外邊是怎樣訂的婚。雪瓶指着鐵芳說：「你們叫他說吧！」於是鐵芳就像是述說別人的事蹟似的，他詳細地說了出來，可是對於方太太的事情却說得極為簡略。這時有位哈薩克的千戶長，百戶長，都來送禮賀喜，都見了鐵芳，都深深地行禮，簡直他們把鐵芳當作了春龍大王爺的世子了。鐵芳跟他們却是語言不通，只跟他們拱手道謝，幼霞替他，替雪瓶應酬着這幾位客人，忽見蕭千總又回來了，並領來了一個人站在院中高聲唱起喜歌，唱的是：「一進門來喜沖沖，來了金龍和玉龍，金龍馱的是金元寶，玉龍馱的是玉麟童，兩條神龍盤在左右，這是龍生龍種龍門風，大王春龍晏了駕，小王馬走隴山東，招來了一位乘龍婿，不是人還是龍，白龍堆裏沙萬頃，銷魂嶺上劍雙鋒，沙平風定英雄笑，劍合鋒藏佳耦成，福祿喜全全注定，還願你們駕

蕭永偕，白頭到老，好比北海水，南山松，永世無窮！」屋中的人都不禁停止了話，側耳向外去聽，聽完了大家都笑了，唱喜歌的人正是賽八仙，他最近又賣卜在此，恰好遇着這事，他這個人是經年飄泊於南北疆，又會說好幾族的言語，春雪瓶跟鐵芳的故事兒在他的肚子裏早就步了不少，如今藉着喜歌兒發表出來一二。唱完了他就進屋中來向鐵芳作大揖，說：「我唸完了喜歌，不討賞錢。」

只要擾你們小倆口兒每人一盃喜酒！」她又向雪瓶行禮，他的那種滑稽的神氣使得大家都笑了，幼霞故意在他的脚前擋了個小凳兒，他直着兩隻眼指手劃脚地說着，不留神一邁步，就幾乎跌了一個大馬扒，他倒沒有扒下，可把捱着他最近的蕭千總撞得坐在地下了，全屋中的人這時就更笑。酒席也都送來了，幾位哈薩克的千戶長和百戶長和賽八仙是在一桌，美霞幼霞母女跟鐵芳雪瓶夫婦是在一桌，蕭千總，繡香却都沒有陪着吃酒，因為他們得帶着施媽，趕忙着給預備出來一間新房，到晚間席散，男客全都走了，女客美霞母女却留在這裏，到了初更的時候，她們同着繡香就將鐵芳跟雪瓶送進了新房，這房內的木器都是紫檀木的，壁間掛着那一對寶劍，桌上有一對銀燈，成雙的紅燭却映着一隻燦爛的銀瓶，在收拾得極爲乾淨，舖展得十分華麗的牀榻之旁却放着一隻漆着金邊兒的皮箱，上面有銅鎖，可是鑰匙就掛在鎖旁，雪瓶悄聲地叫鐵芳把房門閉好，她就去打開了這隻皮箱，看見裏面有那件紅羅的內衣，那一角已經退了色的衣襟，已經用絲線細細地補綴上了。這東西却被雪瓶用雙手按住，她不忍叫鐵芳再見，她儼然地笑着說：「你坐在那邊兒等着我，我取出個好東西來給你看！」鐵芳就依着她的話，果然不往近來走，雪瓶却從箱中

取來了那冊白綾釘成的書本，於是響瓶又將箱子鎖上，便雙手捧書來到了銀燈之旁，與鐵芳相併地坐著，翻閱着這本書，這就是玉嬌龍二十年前的親筆，封面的四字一行，十幾行的草字，是玉嬌龍在失了鐵芳之後，懷揣着雪瓶，在將出玉門關之時，旅夜中寫的，專爲訓誡雪瓶，言辭極爲懇切，書裏邊却都是武當派技擊的祕決，這些功夫是由當年九華老俠傳給了弟子啞俠及江南鶴，啞俠死後又落於高雲雁之手，玉嬌龍因爲得到這些真傳，才有了她那一生的奇遇，也可以說是才有了今日的鐵芳與雪瓶，此書雖非原本（原本在李慕白手內，未尋回來。）但縱橫天下的俠女玉嬌龍一身武藝已盡在此中，當下，他們小夫婦直看了半夜，方才掩卷，熄燈就寢。從此，這就是他們兩人的課業了，每天他們要研究此書中的奧祕。

（本書至此告終）



上海人民出版社